

塔 寺 居

程 錚 著

文 通 書 局 印 行

書 叢 藝 文

居 寺 塔

著 錄 程

塔寺居

風鈴

在什麼時候，我開始愛好風鈴。依稀已是十年前的事了，如今却終日眷戀着它。

十年前的風鈴故事，像夢一般的難以捉摸，像縹緲在江上的清風，像遠去的飛鳥的蹤影，但總可以記起一些的。

我十三四歲的時候，愛到湖濱去看落日，愛到冷落的古廟去聽寥落的魚磬。我的姊姊家住湖濱。那裏有一座古廟，悄悄地站在湖的邊緣，我從湖上蕩船歸去。在十里平坦的湖之一線上，只有一點最引起我的注目：那古廟殿後的紅牆，默默地睡着的黑松林，我把視線越過一片深秋的蘆灘，越過斜陽織出的黃金的簾子，越過淡淡的初起的暮煙的幃幔，越過零星的點綴着小白羊的草坪，停住在那廟角的風鈴上，那風鈴襯着玫瑰色的天幕，像一張黑色的剪影，陽光鑲着金色的邊，有如古裝美人的耳環。我把一切都忘懷了——紅牆，黑松林，蘆灘，斜陽，暮煙，小白羊，草坪——連我正在划船歸去也忘了。充徹着這小腦子的，盡是些幻想：這彷彿是蝴蝶的翅膀，又彷彿是淺藍色天幕的雲影。於是我想到了簷前的鐵馬，想到馬頂的紅蘇縉，黃銅鈴，和那鞍上威武的英雄。可是我在船上，船在水中；否則騎一匹黑驢，也會喊着：「馬上加鞭」的。——那時我看到古廟角的風鈴，常想到要做馬上的將軍。

五年前的秋天，我在太倉讀書，同着老師到野外去寫生，坐在竹林的前面，背靠着圍繞的

籬笆，面對着一座古廟，雖然這廟的門窗殘破不堪，屋簷像老年人的牙齒參差不齊，那殿角的風鈴，却特別有誘起畫意的魔力。在我的畫紙上，風鈴安排在上三下七，左四右六的位置上，陪襯着鵝黃色的銀杏葉和褐色枯枝從右下角伸出。夕照在風鈴上抹着半筆朱標。那殿角斜引出，抓取陽光的臂膀。在殿角下面，却陰森森的，和風鈴與纏爛的雲天，成了明暗的對比，風鈴下，垂有魚形的鏡片，可是始終沒有聽到一聲鈴響。

從此，看見飄飄欲落的桐葉和喇叭形的花朵……常幻覺着是殿角的風鈴。早晨，睜開惺忪的睡眠，看到窗外翹起的屋角，也在感影中添上垂簾的風鈴。

那年，我的一個同學，病死在校裏，靈柩厝在廟裏的一角，我不由自主的常常獨自走去，默坐在廊簷下。看千百頭麻雀繚繞風鈴飛舞，棲息在風鈴上，忽地又飛去。風鈴依舊寂寞的睡在秋風裏。像悄悄地撼盪着亡友淒清的靈魂，我幻想風鈴能說出亡友的哀情，但寂寂的沒有一聲。只聽得麻雀叫着「歸去」——歸去——彷彿告我亡友死在客地的零丁。

——那時我看到古廟角的風鈴，幻覺是死者靈魂的象徵。

去年入蜀，船過三峽，正是初夏時光，看大江怒濤，峻山峭岩。在新灘，無意中又看見古廟角的風鈴。那殿角向江心雄健的伸出，有兩層挑出的殿角，都懸掛着風鈴。我的情緒，突然緊張。似一陣秋風掠過，肩宇間抹上憂鬱的灰雲。但那風鈴，畢竟够人眷戀。我擲給它一瞥，兩瞥……船很快的過去了。我還頻頻地回顧。那風鈴襯托深綠的山壁，像蒼鷹撲飛在太空。風來時濤聲益發大了，仍不能聽到風鈴的呼喚，但隱約的有清脆的叮噠響在我的心裏。

我住在重慶大田灣，屋旁有一座古廟，在一個山坡上，旁有一叢修竹。一條石路，被翠

低的坡子彎曲着。一灣半灣月形的梯田，平置在兩個山坡的夾谷，谷中有一塘荷花，一片稻田。在山坡的那面有一條公路。欣喜那面喧囂的聲音，攪不碎這邊的寂靜。這邊依舊是：一塘荷花送溪水，半山綠竹抱人家的幽境。每晨，常聽到公路上，有一串緊趕着行程的馬鈴，大約起自破曉直到日出，才漸漸寥落，衰微。

在淒風苦雨的深夜，纏着的，這該不是馬鈴了吧？然而，這是什麼聲音？隱約地，悠揚地縹緲地……我不能形容。如泣？如訴？都不是。這鈴聲抽起我無盡鄉思，使我想起死去的媽媽，使我想起隆鍾的爸爸，使我想起離散的親友，我幾次在夢中被這聲音喚醒，醒來又覺茫然。

一個濃霧欲消的早晨，我正滿臉倦舒的霧腳。搜索着飄忽的鈴聲，把視線透過竹叢，投向矮矮的花牆的那邊。哦！原來是那古廟角的風鈴，那古廟角的風鈴。

風忽大忽小的吹來，山崖的芭蕉，一夜扇破了新葉，大氣飽和着水珠。竹葉的尖端，掛着澄圓的小銀珠。竹葉動時鈴聲搖落一陣水瀉，那風鈴彷彿詩人的心鐘，——有奇特清醒的感覺。風鈴聲究竟是那一種調子？惆悵？哀怨？幽泣？都不是，它是隨着聽者的心情時刻在轉變。——我那時却正被懷鄉病緊緊抱着。

風鈴呵，常給我揚起遐想的翅膀，像幽谷裏敲響了洪鐘，使人徘徊在夢與醒之間。

我從城中咖啡館或酒店回家，踉蹌在幽僻的蹊徑，當夜風掀起衣角，四野籠罩着月光，流水淙淙地迎著歸客。我彷彿走向江南的故居。想念着將叩那沉睡的門環；而走向故居從沒有聽到過的風鈴聲，把我一脚踢醒，我深深地懺悔着沉溺在客地都市的繁華。風鈴聲相同慈母的絮語。我睡在床上，兀自向幾千里外土地裏的慈母一再地求恕，我的淚，像秋雨洒落在黃昏……

江與湖

生長在江南的孩子，自小就伴着湖像伴着慈母一樣。對於江，除了沿大江一帶的人們之外，很少人看到這樣洶湧的怒潮，和滾滾東流的一條咖啡色的泥水。

湖水是澄清而又平穩的，慣會與風作浪的大湖，也常是像睡去那末幽靜。在燈昏月明之夜，湖濱的小樓，開窗就看到一塊銀餅，游泳在湖心。有時如碎銀片一樣簇聚在一團，看晚歸的漁船，帶來一些波瀾。當鮑有如水銀潑在藍天似的湖心時，那是一個風雨的信號。當月亮像睡美人的眼睛，被烏雲蓋上厚厚的棉被；在湖濱的人家，便經驗地關上窗子，傾聽那徹夜的濤聲。

在湖濱的人們，並不以美麗的湖色獨自誇耀，更想念著「江」。彷彿吃慣了甜的，要換一換口味一樣。並不是厭惡湖，而是更愛湖。不過滔滔的江水，確有繫人心處。把洶湧的江濤對比著平靜的湖面，益發顯得各自的美麗。倘使隨意談起眷戀的故鄉，却誰都誇耀著故居就近的江湖吧？

自從離開了家鄉，我便常和江發生關係了。航行了三千里長江，不敢再以太湖妄自誇大，當我親眼看到了湘江，桃花江，更漸漸地緘默起來。可是依舊愛回憶那湖濱搖曳在晨風中的青髮似的蘆葦。在三峽中，我看到那巫山十二峯的雲霧，洗去了鄙陋的偏見。現在，澄清的嘉陵江更把愛太湖的想念奪去了。我看到江畔爲江風折腰的修竹，便想到故鄉飄舞在西風裏的銀色蘆花。我還不會對故鄉冷漠，雖千真萬確的知道很多比故鄉更美麗的景物，但我更愛我的故鄉。朋友問我故鄉比這裏如何？我會回答一百個「故鄉好」，我寧可流淚的說「故鄉」這兩個字，

寧可心裏默認對嘉陵江曾有過「終老於此亦願」之感。但我還要回去。回到慈母一般的湖的懷抱裏，蕩漾著輕舟，唱着太湖的情歌。

此刻充滿耳際的，却是嘉陵江上船夫們悠揚的歌聲，綠夫們疲憊的呻吟，和沉重的嘆息。

雪的記憶畫

是在雪後的原野，天氣十分爽朗，從那村落與村落，樹林與樹林的空隙裏，可以望到極目的遠處，遙遠的景物，都像糊着自己走來，茅屋的一角，吐出曼曼的炊煙。惛憊的柴扉，緊緊的把「靜寂」關閉在門外。雪地上人們的腳印，很是零落。只有狗的足跡，不規則的綴滿梅花一般的蹄印。

小橋，鎖住彎曲的流水，河岸和斜坡，被雪蓋著分不出境界。橋欄上的石獅子披著反穿的黑皮大氅，默默地看著靜靜的河流。江南的河水，那才真是靜靜的——沒有一些兒波浪的流響，偶爾可以看到倚著柳堤的篷船，一支竹篙斜插著，樹的倒影和竹篙的倒影為吹皺的漪漣曲折而成游動的銀蛇。

那厚厚的白雪，把茅舍裝飾得益發矮而肥胖了，把老樹裝飾得像嬰兒般皎潔，上面的白鬚子，像預子毛做的邊緣。喜鵲飛來棲息在樹端，把尾巴高翹著，啄著翅膀上的白毛，好像特地來點綴這一幅雪景。

我最愛的也是最記憶得清楚的一幅雪景，那是在一片銀色的原野裏，竹籬安排著透迤的幽徑，接着幽徑，有一座滿生蒼苔的石橋，橋下流水，蜿蜒地繞過孤村，走向那石橋去的一個韻

鬚的老翁，從側面的背面看去：可以想像到他的鬚鬚相同白雪一樣的白，臉上的皺紋，一定彷彿雪地車轍那樣深深的。他持著的一根拐杖，高出老翁的身軀，他把牠斜斜的拖着，好像中國畫裏常看到的一般。可是他沒有騎一匹驢，後面更沒有挾着古琴或提着酒壺的書僮。雪地的足跡還是數得清楚的。

最引人注目的却只有一點，也就是我憧憬裏的圖畫中的主體——那老翁的一頂燦爛的紅風帽：映着白雪的妍動的紅風帽呵！比古裝美女的一點口紅更顯得誘人。那紅風帽在我的記憶裏特別鮮明。——相同我父親的那頂紅風帽。那老翁也許就是我的父親吧？我正在焦急地想見我的父親呵。我要跑進這片雪地去，我要跑進這片雪地去。——……

炒米糖開水

夜，在黑蒼裏無聲的絮語，街燈隨風雨旁閉門的商店，人力車夫拉着空車在馬路上沒精打彩的走著。影子被街燈拉長，縮短。聚往在寂寞的長街，足以引起遠古感想的，是那悠揚舒緩的叫喊：「炒米——糖——開水。」

這相同上海的「五香茶葉蛋」，蘇州的「嫩橄欖」，杭州的「五香豆腐乾」和江南許多城市的「湖北餛飩」等，每在深夜交易在街市。

「炒米——糖——開水」的叫喊，是懶洋洋的。他拖着閒散的脚步，像伴著夢在行走著。水門汀的人行道，被他的鞋底磨擦着發出街市的嘆息。他是古風的保守者，對比著一咖啡廳，「宵夜館」的鶯歌燕語，引人吟味着今昔的炎涼。

他有時在百貨公司門前光淨的石階上休息。一盞小的油燈，一粒豆般大的火燄跳躍着，照一籃什物——破爛的鈔票，銅幣，很難允許通用的郵票，表明了主顧的貧苦與寒酸。

他唯一的出賣品是炒米，糖，開水，還有少數的雞蛋。那一壺開水下面蒸好一個閉着小窗的圓洋鐵盒子，裏面有四五個火苗的油燈。

這個職業也許是他的祖傳呢，他無厭地把生命付給這寂寞的長街。

他熟悉每一條小巷，知道誰家的門窗裏徹夜有着燈光，誰家的孩字鬧着夜的不安，誰家的老人常咳嗽在深夜。他還聽慣了誰家的夫婦在夜間爭吵。他記憶裏有門環的聲響，深巷的大吠和人門的夢囈與鼾鳴。道路上一塊塊石板的高低，他也記得清楚，他是夜行的詩人，可是對一切已經淡漠，給予人間的只有化石般的緘默。

當雨裏的柳更一起一落，空閒的少婦怨艾蕩夫的不歸，或者，丈夫遠在前方，她在燈下密密地縫着寒衣，雨聲滴破少婦的心葉，劍濺穿起無限的記憶。對燈花所讀着丈夫勝利後的歸來。那一炒米——糖——開水——的叫喊，便拾起了她往昔許多的甜夢。

在漆黑的巷子裏，賣炒米糖開水者蹣跚地行進時；那一星燈火，一串呼聲，誘起了人們的遠懷。他，却無知的走得遠了。

夜，依舊在黑巷子無聲的絮語……

引擎的歌聲

走向廠場，漸漸地我聽到大地的心跳。

循着閃亮的鐵軌，我看到巨人似的大烟突矗立在那裏，忿怒似的噴出濃黑的煤烟，獅吼似的拉響健康的汽笛。

走進了木柵欄圍着的廠場區，宛似走進了花園；溪水和鐵軌並行着，溪水和木柵並行着，矮矮的冬青的行列夾在溪水和鐵軌中間，淺草和花錦，舖滿廠場每一塊空地。

引擎，那鐵牛似的身軀，大半埋在土地裏。急促的節拍，應和着引擎的歌聲。那機械的大合唱，終朝不懈地交響着，纏綿的皮帶，在這一個個輪軸上旋轉着，工作着，歌唱着。自然地，人們的脚步，同一個節拍走向前去。

那洪爐吞進斗大的煤塊，火簇捲着靈活的紅舌，像蛇一樣游動，像狂人一樣跳盪，牠以無比的大力推動蒸氣的活塞，以鋼鐵的手臂，牽動直徑一丈多的大輪，像風車一般的旋轉，旋轉，在人們的眼裏，只看陽光閃爍着，却看不出牠一秒鐘幾十次的輪迴。

我的理智已迷失在這裏，我對牠彷彿疼愛儲壯的美人的體格，我對牠，却又感動得有如站在聖母像前，我以虔誠的心，向牠作懇禱的祈禱，祈禱祖國大地的脈搏，永恆地有着韻律的跳動。我聽到千百種敲擊的聲響，使我不再想到除了這引擎的歌聲以外還有其他的音樂，黃鶯般婉轉的歌音到此是寂然了，這裏有的是山洪的澎湃，有的是海濤的奔騰，有的是萬馬騁馳，有的是千軍的吶喊，這是宇宙的大合唱，是唱給太陽，是唱給地球，和唱給天宇間的星星聽的，人們的聽覺在這裏朦朧了。

當我如在夢中似的甦醒過來，走出廠場，那引擎的歌聲，還和我的耳朵糾纏着，我踏着步子，唱着歌，并和着引擎所唱的進行曲遠遠地離開廠場。

油盞

當我吐出一口黑色的濃痰，我感到油盞給予我的一種生命的損傷，在暗地深入肺腑。不知是憎惡還是愛戀；對於它，我莫解這緊繫於心坎的情感的糾葛。

現在，是深夜，因着晚餐席間沒有抗拒友人的勸飲，雖沒有醉，却早已和衣睡倒在牀上。醒來對這油盞，感到一種被遺忘的淒涼。我被摒棄在這無人知的一角，只有這一星燈光還永夜的伴着我。

我看着這金魚的眼睛似的燈花，像玉蘭花的蓓蕾似的火燄，燈草拖着長尾巴像水仙的鬚根，我用着挽留友人的心情加添了油，並且撥去了兩根燈草。使一根根燈草上生了一朵朵火燄，火燄跳動着，——它們是同一節拍的跳動着。

窗外有淡淡的月光，我擡頭向遙遠處眺望，只是茫茫地沒有邊際，山也融合在茫茫中了。在這茫茫的原野，倘使有望着我這高樓走來的旅客，看着這照亮的玻璃窗，一定感到欣慰吧？在燈下的我，却有着無邊的遐想：

烽火熾熱地燃燒着的江南，燈火是消失了。往昔疏林中的村火，常給那些歸客不少的慰藉。在什麼時候，江南的原野上，再能看到點綴黑夜的燈火，聽那歸客闊步的漫歌呢？也許此刻在家居的一隅，點燃着油盞，緊閉着門，遮掩着窗，使遠來的歸客，在黑暗中摸索。圍着燈光的家人，懷着恐怖的心情，守着長夜，掛念着流浪的人們吧？這油盞該聽慣一家人的訴說了。我的爸爸的心，相同火燄般動盪着，焦急地彷彿火燄的燃燒。牆上寫燈光所畫出的身影，朦朧

地印在我的心上。伴着油盞的我，現在絲毫沒有恐怖。這裏的天和地是自由的，對於未來更有光明的把握。在江南以及其他淪陷的地方，這一盞油燈的光明也不容易得到呵。那裏的一切正被黑暗籠罩着。

這盞燈光的光亮，對比着無邊的黑暗，固屬渺乎其微。然而此刻可以憑藉的也只有這一些兒光亮。我却已經滿足了，在這小小的光圈裏，我工作着。由於這有限的光亮，可以接替燦爛的紅日。我深知「光」是寶貴的，這油盞的一點兒光，我們應該讚美它。在這漫漫的黑夜裏，只有它獨自清醒着。

芭蕉

一看到芭蕉，我立刻聯想到風雨，人間有如早安排着許多不幸。

× × ×

綠紗窗外，陽光下，繡被蓋起似的山坡上，點綴着三四頭小白羊，燕子帶着一串呢喃的聲音。春天，又像要過去了，我脫去夾袍，慵懶的坐在藤椅裏。

許是我本性多着憂鬱的質素，彷彿永遠生活在雨季。陽光幅射着的時候，我覺得：「這時光很快的即將消逝……」

我看見過多少次芭蕉，找不到一張完整的葉子。

一次，我的一個朋友，不知怎的要我替他攝影，一定要照着芭蕉和他，在公園裏和附近有芭蕉的地方，一處處都選擇過來，沒有一個滿意的鏡頭，我沒有問過他偏愛芭蕉的理由。

「我喜愛殘缺，更甚於喜愛完整！」

倘使這可以作爲我朋友的回答，我該感激這一點啟示，使我永遠感覺滿足了。

現在，又是杜鵑聲裏斜陽遲暮的時候了，我想到「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的庭院，一羣肥胖的小鴨，從雨水潑潑的池塘裏，洗了一個澡，搖着尾巴走到芭蕉裏作暫時的休憩。牠們瞋睡似閉上眼睛，綠蔭爲牠們披一層輕紗，我立刻幻覺變成一頭小鴨，做着藍色的夢——

誰說芭蕉有著殘缺？當藍色的夢幻罩上身軀，我發現那正是牠美麗的时光。

我用憫憫的手指撫擦過許多殘缺——那屬於人間永不能彌補的殘缺；以我的愛，以我的血和肉充實了它，因而我對它更加愛惜，一個畜牧着數百頭綿羊的牧羊人，他會特別愛惜那跛脚的一頭。造物者對於盲人和聾子特別的加惠吧？他所看不見的事物，在他的付度和想像中所啟發的卻更加美好。而且，他減少了接觸許多罪惡和卑劣的機會。

「永遠是一個盲人，不是很幸福嗎？」我讀着田園交響樂嚮往日特路德在她永遠理想的境界裏。

我還有什麼剩餘的情感憎惡一些殘缺呢？那些「長命富貴」的祈禱者，好像一條腐爛的大毛虫，他們走到我的身畔，我立刻起了一陣雞皮和癢癢，急於痛快的洗一個澡，滌去傳染的骯髒。

我始終抱着追求艱苦更甚於追求逸樂的信念，擔負着殘缺的生命才是充實的。沒有冬天，春天不也是絕大的空虛和平淡嗎？

因此，我不再爲了芭蕉的殘缺而詛咒風雨了，風雨的磨難使一切生命益發真實而且美麗，

我驚駭地低下眼簾，只覺唇接觸着殘缺的創口……

蝙蝠

「黃昏到寺蝙蝠飛」我讀到這句詩時，非常嚮往「黃昏」的詩的境界，它永遠教人朦朧，靈敏，……捉摸不到它的邊際。瞧其是「黃昏」，蝙蝠所以活躍了，瞧其是「蝙蝠」，在黃昏的時候特別活躍，特別顯得出牠神通廣大。

牠能有這樣一個寓意的意思：機會和失敗發生鬥爭的時候，兩方面的損傷是不免的，作爲智慧的新翅，就有着適當安排生命的技巧，牠展開腋下的翅膜，能尋覓得住陽光，能夠使牠輕輕的翩翩翔，撒落進及迴避行走，當鬥爭開始的時候，就忙了牠的奔波，但牠一定能取得光榮的，不論那一方面勝利。

巧取着光榮的智慧者，也有命運飄落的時分：當鬥爭平靜了的時候呢？牠具有伴著黃昏的生活了。

像狡獪，虛偽，陰險的動物，應該予以痛擊的。蝙蝠就是其中一種。當牠離我遠去的時候，豈却有些悽惻，牠不久又在我身畔翔飛着——。要說我智慧的狡獪者，須得有比牠更高明的智慧，否則反滿足了牠的諷刺和誘惑——。我靜觀牠彷彿有規則的飛翔，知道他週而復始高低的飄轉，驟然地向它致命的擊去。恰中了它的翅膀，它立刻如一片碎瓦墮地，我疑心它的翅膀跌碎了。然而不，它僅如一條黑色的毛虫，捲縮得可憐，我笑它翔翔時的態度是那末靈活，不料它是不堪一擊的。

「黃昏」是「蝙蝠」活躍的時候，我們正要在「黃昏」中向「蝙蝠」打擊，只要輕輕的就够了，輕輕的已能傷及位於死命。

鱗片

(一)

你的心，不亟緊裹住黃昏，散脫一些，活潑一些，快樂一些罷。雖然生活窒息，沉悶，陰鬱……好像雨季一般，你跳過這海一般幽深的黑夜罷，那邊就是黎明。迎着你來到的便是幸福和光明。

聽呵，江濤嘔咽着，就像千百萬的人們在吶喊，江水因爲不平，所以有着喧囂，他們爲了求公平吧？不避艱險的從幾千里外的源頭向下奔流，奔流……直到大海，大海裏還日夜起着潮汐，不要管這些吧，你看那水裏的星星，動盪不停，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他像告訴你一些事物，但，誰懂得他的語言！有些人說江水嗚咽，我却以爲這境界是恬靜，舒適。再看那泊岸的船隻，許多人蹲在板橋般大的船頭上喝酒，他們圍着一盞燈火，燈光相映着紅柿般的飽滿的臉頰，他們忘了一天的疲勞，把喜悅集中在酒杯裏，似乎沒有什麼需要計較，他們是容易滿足的，而你呢？我呢？像山巒的幽谷一般感到缺憾的需要彌補，誰也不愚昧那裹住我們的黑暗。誰也像江水一般不安於不平，我們追求的還不是和江水追求的一樣嗎？

(二)

我如何的喜歡這圓滑的鵝卵石啊——我隨手檢起一個，又檢起一個玩耍着——我喜歡他光

滑，堅實，當我把它用力敲擊的時候，它發出一星星火光，越是出力的敲擊，越是顯現出它的堅實和光明，它從不知幾千里外滾來。許是一個鋒芒畢露的巉巖，經過風雨的撞擊，出洪的沖碰，一次，十次，百次，千次，萬次，……的擊撞，它已失去了鋒芒畢露的外形，但沒有失去它的堅實的本質，它並不辭却還有千萬次擊撞，每一次的擊撞，使它們更自信堅實光滑的程度，它的本質始終沒有改變。在陽光照着它的時候，它顯出純潔的美麗的細緻的肌膚，我有着許許多多的讚美的言辭送給它，我更爲它祝福，並以這讚美與祝福的言辭，給予我的朋友們勉勵和祈禱——我們要堅實得像鵝卵石一樣，並像它受着千萬次挫折而不沮喪，因而更加圓滑。却永遠迸裂出火星，憧憬着光明，我們更可以看到用三合土和鵝卵石砌成的大廈的牆基和擋住水流沖激的巨壩，以及大石橋的骨幹，……這些混合組成巨大力量，我們永遠的嚮往並誠摯的祈禱着……

送別

倘使你細細分析一生溜去的光陰；那裏面「送往」與「迎來」，恐亦佔了不少的時間。這兒撇下「迎來」不講，單講這含有一些酸意的「送往」罷。

隨着年齡的漸增，漸漸更深地體驗到其中的滋味。我相信隨着年齡的繼續增加，或者漸漸漸對它淡漠。

「送往」的時間，尖銳的來一個限定。到大門口行一個鞠躬禮或者握一下手，說一聲：「再見」這是最便宜的。再則送到輪船碼頭，送到車站，送到向遙遠的路上，看着被送者的背影

消失，這還算不大費事。有的「送往」預先開一個歡送會，辦幾桌酒席，由個人或團體發通知，這樣大吹大擂的送往也有，倘要計算消費的金錢與時間那可不少了。從得到一個人要走的消息起，心裏總不很自在的。既送之後，又得過相當時候心情才能平下來，但被送者感到的不單是感激與懷念，恐多少還有些感到累贅與苦痛。

我的送別的經驗雖不很豐富，也可以說出一些：

開始流亡的時候，父親，姊姊立在門口送我，我已走到拐角的地方，姊姊追上來送一雙草鞋給我，眼淚滴在衣襟上。我含着淚，說不出千句話中的一句，僅默默地以心靈相呼應。

在武漢大智門火車站，送友人登車北上，去佈防武勝關一帶陣地，是在大雷雨的黃昏。許多武裝同志已上車了，我的朋友還在忙着召集排長談話，屋簷上直流下來的雨，閃着明亮的電燈光，像織着的水晶簾子。皮鞋與馬靴在水門汀路上訴說着別離的情話，我的手裏在雨衣中間，我的朋友始終沒有餘暇來招呼我。每次走過我身邊時，在忙裏漏出來一些兒微笑。在他感到也許是多一些麻煩。他一再簡單的告訴我開車的鐘點，表示我們還有時間談話。當他踏進車廂，揮動白手套時，我跟着車子走了一段路，終於被他遺失在寂寞的路燈照耀中。我的淚比直流的雨更急。

記憶是淚寫的，我至今還記得這一幕。

但有些送往的故事，也可以寫下的；那簡直是人生的小諷刺，明明無送之必要，被送者與送者都感到是多餘的，但爲了人情之常吧？總要做這末一套把戲。我認爲是浪費生命，坐在饒別的錢幣上，再也不想多說一句話。

筵席散了，有些人在說：「今天的菜不錯，可是酒還沒有吃多少。」許多零碎的笑聲，傾落在歸途上。這完全與「送別」無關，不久也就忘了。被送的也並沒有什麼多餘的感覺，除了感激主人太化費金錢之外，嘴上還掛滿了「謝謝」。我沒有聽到一句由衷的言語，更像多替的一盞酒，誰也不以此沾濕他的眼唇。

送別的故事還多着，暫且講到這兒罷。

石匠的音樂

用你的耳朵去聽，你且不要想到那聲音的發出是由於鐵錘和鐵鑽的敲擊。亦不要想到敲擊者的生活是如何淒苦，更不要想到其他厭惡的事物。那石匠的音樂，確是十分和諧而且十分傳神，單單從這音樂裏，便可以體味到它所表現的境界。

從幾個以致幾十個鐵錘和鐵鑽的合唱，所表現的只有一種聲音——兩個單音的起落，它永遠是單調的此起彼落此起彼落的反復演奏着。發出的兩個單音的中間，休止的時間相等，但聽去似乎很是悠閒，絲毫沒有急迫的感覺。

不知什麼時候，石匠第一代傳給第二代。第三代……直到現在，他們本能的演奏這種單調的音樂；使他們永遠生活在這音樂裏。世界上除了音樂師以外；石匠也可以算得生活與音樂打成一片的。他們開始工作，比陽光來到這大地更早，直到陽光收斂在西山坡，他們依舊在奏着單調的音樂。我的窗外，正有一羣石匠。有時，只聽到叮叮的聲音而不見他們隱藏在黑暗中的何處。

聽呵，石匠的音樂是沉重的，一個個聲音彷彿一聲聲垂死者掙扎的吶喊。一絲絲的鮮血，相問石漆緩緩滲裂。那聲音又彷彿一個個尖針釘入聽者的腦裏，釘入聽者的心裏。

一陣叮叮的聲音響起，便是一支終日奏不完的曲子的開始。有時像一陣雷雨接二連三的大起來，密起來，等一會又像疏疏落落的雨後的簌滴。只要有兩個人在演奏，即當時就起彼落的響響。

對這音樂的愛好者，我想並不會很多的。但是只有以欣賞的心情來聽着，才可以減少由於這聲音所引起的煩躁，否則它永遠是驅逐不走的在耳邊絮語着。

現在，我正落於這四頁歌譜的包圍中，姑且放下這枝秃筆來細聽……

寄贈

帶着五分喜悅五分躊躇的心情，用針子戳破地攤開信的封口。從江南來的書信，常是沉重得窒息的。我又給帶來一些噩耗，這在江南人寄出的書信中已是尋常的事了。

在簡短的信中，沒有說出個「所以然」。只有一個還是耐人尋味的：

「這兒的一切，讓楓葉訴說個端詳罷！」

在江南的人們，現在怎樣的生活着。從寄贈給我的幾片楓葉上，我能想像出什麼呢？

楓葉能告訴我江南的一切嗎？我聽不見楓葉的嘆息，看不見楓葉的哭泣——這幾片和嘉陵江畔的楓葉一樣——我凝神地注視着，疲倦在驅遣我的想像，神經彷彿麻痺了。

哦！像雲般的來到，恍然地看到嘉陵江上的天空是蔚藍的，嘉陵江水是透澈的，天際的飛

鳥是自由的，人們的笑臉是任性無忌的，大氣是輕鬆活潑的。……而江南呢？楓葉在隱約的
款語了；像女郎在黑夜幽怨的哭泣。

「江南不再是往昔的模樣，

喪服掩蓋着人間的天堂。

秋風搖落了雨似的花瓣——

班班的淚滴，洒落在衣裳。」

「江南不再是往昔的模樣，

喪服掩蓋着人間的天堂。

秋風飄搖下殷紅的楓葉——

班班的血跡，深印在地上。」

「江南不再是往昔的模樣，

喪服掩蓋着人間的天堂。

聽小溪流水終期的嗚咽——

少歲的哭泣，聲聲欲斷腸。」

「江南不再是往昔的模樣，

彩衣披上了人間的天堂。

風雨敲開了那窒息的門——

陽光閃爍着復仇的刀槍。」

我聽着楓葉的訴說，有很長的時間沉默。故鄉如往昔的日記一樣展開了，一串記憶跟着楓葉拉起。

在江南的人，需要陽光，需要呼吸自由空氣，像需要一杯解渴的酸梅湯一樣。而我寄贈給他們的，豈能溫暖他們的懷抱？

這兒的深秋，梅花已帶着綠葉在枝頭微笑了。細雨中，我散步在園林，無意中聽到梅花的呼吸，我屈指算着季節。此時放繃的梅花還只有繮子那般大小的蓓蕾呢！客鄉的景物，常是迅速地推移着季節。在這兒春濃的時候，隨着大江東去，還趕得上早春。在故鄉盛開梅花的時候，那是春頭臘尾了。我揀了一枝十分之五六開放了的梅花，夾在書裏壓扁了寄往江南。那裏的人們看到了幾千里外的梅花，倘使枝頭的梅花還沒有展瓣時，一定要催着梅花快些開鼓吧？我寄

贈這一枝梅花，不僅是這個想念呵，可是我也儘只能這樣寫着：

「這兒的一切，讓梅花訴說個端詳罷。」

焚信

隔相當時候，就要來一次清除。每次我把一疊疊紙片送給正在吞吐着紅舌的火爐時，常引起無窮的感想。

此刻，一堆紙灰還閃着未燼的紅眼，我的淚潸潸地流下，我的稿箋已染上悲憤的眼淚。搥開向嘉陵江的小窗，讓黑暗送來的風，吹散情緒的濃煙，江上離分邊際的一片漆黑。星星燈火，點綴着黃昏。在這夜深人靜的時候，最容易體味到世態炎涼。我剛才把成捆的信札盡付灰燼，多半是自戕心理；但也痛快，可以不再抽起悲酸的記憶之絲。

在前線，有我的朋友放下槍來寫信給我。那些信，我怎忍燒了呢？我常爲他的言語感動得流淚：

「……………老是擦槍，擦槍，我却沒有以這枝槍打擊過敵人。槍已擦得照見人臉了。不知什麼時候請它開闔，腰裏這把刀倒是光榮的。拿到這把刀時，上面早染有血痕，它跟着我也嘗過滋味。我想：殺漢奸總沒有砍鬼子的腦袋有趣罷。明天我們開拔到××去，那裏離敵人防線只有十五里地。這枝擦亮的槍，也許可以走好運了……………」

接到這封信後的半個月，又來了一封信。那枝槍真的已開闔。打死兩個敵人和一雙肥胖的野豬。但接着來的一封信，是護士代寫的。那親筆簽字，却不像掛了彩寫的。

我難忘許多記憶呵。過去，我常以信來排遣我的寂寞，因為裏面有發掘不盡的溫暖。我的憔悴的容顏，因此而浮起一朵晚秋的笑容，斑斑的淚痕，常常密密層層地落滿紙面。今天，我忍心地把這些付之一炬嗎？

——對許多朋友，我有太多的情感。當我收到前線朋友來信，我熱情地想立刻去迴覆他。我默默地允諾：「朋友，總有一天我會到你身畔去的。」

我接到塞外風沙中的友人來信。需要我去墾殖邊地的荒原，把大漠灑上雨露，替國家幹下一些切實的工作。朋友的敦促，給我莫大的興奮，我又默默地給予允諾。

我的父親，從敵後方的江南，通過嚴厲的檢查，帶給我一些消息——多數是使人窒息的！——我常記着臨別家鄉時父親的叮嚀。最近的來信，像鉛一般的落在我心上。我不知怎樣回答——望子歸來的老人倚着柴扉看太陽沉入山坡的期待。

家書是一支軟弱的鞭子，每個字打中疼痛的創傷，我咬緊牙齒忍着。向東方的白雲，我常常呼喊著：「父親，我一定有日子回來的。在月下的黑松林裏，你聽那鳥啼聲槍聲雨倒伏在草叢的僅僅地呼喚罷：『父親、父親、孩子回來了，在這裏，是我，金生……』」

這沉重的家書，我怎麼回覆呢？父親心裏的不安，更漸漸增加了重量。

我徘徊着到那裏去好呢？我的心波，相同靜夜江濤的澎湃。風搖撼着油盡燈滅的火燄。我需更一把鋒利的鐮刀，把一切的煩擾割斷。把一切書信焚化，讓記憶無從憑依。有如這許多紙片都變成灰燼。

焚化一些紙片是輕而易舉的。把紙片接吻着火燄，立刻燃燒了。熊熊的火光，映紅我的臉——

頓。我的影子，擴大地在牆壁上跳躍。火鏟飄舞着紅色邊線的金銀。尖尖的火花敲着飛撲在空中的紙灰。我的淚禁不住簌簌的流下，我不信是爲了煙火刺激着眼睛，那由衷的淚泛溢在心上。良心受過淚的洗刷，並沒有比先前明朗，更深地墮入悲哀的池沼。

火鏟釋笑着，露出紅色閃光的牙齒，把許多紙片染黑，終於吐出火花變成灰燼。人生就是這樣一度燦爛！幻變的人生！美麗的人生！火鏟可把它比喻生命的花盆，有着信念的人是懶惰的，我要是不再嚮徨的話，走到那裏去呢？

我思念那線烽煙中苦戰的朋友，我思念遠地風沙中墜殞的朋友。我思念依門而望的父親。那火鏟食着紙片。我的淚滴淋漓的許多書信，還沒有勇氣送還火鏟的紅嘴……

敲門

——烏爾池邊樹，

僧敲月下門。」

——賈島

當我摸索着歸程，我反復吟味這二句詩。我想像作者摹擬「推」與「敲」的境界。我的遙遠的旅途，便從這一推「一敲」中，有如夢行人緩接近了家門。

我照例的用手敲那睡去的門環。

然而，我却躊躇在寂寞的階前。

夜，悄悄地馳着，彷彿路邊的樹影，躺在月下的白石上。虫聲像天上的星星，密密地散佈

森四際，我在樹陰的白石上坐下，看剪碎的樹影在古老的門牆上摩挲。我的想念，有如那樹影摩挲在我的心上。

我想起我回家，在一條僻靜的長街中段，街燈遠遠的投射著修長的人影到家門的前階，憔悴的門扉，默立在陰影裏，彷彿織獸者的嘴脣常是翕閉著，油漆因風雨駭擊，像嚴冬樵夫的手背。門裏宛如父親的眼睛，牠似乎有喜怒哀樂的表情。當我從遠道歸去，牠向我嬉笑。當我夜深歸去，牠悵然。牠那眼瞼的大小，我還留有深刻的印象。摸索到牠時的寒冷感覺，至今還不模糊。

什麼時候呢？我再走向我的故居，當我躊躇在寂寞的階前，我免要用手敲那門環吧？然而，也許要考慮舉起我的左手還是右手，也許那時我將於瞬息間昏倒。

我想起兩年前寫的一首歸來——

太陽落山由叻去時，一個垂老的歸客，走過山莊，田埂，板橋，古渡……暮色裏摸索著十年前走過的石路。在日茫茫的月光下，他洒下顫動的，甜心的，熱情的和悲傷的眼淚。他四次端詳破舊的家門。在靜寂的夜裏，他三次敲響那門環，可是靜夜中侵透了淒涼的敲門聲，竟沒有一聲回答，只有寒風裏悠揚著同樣顫抖的回響，終於……

白茫茫的月光下，他

伴着淒涼，獨自

徘徊

倦倦

靜悄悄的夜裏，不再

聽着敲門的響音。

睡老個歸客

握帶門上的鐵環，

低下他的頭顱

枕以無力的手臂。

沈沈地假睡了，

倚着寂寞的柴扉。

倘使呵，倘使我在十年後歸去。不是相同那睡老個歸客嗎？我無力抬起我的頭來。我
鰲在白石上，月光照着我衰頹的臉龐，我怎能有勇氣敲響那門環？

風搖動路邊的樹，我有如從夢中醒來，像醉漢一樣向宿舍的大門跑去……！

簾

「什麼裝飾使得你美麗呢？」——我向高貴的人們質疑——我敢說：「簾」是裝飾的一種
種子。

不是嗎？——當你在咖啡館裏，當你在華美的別墅裏，當你在極奢侈的大飯廳裏——你高
傲的翹起頭睥睨着，舒吐一個個煙圈誇張着富貴，追逐你的欲望；把腐榮的幻想編織在簾上。

用什麼長度才能測量這愁毒的深處？

那簾幕，許是玫瑰色的綉幕，夢幻變得藝術般晶瑩。用食指輕彈着煙灰，在幽靜盞裏斟一匙甜糖調味着苦澀；再傾倒下牛乳竟幻成白色雲霧。你的想念暫時爲這牛乳和咖啡的旋渦吸引着。意志彷彿隨那流瀾在人生的盞裏。

你，忽然絞斷了排色幻舞的琴弦——那玫瑰色綉幕的簾幕，使你想起潮色的航線，大紅的京報，天藍的磁罇……這些會裝飾的美麗的簾幕，現在却再不能享受，只有向東方嘆息。那簾幕似在那捲着客地的漂泊者，忘情地使用財富，換取片刻的安慰，片刻的陶醉，一團團一捲捲彎曲曲相回遊絲般的幻想，彷彿舞團般消散，空着的簾幕，有如一副憂鬱的轉輾，沒有一陣風會把你的憂鬱吹去。

然而，你還是漠然不管——

透過窗外的竹簾看去——那大江的邊沿，絡天匍匐着背爬行，高坡上驕夫與彎弓似的轆轤掙扎，還有呼渡者，人力車夫，搬運夫……苦力，爲生活的纏纏擊打着，這些與高貴的人們有什麼相干？做隔着一重簾呵！我詛咒這一重簾，使人們變得憤憤，使許多人還醉在酒綠燈紅裏。

是警報的聲響吧？把人們從朦朧中喚醒——掀起這垂下的簾子，才意識到遙遠的火藥氣味。——在轟轟的砲聲裏，許多騎士俯伏着前進。血與肉在交迸，生命如火花一閃。立即消逝，簾裏的黃金夢，到此憂然中斷了。即使你有財富的鑰匙。經一擊亦就粉碎。

憑着簾子誇耀自己高貴的人們，看到夕陽落照在江上，一鈎新月遠遠着黃昏，你會想到：

「簾」是多麼朦朧的裝飾呵。

關

鎖住山和山之間的夾谷，只有飛鳥能撲着輕捷的翅膀越過山關。

關，常是你立在這兒的——那要道的咽喉，那坡岡和坡岡相接的地方。

記得往昔有不少人爲牠吟詠，自從友人陪我去訪謁過「關」，我對牠便如同一個淪落的朋友。當我行走斜陽古道的時候；這個「關」的身影，便移動太古般空曠的脚步，和同民族英雄的石像踞立在眼前。

我的友人，住在守關的碉堡上，月亮恰好裝滿堡的窗子，白天，我嫌這窗口太小，在晚上，那窗的篇幅恰好還像佈置着：

右上角一彎新月，鉤起山巔的孤松。山壁陡然地站着。那巖巖伸出多棱的嘴角，彷彿野獸探出的頭顱，簾幕從那巖巖上掛下來，連着一串串葉片，那上面閃耀着露珠的光，如星星點綴在太空。遙遠的山巒，像起伏的波浪，這些波浪上，蒙着白綿綿似的霧，一條彎曲的石板路沿着山脚，像白蟒一般引向山原。

關，在山脚邊，離開友人住的碉堡有半里路，關口像古寺的拱門。——一塊塊石頭，很整齊的堆砌着，上面和城堞一樣，關的對面的山坡，也有一個碉堡，那碉堡同樣的睜大了眼睛望着過來。

在關城的外面，可以看到一條溪流，那溪水被一堆堆石塊切成數段，水湍繞過石塊仍湍湍

地溜過去，這些景物浴在月光中，渾似塵封的浮塵。

關，是荒涼的。黃昏很少飄蕩獨行的歸客。有時雖也可以看到火炬劃過黑海似的曠野，聽到一串犬吠追趕旅人的脚步。

關山的深夜，始終是沉寂的……

也是這般的關山，在遙遠的——那條煙緊裹着的戰場，守關的確堡，早被砲火轟毀了，斷壁烙印着戰鬥的記憶。那是我們的將士以血肉爭奪得來的，現在還以血肉和砲火繼續的搏鬥下去。明月同樣照落在那個關山，城堞上挺立着哨兵，向海似的荒野注視，一個個尖兵，相同綉絡還佈在關山的周圍。在關山溪畔，他們也吟咏新的詩篇。遙遠的砲聲，像車輪碾過山麓，他們撫摸著祖國的關城；那對山河愛好的熱忱，猶如染紅遠天的砲火，閃爍的星星，是使人寒慄的，草尖的露滴和砲火相映著，這時關城默默地聽著夜的瑣語。

祖國仗著鞏固的關城，抗拒着暴敵的侵凌，成千成萬的敵人，倒斃在關山的遍野，那血的溪流，輾轉流到瀕戶內海汎起了反侵略的狂瀾。

關，他那靜靜地莊穆的臉影，永遠地守望着祖國的山河，從關口伸展出去的道路，悠長地牽連着每一個人的家園。抖擻地挺坐在馬騎上的人們呵，聽着馬鈴振響關城的石壁。深知祖國向我們的囑咐了吧？站立在關城上的哨兵，他愛戀關山的懷抱，衷心地願以熱血洒在城堞——我們的祖先，早經赫然的向我們召示了。

關，我虔誠地膜拜你。

埋

陽光在初落的鷓鴣翅上閃亮。陽光在初落的鐵鏈上閃亮。陽光在初起的一塊塊黃土上閃亮。

在戰事緊迫的土地上，幾個農夫和幾個兵士沉默地鋤着，鏟着。相同栽植樹苗一般，相同挖掘戰壕一般。他們在陽光下工作着，工作着……直到日落，傍晚，黃昏，直到星光閃眼的時候，他們還在工作着。

他們聽山澗的流泉響着。風弄的松濤響着。草上的落葉響着，撲簌簌的飛鳥從松林裏飛出。當他們放下鋤頭和鐵鏟，只是各自懸着深沉的氣息。思想和情感，似已不附着他們的身體。

他們並沒有睡去，而且永遠是清醒的，即使是夢罷，也有着清醒的意念。決不像白日行走

在鬧市的人們，在茫茫中雲遊。
遙遠的村子上，野犬向空吠響。斷續地一聲聲響和着溪流。如老嫗咳嗽着爲亡子哭泣。草莽中沙沙的響着，有如動物移着緩慢的腳步。接着，松林裏有如隕石般沉靜。林外的流泉，也變得無聲了。

當他們拖着鋤頭，鏟鏟，沿着彎曲的小徑走下山坡：一路上，有如奏響和弦琴的鳴泉，有如地伴奏他們心中的哀歌。遺留在林間的是一個灰色山記憶。這記憶——那有說有笑的臉！——埋伏在黃土裏，變成編層似的一層墳。他靜靜地潛伏在黃裏，彷彿遙遠的一陣幽隱響落之

後，仍舊會站起來。又彷彿冬去春來，依然茁長新生的幼苗。他的同伴掉落的淚滴，還沒有被風吹乾。臨別的首語。山外清晰的聽得：

「你該安息了。」

百餘次的搏鬥，

終於

把你偉大的身體絆倒。

循着你的行徑前去的

有着職起者的腳跡。

你該安息了——！！！！」

空林永遠有著風聲的迴響，月亮在山湖灑下蹣跚的銀珠。那團團的銀雲，幾次用她輕悄的步子走過。春風撫着峯頂的積雪，洞中的泉聲更洪響了。

孤墳，依舊對山靜靜默。

春風把墳土吹綠了——！！！！

湖

今夜的窗櫺，又裝滿了月光，窗上印着竹影，風過時，竹影撫摸窗櫺上一層銀屑似的灰塵。

深夜了，初冬的月，冰盤一樣給人透骨的寒意。深湛得如平靜的湖水般泛着淺藍色的蒼穹，一絲絲雲也沒有，只有遠山像披著霧的輕紗，近一些的峯巒，像蘆葦一般在湖的邊緣。

啊，湖，湖，湖……一片故鄉的湖，那山巒匍匐的地方，就是我摸索慣的湖港。

我披起單薄的衣裳，踏在湖畔的灘上，蘆葦沒過我的腳背，一陣陣冰涼的感覺，像一個多毛的小蟲，從褲腳裏往上爬着；我看到遠方的村落，好像隱約地停泊在港口的流籠，燈火在風中盪盪地快要吹滅，一星燈火在那蘆葦邊，遠遠的去了，彷彿是船在行進。

風靜了，湖水似乎有些動蕩，在遠方湖中停泊着多少小艇，却只見星星的燈光。

離邊不遠處，總是我的家吧？不錯的，那特別伸向湖中的一條狹長的堤岸，當湖水一到秋盡低落的時候，那淺灘上沒有刺腳的蘆根；新生的草，還沒有長成堅實的駝峰，彷彿春天的草芽，我躺懸在軟的沙土地，湖水嬉笑着在我的腳邊，在我離身不遠的地方，爲晚風激宕着跳上岸來，又卑怯地退去，不單是我喜歡躺上一個傍晚，半個黃昏。湖之子女，差不多都有過這樣的嗜好，月亮從東方的彼岸升起，另一個月亮游泳於水裏，更加活潑有趣，碎了又拚合，像鱗片散落在藍色的網眼上，無從收拾。又何須收拾？我同情於湖的笑，她笑出了眼淚。天真爛漫地沒有一絲拘謹。

靜靜地泊在湖濱的船隻，晚櫓在水裏劃成蛇影，小窗中漏出一串珠玉般光亮，在水中浮沉。於是遠近洒落了歌聲，歌聲洒落在知心人的懷裏，秋深了，湖濱還是春天麼？

誰的一聲笑，無意的遺失在那裏，卻遺別人永夜的夢？

湖濱的月亮，總有着溫情的湖沙。

「漿聲調和風月的話，渡過了多少春秋。更換了新生代的足跡，像蘆花一樣美麗的青年，也似蘆花一般輕輕的飄颻。飄颻，飄颻到寂寞的岸邊。」

秋去了，春來了，蘆葦有如青紗帳，一樣的籠罩着夜的秘密，一曲歌聲則向蘆葦深處，與淙淙的流水聲融和着那村姑的笑。那些牧羊的孩子，長大時以淚眼送着新嫁娘的花轎，誰去撥開這淚珠的底細，問道是羨慕抑是嫉妬！

假如說山岳生傑士，那末湖泊所撫育成長的人呢？……

我離開湖的臂膀已三四年了，沒有消失遺留在血液中的那湖的素質，幾次我對木芙蓉垂淚，是憐惜這花呢？還是憐惜自己這木芙蓉般易於憔悴的紅妝！

我迷失在湖的港灣裏，那山巒的坳陷處，可不是我熟習的港灣？不是，決不是，那是陸壘的巖崖對峙的觀音峽，下面挾着迤邐的嘉陵江，我所看見的漁火，是天上的星，是山人家的小燈，那澄清的湖水是沒有半絲雲翳的天空。

當我恍惚地立在高阜的草叢裏，我却會反復地吟着拉馬爾丁的「湖」的末四行：

那呻吟的風，嘆息的蘆葦叢，

你那熏香了的天空的微風，

所有聽到，看到，嗅到的東西幽

「再說吧：『他們會互相愛！』」

回憶篇

太陽終於落下去。我繼續走着；太陽終於落下去了，今晚，大半個。以致於整個的落下去。山背上，有一抹紅雲，山坳裏。單一層輕紗。

我還是走着。與昨天沒有兩樣，想必和明天也是彷彿，打算在附近找尋旅店。於是，就在一個旅店裏住下。

他下了就想；

「一捆傘，一個包袱，兩雙一新一舊的草鞋，一條緊束過我雙外面的腰帶，我所買來的只重幾磅，也只有這些我這還帶着。」

我這路已有幾百里，沒有走的路，還有幾百里，也許比幾百里還遠些。在幾百里的那邊，不一樣的憂鬱的歸宿，我的歸宿永遠在幾百里外，我向那裏走去，從不去想到有一天會在半路停止，但終有那麼一天不再向前行走的。所以我便認於此行了。……」

疲倦，我疲憊着憔悴的眼睛，眼皮還緊閉着，卻沒有睡意一樣。疲勞永遠得不到充分的休息。我也不善於充分的休息。於是發一發肩，看一看天，又匆匆的緊閉着行程。

路，彎曲而且悠長，往來的人很多，腳步徐緩且安詳。有些人走過的路比我更多。頭髮像北方風沙裏的麥草，蒼白，鬆疏，結縈，風塵削瘦了臉頰。童年，青春，全拋下遺棄。不久便踏上塵土的足跡，那時能不愧悔呢？豈能不愧悔！

有些年輕的人，輕飄飄的舞蹈在這路上，歌唱在這路上，玩弄他的青春，有如玩弄路旁的野花，野花不久萎謝，毫沒有一絲惋惜似的。誰也這樣走過去，誰也這樣走過來，我看看一個個恍惚的臉，一顆顆恍惚的心。

當我休息在一處竹籬邊，綠竹如叢山擁抱著，農舍吐出裊裊的炊煙，母鷄衛護著一羣嫩黃的小雞：跳躍，撲飛，嬉戲……牠們在竹林邊散步，一忽兒散向竹林外，一會兒散向竹林裏，看去有如黃金的花朵，開遍綠的山野，牠們跟隨著母雞奔跑，好像一頭肥鴨和一羣金魚游泳在碧水池塘，那籬邊開著雪白的梨花，淺紅的杏花，楊柳隱約婆婆在竹林外，柳絮帶著花香撲來。

在農舍前面的場上，幾個人正在編織著竹籃，他們的青春在籃孔裏溜走，他們的想念編織在細密的花紋裏，織成的竹籃，用金色的草索繫住著，他們的臉上，看不到一絲恍惚的顏色。

終於，我依舊匆匆地奔波在高低彎曲而悠長的道路上，可是，不再恍惚，我已曉得怎樣安排我的生活。——怎樣編織我理想的竹籃，一羣小雞已在我想像的竹林裏奔跑了。

沉默

我居住在鄉間，房屋建築在山坡上，七八里方圓的區域，沒有什麼村莊，分外顯得寂靜孤單幽隱。

我的讀書室，西南兩面開著窗子，房門開向東方，陽光一早叩著門扉，我常比太陽起得更早的散步到松林裏去。

書室的牆上，斜掛着一支寶劍，劍鞘鑲刻得葉脈那般精緻，鑲嵌着的寶石，隱隱發光，一支九節鳳凰簫，瘦細而長，有紫銅色的光澤。一壁掛着一軸梅花，背後襯着欲露未露的月亮，透出一派月光來，我常吟詠：「暗香浮動月黃昏」的詩句。一壁掛着一副「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對聯，雖非出於名人或書家之手，却還挺秀有精神，配上這軸梅花，十分和諧相稱，當窗橫置着一張書桌，高高的掛下綠布簾幕。映着窗內的竹影，屋子裏綠得和竹林一樣。我很少有人來造訪，因此我不擅於絮語寒暄，我不是沒有話說，相反地，正有無限的話說，藏在心坎深處。我看着一朵鮮花凋謝，有着深刻的感傷，正如許多衰老的敏感者，預覺遲暮的到來。

我散步在松林間，從白雲壓低的山頭那兒飛來一隻雁鳥，我像迎迓一個知友，懷着許多！——幾乎不是一個黃昏說得盡的——情懷，想有一次盡興的傾吐。

雁鳥馱着白雲飛來，又抹着陽光去了。

松林雨下颯颯的風聲，溪水終日喃喃地流着，流着……在小石齒縫裏迸出碎銀似的泡沫，落葉旋轉着向江上的帆船。我心靈上的戰負，却千百倍於江上的帆船。彷彿爬行的孳夫，孤單的拉着擱淺在灘上的船隻。我並不是生來喜歡孤獨，而是飽經風浪的敏感的拘謹者，我深深的感覺沉默的高貴，憎惡那美，醜，善，惡，真，偽……的辯駁。這無非是自私，卑污……的盾牌。——一切的辯駁，在事物的本身完全是累贅。

一個盤膝打坐在蒲團上的僧侶，閉目，合掌，口念「阿彌陀佛」的時候，那使人眼花撩亂的蛇蠍之類，雖離蒲團咫尺，却是非常遙遠了。

沉默是一重帷幔，蔽遮了罪惡的暗箭，只有光明透過來，照亮每一個黝黯的角隅。

我憧憬着一個哨兵，當黃昏把灰色裝裱蓋上原野，星星一顆，十顆，百顆……透過暗紫的暮靄顯露出來，山岳的輪廓漸漸模糊，漸漸浮起，溶入雲霧的海裏。哨兵像一座鐘塔似的站立在巉巖，槍尖閃爍着星光，風掠過樹木頭頂，在巖石上激盪，心和脈膊像內燃機一樣跳盪。遠方，大砲發出流星似的光芒……哨兵那像散布在荒野上的種籽，不發一些聲息，他期待着，期待着……

黎明，在沉默中誕生了，黑暗在漸漸消滅，當光明普照大地的時候。

「在沉默者的心裏，永遠啟示着光明的未來的。」

我却曾有沉默得窒息的時候——

我被一些高貴的人們，延納在他的客廳：客廳的地板，光亮得映出門窗的倒影，沙發像剛剛出籠的麵包那樣富有彈性，淺藍色的牆上，嵌着琥珀色的琉璃燈，天花板上繪畫着萬花筒裏所看到的纖細的圖案，中間倒掛着一串葡萄似的彩燈；金絲絨的地毯上放著的痰盂，像荷塘中的一朵白蓮，我聞着一種迷人的氣氛，彷彿置身於香粉店中。丁丁冬冬的音樂從不知那一堵牆壁裏播送出來。這裏是不夜的天國，更分別不出四季，寒暑表永遠指在六十多度，我好像到了魔境，每一個動境都使我十分驚奇，我由於深沉的疑惑而恐怖，驀地一個主人的笑臉顯現在我的左近，我恍惚覺得應該用我的嘴巴吐出一些聲音了，而且我要做一些動作……然而我還是麻木的。

我有如古廟內的風鈴，這境地與我的生活，十分隔膜，今天我却是被延納的一個客人，人

們之間有些不能消去的懸離。沉默使我的周圍更添上重重濃霧，但是，我還只有這一些抵抗爲我所存，我恰一開口就反覆了天地。霎那間，我的思想到了曠野的森林裏，有許多鳥歌啾啾着，茵茵的草地上，點綴着幾頭雪白的羔羊。我彷彿坐在荒塚，看行雲，聽流水，直到林梢掛一抹夕陽，我陶陶然歸去，……我已不能再往下想，不久——也許還要許久——眼前將要排開了陣勢，那纒繞張筵席。

這樣，我還是帶着半飽的像剛醒出憊似的跑回家去，（藥餅是大藥黨的，我却被「沉默」先裝了個半飽）我像被誰欺凌似的躺在自己的床上，這比坐在沙發裏舒適得多了。

沉默啊！沉默，是智慧沈醉的領域，在它的心臟能充滿的空氣裏，不論在青島的四周，在塔脊，在流水邊，在松林裏，或是在月光下。許多總司……那舞着銀色的飄帶隨風而來。——我感覺一種清新的戰慄，彷彿靈魂通過一般；我開始在心裏歌唱……

鐘

我也曾有過這樣悠閒的日子；「夢裏，鐘聲走着遙遠的路」，那是一個溽暑的清晨；小鎮上的寺院，冷落，寂靜，寥落的蒼苔。終年彷彿深秋黃昏的淒涼景象。走進那寺院去，教人立刻一陣戰慄；寒風從四圍逼來，陰森森的古柏梢頭飄起一縷風聲，好像是牠的啼嗚，殿角的風鈴，默對着滿綴蒼苔的屋簷。屋頂好像塔尖似的聳入天空，舒吐太古化石的氣息，在迴轉，擊碎沉寂的一聲聲斷續的鐘聲。它會帶你到什麼一個境界去呢？這光景我非常稔熟，相同於孩子聽慣媽媽的催眠曲。

因爲這樣一個偶然的機緣，我在悠揚縹緲的鐘聲裏消失了一個溽暑，僅此兩個月的寄寓，我不再以一無相關的情懷來留連那盪漾的音波。是的，只要鐘聲「洪」然的一響，便親切地記憶那古柏森森的寺院，那是離我的家並不遙遠的一個寺院呵，何況我的思念常縈繞着那個小市鎮呢？

再說鐘聲，它究竟攜我去到那一個境界？你不難想像到一個隱士，一個僧侶，一個常在古書裏騎着黑驢的老人，他們遠遠的離開了人羣，是他把人羣忘了？還是人羣忘了他們呢？鐘聲彷彿是一件袈裟，你披着它，能改變你生活的指針。

離開家鄉五年了，說是離開那稔熟的鐘聲五年了罷，我也曾偶然聽到鐘聲，它拋我在沉思的池塘裏，做着毫無俾益的游泳。我看着白雲的變幻，畫着故鄉的湖泊，我損傷了健康的想念在斷續的鐘聲裏。

又是偶然的機緣——人生不過是千萬個機緣的鏈索呵——我來到現在所居的市鎮，我看着我繁榮，兩年前，街道還是相對的屋簷排成的一條冷巷，不是逢場，麻雀在街心打滾，耗子出沒在牆邊。有一個大廟宇做着這市鎮的重心，香火雖然不盛，却還終日縈繞，晨鐘暮鼓，叮咚有聲，相比故鄉寺院的鐘聲，幾乎等於沒有了。想起當年這市鎮的建立，也許是憑着這座廟而發旺，這一帶地方許多市鎮，差不多都有一座古刹，現在一般的漸漸衰落了。就說這個市鎮，就有大大小小的十一口古鐘。

火燄山上，望江臺畔的一口鐘，十歲孩子那末高，口徑小圓桌那末大，那細緻的花紋，使你驚嘆鐘匠的神工，上面鑿着許多人民的名字，古色古香的韻味，十分深沉，顯出歷史的悠

久。牠只是坐在山坡上，堆積着歲月。火燄山下，千秋照相館前面，也有那一般大的一口鐘。在屋簷下承受雨水的侵蝕，像一塊頑石那樣沒有一個人問津，牠同樣重負着歷史的記載，但是誰能賞識牠？區署前山嘴上的三口鐘，比前面所說的更大了，牠的位置特別優越，俯瞰滔滔東去的江水，年復一年清了又濁，濁了又清，牠孤獨，沉默，和虬然的黃桷樹同樣的倔強地存在下去，牠嘆息無人關懷和今昔的懸殊吧！是的，牠該有過一代榮耀，牠曾以洪亮的聲音統率鐘聲披靡的地方，喚醒許多沉睡的人們。牠一聲號令，十方信士都俯伏在一個偶像的腳下，而鐘聲却傲然共白雲悠揚天外。

你能說鐘聲是迷信的號令嗎？不過人們這樣利用罷了，話說且不要鬧開去罷。這市鎮上是有着十一口鐘的，那些鐘，當年都爲大寺院所有。

現在，當敵機侵入我們警戒線，那些鐘發出噦噦的聲音，有如多年心裏的鬱結，在盡量的渲洩，聽呵，那彷彿山洪奔流在空谷和松濤共鳴的巨響。排山倒海的傾入這市鎮上人們的耳裏，許多市民即時沸騰起來。迅速地趨避到安全的地方，鐘聲兀自悠揚地警告生命的厄運來到了。牠撫摸老年人的背，送老年人走進防空洞去，牠呼喚武裝同志荷槍實彈予侵略者以打擊。牠激勵空軍將士翱翔天空捍衛祖國的山河——山岳莊嚴的站立着，江水洶湧的奔流着，泥土發散着芬芳……在靜穆的時刻裏，鐘聲用虔摯的熱愛的手指輕拂着山，水，大地和生長在水大地上的人們，樹木，花草，飛禽，走獸，昆蟲……。蜷曲着匿居在防空洞裏的人們，愛戀祖國河山的情緒，比較往時走在阡陌上欣賞一片綠野更加淳化，大地上彷彿展開一朵朵山茶花，杜鵑花，玫瑰花，石榴花，和遍地經霜的楓林，顯現着姹紫嫣紅的顏色，隱約的鐘聲掠過

耳邊，一股虔誠的流體便通過身軀，那不是祈禱，那是一個已「付給祖國以「殉難」的允諾，永恆的爲祖國爭取勝利和自由。

往昔懸掛在廟宇的鐘，就是現在聽牠發出警報的鐘呵！我傾心於今天的鐘聲，不再眷戀那古柏森森的寺院的鐘聲了。

我歌頌一切鎮壓在「歷史」磐石之下的事物，迎着時代站起來，發揮牠所有的力量！

江 上

嘉陵江的兩岸，相同展開無限長的手卷，在小山峽一帶，有如一幅綠色的屏障。

一天早晨我坐在北碚到合川去的木船裏，約有十幾個鐘點，沉湎在夢似的境界。雖是炎熱的夏天，我却忘了驕陽的曝曬。同船的有友人年和光，還有十幾個蒸發着異常汗臭的人，我們把一些物件和他們阻隔着，恐怕那白風從身傍爬過來。

船行進着，沒有風。江水有意虛張聲勢的從上游吶喊着奔來，船身迎着波浪顛簸地前進。兩旁有小小的浪拳敲擊着，像銀鼠在船舷上探出頭來。前進愈是緩慢，浪在船頭上愈打得厲害，船的動盪也愈加猛烈。

我很信任那擺舵的梢公，船頭上三個年輕力壯的船夫，一個繫着白頭巾的是那梢公的兒子。另一個繫着藍頭巾的，也是那梢公的兒子。還有一個不繫頭巾的是雇來的替工。父子三人的服裝面貌十分相似。我想像二三十年後，會有兩個肖似現在的這位梢公，在嘉陵江上做着船的舵手。

那梢公、有著一抹濃濃的鬍鬚。發色的皮膚，敷著一層油似的汗水，額上的汗珠，因著深陷的皺紋成了同樣彎曲的幾條水槽，汗滴從眼角的兩旁掛下，額骨聳起，嘴巴，臉頰和寬闊的鼻樑，形成了山岳和盆地。一些汗水，就停留在盆地的中央。不時看到他吧嘴歪著，眼角的皺紋，好像螺旋。手臂上的筋絡，像幾條彎曲的蚯蚓。汗水便隨著彎曲地流下。

有時他也高興一下，哼著四川調兒。他看看天上的雲，看看山上的樹，都沒有一些動靜，不禁悵悵起來。太陽隔著船頂的竹席射來，濕下一個個圓形的影子，像針尖一樣刺人。我，穿著的衣服一件件脫去，依舊覺得耐不住的悶熱。這位梢公穿著藍布大衫直晃著，他很有勁地打着口哨：「噓、噓噓、噓里、噓里……」——這是呼風的號令。不久，風果然來了。然而極其微細。「噓、噓噓、噓里、噓里……」又是一聲口哨。他看看兩岸的樹木，竹子都不搖擺，小草也不爲他點頭，他毫不灰心的又叫：「噓、噓噓、噓里、噓里……」大樹枝磕頭，小樹枝折腰。「虔誠的這樣叫著唸著。相隔不到一分鐘，他又叫了。不知是唸著什麼真言咒語，深長哼著歌曲。風仍舊沒有來到。

船行進在峽谷，灘上拉篷的人也上船了，有一些鬼微微的風吹來。梢公命令他的兒子把布帆掛起。沒有多時，風來得大了。但大樹枝還不能磕頭，小樹枝還不能折腰，船頭只有那汨汨的水聲。

過了麻柳坪，風更大了。船轉了個彎，布帆只得收起。上流的船，乘著水勢，乘著風勢，像箭一般射來，那些船夫在船頭上吃飯，抽煙，唱小曲，談天，嬉戲，烏雲把太陽遮掩了，江面刮起一陣恐怖的黑風；山頂的樹稍呼嘯著，桅竿的尖端呼嘯著；浪花的白沫呼嘯著。樹木發

出一陣苦笑。琴繩如悠長的琴弦，在呼呼作響。

我們的梢公的臉，變得嚴肅靜穆。眼睛放出詛咒的火光。豆大的汗珠滾下來。一個橫浪打來，船靠近了灘岸，船底在石子上擦過，有如梢公的皮肉在鋼刀上刮着。他的臉上，立刻變得耐不住的疼痛，眉宇間頓時蹙緊了。

「你的媽噯！……吐吐吐！……」咒罵着，掙扎着，脣着嘴，睜着眼。忽左忽右的眼角，現着螺旋似的皺紋。好像擺舵的木槓在他的眼角上。他把右腳踩在右面的船舷，左腳伸出船外。挺直的身體，有如一支靈活的槓桿，桿上，下，前，後，左，右，使船保持着平衡。右手把着槓搖晃着，像掉籠燈的長尾巴。左手拉着竹篾的纏繩上下的起落，風緊急的在桅梢嬉笑，麻繩纏繞在手臂上，把蚯蚓似的筋絡切成幾段。

風越來越大了。我們的船，在一個小灣裏行進着，風呼嘯在港灣的外面，迎面來的船隻，以矚矜的眼睛睥睨一切。船頭吐出一個個浪花，布帆如巨人的手掌，憑着高舉的桅桿，抓取天空的烏雲。像大腹的商人發旺財時一樣，獐笑，驕傲，自大。給予逆風而行的船隻以巨大的威脅。我們沒有賊忌的餘暇，沒有羨慕的意識，克制着聽梢公掙扎的嘆息。希望自己所有的力量，給他一些幫助。

太陽從烏雲裏鑽出，又躲進烏雲裏去。那烏雲追逐白雲，小鳥追逐風，撲着輕捷的羽翼在天際悠悠地飛着。似乎這大風可以洗滌他們的翅膀。那盤旋着的老鷹，縮着爪安詳地沐浴在大氣裏。烏雲彷彿一把大大的拂帚，掃過羣鳥的背，那些鳥不知說些什麼飛向遙遠。

上游來的船，依舊張着滿帆的風滑翔而下。白浪被船頭切開像兩把扇子飛舞着，發出噹噹

的苦笑。

忽然「彭！」的一聲，那正驕傲着從上游飛來的帆船，遭到不幸的打擊，船頭立刻衰頹地下沉，巨浪從船頭上跳進來。把舵的人把蓬腳很快的鬆去。布帆從高頭落下，一支孤立的桅子傾斜地站着，像瘦弱的病夫剝去厚重的外衣。船轉身朝着上游，桅子才漸漸地直立，船頭在水面喘息着。

一種悲慘的嘶叫發出了：「划子嘍，划子嘍……」。在船頭上的人跳着，哭泣着，呼號着。像一分鐘前沒有快樂過，七八個人向七八個方向呼救：「救命嘍，划子嘍……」。許多慌張的手把一條粗大的繩索扎好了船頭。窟窿裏吞吐着江水，他們把大盆子，小盆子，尿水出去。那船仍舊漸漸地下沉，下沉。……

「划子嘍，划子嘍……」。叫得更悽慘。船頭上又把許多繩子捆縛着。把布帆也裹上去，像傷兵用綳帶包紮着頭顱一樣。排水的人一忽兒又拋棄了盆子，到船頭上去呼號，把頸項伸縮着，身體也俯仰着。呼號，呼號……風把呼號聲吞沒，飄忽，失去了方向。呼號的聲音不能再發了。只有嚎啕的哭聲，隨江風震盪。

船夫們除了號哭，呼救，不知做些什麼是好了。那站在船尾上擺舵的人，佇立着動也不動，像石像一樣。臉上捲着一團憂鬱的雲，雙手握緊着舵，倘使他一鬆手，船身略偏一下，江水會灌滿船隻，十幾個人的生命，立刻隨着船的下沉，都遭着滅頂的厄運。

船仍漸漸地向下沉去，江面似乎漸漸高起來，那任性的江水，像瘋狗一樣跳上船去。像潑刺的婦人在街頭叫罵。像千軍萬馬向困守的殘卒圍攻。像晃動着銀光的利劍要奪取十個人的性

命。死的威脅，有如一個紅色的光圈在加速度的擴大。船夫像得了軟骨病似的癱瘓，像尺蠖屈伸着佝僂的背脊，向上天祈求……

我們的船依舊艱巨地行進着。大約在那船的下流不到半里路的光景。我們十分清楚的看到那船的毀滅。大家沒有話說，嘴裏不時發出一嘍！」「嘍！」的聲音。我輕輕地推一下坐在旁邊的年，他木然地動也不動。

在許久的沉默中，我向梢公丟去一個眼色，他只是搖頭。前面的幾隻木船，同樣不管閒事似的默默地前進。像沒有看到這命運沒落的船一樣。

嘉陵江上不知有多少遭不幸的船隻如這木船的失去拯救而沉沒。我們船上的梢公，蹙眉搖頭向遠方嘆息，他又繼續詛咒：「你媽嘍，老子不要命嘍，嘍，嘍……」。

風迎面撲來，船頭被浪打擊着，洪隆，狂浪的響着，前進一寸，也是艱事。竹筏的繩纜拉得弓弦一樣直。趕上半里路去營救那垂亡的船是妄想，是絕對不可能。

那垂亡的船隻，下沉下沉，……江水跳過船舷撲向顫慄的身體，有如白象伸長捲曲的鼻子，要抓取他們的生命。把舵的人，依舊站在船尾，還是那樣鎮靜，指揮着把載着的什物拋向江中。

一隻兩隻三隻……輕捷如飛燕的小划子，從上游掠水而來。雙槳如銀翼打着水面。最初看見僅是遙遠的一個個小小黑點，一朵希望的銀花，就從這小小的黑點上擴大。歡喜有如漁網

盪出水面。那一串小划子，不像航行在水上，彷彿排成一字的雁羣在天空翱翔，箭一樣快，蜻蜒一樣輕。划近那沉沒的船隻時，並不減少他原來的速度，飛快的從那船旁擦過去了，一隻兩隻……繼續向下流划去，我的希望打碎了；那些輕快的小划子，也是那樣驕傲，我暗暗地憤慨。

大約離開那船有十五六丈，那些小划子，忽地把船尾偏斜一下，船頭立刻轉向上流。一根粗大的繩索，串連着這些小划子。一隻隻像雛燕圍着母親般的圍起來。

遭着災難的船上的那個把舵的人，依舊石像般的默立着……

生命

朋友們在傳說着一樁不平凡的故事。正如從不知何方吹來的風，又吹向不知何方去。這故事已傳遍了江南。故事中的唯一主角，永遠活在人們的嘴上，活在人們的心裏，彷彿傳奇小說裏的劍俠，他有不朽的生命。

俊儀平時穿一件藍布大衫，上面似乎綴着奇異的繁星。在人們神化的傳說裏，那繁星彷彿闪烁着眼睛，含帶着海一般的奧秘。你猜不透他究竟的下落，然而，他不是孫悟空，不是二郎神揚傲，他是平平常常的一個人，很具體的一個人。

他是一個精悍的青年，有結實的身軀，剛毅的性格，一張不輕易說話的嘴。有時他却也有滔滔不絕的雄辯。他的炯炯發光的眼睛，更證實了「雄辯」之不虛。有一天他失蹤了，這多少與他的言論有關。並且傳說他已死了，假使這消息是確實的話，那末他也不一定以死完成了他不

朽的「生命」，死得如他「雄論」中所啟示的美麗而且不朽。那壯烈的一幕，誰也沒有看到，誰也無法描風捉影的想到彷彿若有其事。

我們的大軍向後轉進的時候，許多與俊儀差不多身分的人，都向長江上游疏散，他却在大軍轉移陣地的時候，鎮靜地安排他的任務，準備敵人的來到，獻身與祖國。

火，在離他的村莊二三十里外猖獗地跳躍，漸漸地漫延開去……，但敵人並沒有來到他的村莊。他在警戒和斥候中過了一個冬天。附近村莊上沒有離去的人們，在他的領導中都有了自衛的意志，自衛的決心和自衛的能力。他的思想，由於他的雄論已植根在人們的心裏，這思想的種子人們的心裏開花結果，個個都變成了「俊儀」。個個都有着不朽的「生命」的嚮往。他到處傳教似的說着不朽的「生命」的哲學。

他說：「生命是有限的。每個人都有限制的壽命，都有限制的壽命所決定可能完成的若干工作，但生命中又不能沒有轉移與浪費。而多數人們又不能始終守着一個生命的想念直到完成不朽的境界。」

「當人饑餓的時候，充饑的食料便是他追求的生命。當人們貧困的時候，財富便是他追求的生命，當覺得春的寂寞，愛情便是那時所追求的生命，一切生命，爲人們所追求而滿足。因爲有了滿足又有新的生命的追求。人永遠追求着生命的充實，又永遠有着新的空虛。但是我們應該有着不朽的「生命」的追求，那便是我們應該永遠生活在祖國自由的懷抱裏。這土地是我們祖先遺傳下來的。我們愛護它，我們要讓他永遠載着自由的天空，現在！……」

他說到這裏，握緊了拳頭，憤慨地沉默一下，聽他說話的人也很費勁的。

「現在春天來了，這土地上的草木沒有忘記吐綠，撒一把種子自然會茁長植物的幼苗，這是我們的土地呵，是祖先給我們留下的土地。我們沒有築起鞏固的銅壁，多少年來從沒有人闖到這土地上踐踏一棵小草。可是闖進來的人，已在遠遠近近放起火來了。……」

這樣說着，已够激動一個委屈者的憤慨了。他還是滔滔他說下去。

我們要保衛祖國。像古代的民族英雄，壯烈犧牲，完成不朽的一生命！……」

於是民族英雄的憧憬，像祖國的紅色旌旗，飄揚在許多鄉民的心上，伊儀便是這旌旗的行列的領導者。

伊儀組織了壯丁自衛隊，常在深夜襲擊敵人破壞交通，把敵方的行動報告遠在百里外的國軍。

在一次會攻敵人的前夜，他把許多機密，交給了他的一個同志。那是一個風雨淒淒的深夜。他說：「我的死，是這次勝利的前奏，我已值得這樣做。」

他這次率領一百多英勇的同志襲擊敵人，完全成功了，可是他的臉影再也不見了。在火藥庫的附近，檢得他的衣服的碎片，在一片廢墟上，只有模糊的血痕……

打出我們的窗

像煤窟，像墓穴，像土窟，像防空洞——籠罩着黑暗的巨網，沒有陽光，沒有流動的空氣。

一個巖壁環成的穹窿。

在這裏，不見日月星辰，許許多多人，昏昏沉沉地酣睡着，鼾聲如牛一樣的拉長而且沉重，肺腑裏儘是些陳腐的陰濕的氣息。

終於，有些人蘇醒了，開始在暗地裏詛咒。

於是，這地窟裏有了擾攘。

誰知是午夜還是黎明，時間終古那樣流過去。

地窟的邊緣是遼闊的，相同沒有星辰的黑夜，伸手不見五指，誰測得這穹窿有多大？地上陰濕而泥濘，有彷彿碎瓷擊撞的水聲。那是一泓死水，噴出窒息的惡臭。

在裏面的人，感到煩躁，不安。紛紛的諍譁，有如驟雨來到的山谷。

「在這地方，我的呼吸，如同「鐵肺人」一樣困難，空氣濃得像墨油一樣凝滯，哦，這膠質的空氣。」這是坐在一堆人裏邊的瘦長個子說的。他是個讀書人。

「我的臂力，和牯牛一樣巨大，我們應該要有所作爲。」靠着那瘦子的一個矮胖的身材的青年，結實的拳頭，和手掌磨擦着，顯得不安的樣子，他也像是個讀書人。

「我的血液像馬達噴射的汽油，脈搏和機器一樣的激動，辨不出一分鐘有幾百次跳動，嚇！」

讓我家……」那穿著工裝的人，站起來了。

「他媽的，我的斧頭！」說話的是個木匠。他摸索着，像瞎子一樣撞到一個礦工身上去了。「幹嗎像木樁一樣釘在這兒！」

「讓咱們也用這傢伙打出去！」礦工舉起他的鐵，把撞到身上來的木匠推開去。

「我不能忍耐了，我煩悶，我憂鬱……」又是一個憔悴的書生在人堆裏呻吟。

坐在旁邊的一個壯碩的莊稼漢，聽得不耐煩的說：「先生，這時候你還在做文章嗎？我們要想活下去呵，咱有的是鋤頭，鐵耙，用鐵是不行的呵！」那語調像是憤慨又像是惋惜。

「打出去！突破這黑暗的圈子！」許多人站起來了：「捶碎牠，把那緊裹着的一切束縛！」

「先扯去蒙住我們眼睛的黑紗！」

「打出我們的窗！」

「我們需要光明！」這句話從來沒人喊過。那是一股在黑暗裏動盪着的人頭的波浪。勢頭更激烈了。齊聲的喊着：

「我們需要光明！」

「我們死，也得死在光明裏。」

「對呵，死也得死在光明裏。我們來鑿開生命的窗，拚命的打呵……！」

鐵、斧、鐵錘、鐵鎚、鋤頭和鐵耙，還有原始的武器，木棍石斧之類，向穹窿的巖壁挖着，鏗着，鏗擊着，鏗着，鏗着，迸裂着火星……火星。一片金屬與巖壁抵抗的聲音吞沒了喧

鬧。

那粗大的胳膊舉起月牙形的鐵在巖壁上鋤着，火星猶如金色的流星旋轉飛舞，瞬息間，那火星消失了。沉重的聲音，如鋼琴上的幾個最高音的音鍵同時叩着，鶴嘴鋤輕快的起落在堅硬的巖壁上，火星伴着石沫飛濺着，那闊斧劈向石壁的銳利的聲音，像尖針刺着耳膜。

千顆萬顆的火星，雖然只有一閃的光芒，却在這微弱的光芒裏，識得了彼此慘白的臉。

「再鑿呵，再用力的揮擊呵，爲了追求光明而犧牲是光榮的，神聖的。」那瘦長的書生，一邊鋤着一邊那樣喊着。他流着汗，他感到疲勞的欣慰。

「讓我們打出了窗再來講話！」礦工停一下手。抹去了額上的汗說着，他又高高的舉起沉重的鐵。

漆黑的穹窿，因爲火星的閃亮，已顯出許多物件的輪廓，終於，他們取得了火。
火！火！火！

燃燒着木棒，燃燒着草秸，把可以燃燒的東西聚集攏來，使這一個光源永遠繼續下去。

「在黑暗中，我們用生命與血滴換得的這寶貝，讓我們來頌讚它——這光明。」

許多人都停下了正在做着的工作。向火堆跑來，許多人圍住了這火堆跳躍起來。有些讀書人在火光裏寫着：「光明的禮讚。」然而他被更大的黑暗包圍着，是十分矇昧的。

黑暗中偶爾獲得的光明是不能長久的，那火光又漸漸地萎頹下去。許多人恐怖着黑暗又將襲來，他們已經覺得需要追求永恆的光明而且真正的光明。

「我們集中在一處，向同一個方向打過去，即使這穹窿如山一般籠罩着我們，我們要鑿出一條隧道，達到光明的世界。」這是那位瘦長的書生的提議。他舉起手裏的器具，指示着一處

四陷的地方：「向這裏開闢過去罷。」

這話首先得到那個礦工的贊同，大家相信書生說的話也有相當道理，而且他們更信任礦工的結實的胳膊和他手裏的大鉞。

那火堆漸漸地熄滅了。

一條通到光明的大隧道，開始在這羣黑暗裏摸索着的人們的手裏開闢着。他們信仰他們所開闢的是一條真理的道路，雖然有許多人跌倒在這真理的道路上。有許許多人在開闢這通到光明的隧道的過程中死亡了。而那些正在開闢的人們，因同伴的死亡，更感到自己肩頭的沉重。

他們，還在開闢着通到光明的大隧道。

他們，還在開闢着……開闢着……

莊 家

我不知鑼聲起自何方，

有如急雨敲擊着玻璃。

農民車水，脚似飛輪轉動；

彷彿裹入狂風捲起的沙漠。

我不知鑼聲起自何方，

有如杜鵑夜哭的悲傷。

田賦雜稅，壓碎勞苦的肩膀；
彷彿斷頭臺的利刃加上頸項。

——鑼聲

六年前，一個大旱的暑天，我沿著運河的直塘路，從城市歸家。我吟着上面的詩句，從垂死的河流上跨過，河底像老年人凍裂的皮膚，石橋跨在乾涸的河上，楊柳飄着刷刷的乾澀的聲音，樹木枯得砍下來當柴燒……

江南的湖沼，蓄水一天天淺下去，成千成萬車水的筒管，一步步向河心移。湖底露出千百年前陷落的石板路，三萬六千頃的大湖，變成許多大水塘。湖邊發掘出被人遺忘的枯井。

黃秧在石板似的田裏焦了頭，犁頭在乾泥上摩擦着發響。鞭子趕着牛背上，迸出焦灼的星火，到晚上閃電相同銀蛇一般在西天閃爍。明天又是一個好太陽。彷彿張開血盆大口，把湖水喝乾。

鑼聲，四面八方在號哭似的敲響，一批憂鬱的農夫，走向湖邊，走向河邊，走向田邊。聽第二次鑼聲，踏上水車，鞭子急急的在牛背上答打着。那車筒吮吸着湖水，相同羸弱的孩子喋吸着乾癟的乳房。

× × ×

別說江南的莊稼吧，讓我贊美山國淳樸剝實的農夫。他們在山石上，憑着一層薄濛的風化土，散播下種籽，青綠的葛藤，依着竹棚攀扶上去，便成了一座濃綠的蔭架。

菜田裏，坐着一大球肥碩的果實。飛滿銀翅的小蝴蝶，彷彿搖動千百把扇子。小白兔循着山畔走去，躲在白菜的旁邊，蝴蝶輕輕的撲下，似乎想棲在白兔的耳尖，麻花的老母雞，拖着一羣檸檬色的小雛，徘徊在田邊。

我緩緩地走着，沉沒在詩的酒杯裏。

小溪裏的流水，不知說些什麼話，在琤琤淙淙地流去。兩岸密密的竹筴，像千古不散的濃煙，這濃煙漫延開去。宛似幽谷裏爬出的綠色大毛蟲，載着麥稻涼帽的旅人，彷彿是這毛蟲的眼睛。我佇立在一羣農夫正忙着插秧的田邊。一束束禾苗，相同藍天的星星，散步在田畝上，農夫彎着背脊把一束束禾苗分插着，像在廣大的原稿紙上填滿一個個空格。他們忠實的侍奉着田畝，把禾苗插滿每一個田角，蛙聲叫落了汗點，赭黑色的雙膝，埋在溽熱的泥水裏，鼻子嗅着肥料的芬芳。

眼看著一塊塊田畝都插滿了，他們是疲憊而健康的，臂膀在陽光裏泛出新鋼的顏色，一管煙，把一切沉重消散了，我熱烈的愛著他們，我要用慰問的手去撫摸他們壯碩的肩膀，用力的捶着他們的背脊。他們的背痛和腰酸會即時消失。但他們毫不覺得困倦，他們荷着犁鋤歸去了，還帶走一串歌聲，田畝上徬徨着我慰問的眼睛，農夫的行列已遠去了，那走在最末的背影，也將遮蔽在玉蜀黍的帳幕裏。

寂寞的田畝上，只留下我的幻想，動蕩在垂幕的裙邊，我幻覺站在農夫的行列裏。我向自己挪揄：一切的慰問與同情，相比農夫的一滴汗是無聲的。我把這些文字綴滿三張原稿紙，比較那田間的一株禾苗，多麼無謂呵。

我仍緩緩地走着，我仍沉沒在詩的酒盃裏，我却沉重的負着不安。雖說我陶醉了，陶醉在山國五月的鄉村，但我是從江南走來的，從江南的鄉村裏走來的；我熟悉江南泥土的氣息，我記憶着往時的鑼聲……

江南也是插秧的季節了，我却駛着山國濃重的雨天。

星

我希望許多友人，
在另一片星空下，
看到了這篇文章；
憑着淡淡的記憶——
汲取一些兒溫暖。

——序

我需要一隻花籃，把繁星給我的記憶的花朵，襯托生命的綠葉，鮮明的描繪出我的前身，我將醉心地欣賞而歌誦，使我在回憶中再次的生活。——如往昔，在晚上。

——引本文末節

當星空如樓的夜裏，我最愛別人講航海的故事；少年的時候是如此，現在還有些如此。我覺得一部分神奇的事務，已不會引起我十分驚訝，像十五六歲時候一樣。我聽說着航海的故事，看着縱橫參差的星羣：那深夜的海中，也像深夜的天空，並且分不出天和海，許多星漏在海水

裏，海裏的船隻却不能行駛在天空，相同一片片白雲浮游在星座中間。

一位著名的地理學家，曾經這樣對我說過，他主張教孩子，先教他們認識天上的星，她怎樣的在無際的天空中運行。——稍稍懂得一些天文地理常識的人。都知道是地球自轉而不是星座在移動，彷彿坐在輪船或汽車裏，當開動時，只覺得河岸、街道、向後脫落；那時，窗外的雨打斜着，箭一般的迎面射來，事實確是舟車中人的錯誤。由於認識了天上星座的位置，明白四季星的變化，便知道地球在天空裏旋轉游泳，和一條金魚在廣大無比的金魚缸裏一樣。那些星星，是行程中的路碑。黃昏時天河橫過頭頂，就是炎夏的標記。

我八九歲的時候，看見社戲中花旦的衣服，華麗晶瑩，有許多發光的小星在上面閃爍；我幻想着倘使有天空那樣美麗的錦繡拿來做衣裳，那一個皇帝的龍袍會比得上呢？星空像海水一樣澄碧。若有一些雲彩，更加深沉，絢爛，我長大了，才曉得這是不可能的幻想。繼而我希望得到星的知識，把大人所講許多星的故事，神話；蒼蠅在隱海裏飛旋：「倘使站在高山上，不是可以看得正確些嗎？」有人說在泰山頂上，看見星像一隻隻茄子掛在天空，還有五隻角呢！有誰看見過她嗎？總該有一天會落下一顆到地面上來吧？一個老人說：「一顆小星掉下來，有三畝三分田那麼呢！」真有掉下來過的嗎？掉在那裏呢？離開我的家有多少遠呢？聽說那不過是天上掉下來的一塊大青石，沒有光，沒有五隻角。我看見銀星劃破了黑漆大門似的天際，疾馳向遠遠的海邊。我想那或許是三畝三分田的一塊大青石落到海裏邊去了，恰巧掉下的那地方，有一隻歸帆，倘使那船隻被流星壓碎了呢？不要累得家裏的人永遠的期待而不能得見嗎？有人說那流星還會漏到棺材裏去。天上有一顆流星，地上就有一个人死亡。夏之夜空，流星有

婚梭子般忽來忽去，因此，我怕看流星，尤其同伴或親戚有疾病的時候，深怕一顆殞星，徵兆在誰的身上。

彗星是什麼樣子呢？俗說便是掃帚星，後面曳着長尾像一把掃帚。那是一種可怕的星宿。十幾年前，我家隔壁的一個九十多歲的老婆婆，她對我說：「掃帚星出現，天下就要大亂；長毛造反那一年，親眼看見掃星在屋旁的那棵棗樹的頭頂，那年米價漲到十四個銅錢一升。豆腐一個銅錢一塊，大家說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於是把金銀元寶，用裹頭裝起來埋藏在地窟裏，長毛來了，一串珍珠還換不到一斗白米；……掃帚星一出現，就沒有太平日子了。」那時不管天下亂不亂，沒有看見掃帚星，總有不滿足的感覺。

躺在母親懷裏，聽講星的故事，直到做夢在樹林裏捉火螢，那是快活不過的，和許多幼伴各自指定一顆星象徵自己也很有趣。把星座隨着創造那像狗像貓像兔子都可以。倘不在母親的身畔，除了玩具和星，再沒有什麼使我安慰了。

如今，我看到星就想到離別，並不是因為讀了杜甫的「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晚上，在靜僻的林間散步，我記得一塊塊石上往時曾伴誰同坐，抬頭看見兩顆星，從這棵樹頂爬到那棵，好像追逐嬉戲，或者從小窗口望出去。峽谷裏有一顆剛剛升起來的星，我記得同誰憑窗夜話過若干時候。我所熟悉的幾顆星，最初是誰教我認識的？家鄉的一座塔，一共十三層，看着星一級級爬下去，也會指着一顆星在什麼方位。我在長橋塢畔等待一位朋友。在池邊聽四野虫聲，摘一片葉子，任風飄去，星在水中蕩漾，葉在水中蕩漾，葉子飄到星畔，彷彿是一隻小船。把小石子投去，一串串珠子似的星光，在漪漣上移動細小的脚步。恰巧擲在星上，星光便在水

上用銀筆劃一個十字，又變成了無數條小銀蛇，向草間亂竄……！這一切已成舊夢。許多朋友，散佈在遠遠的星空下，使我的奔馳的想念分外疲乏，我並且是個「留連光景」的人，無奈地把蘇東坡的兩句詞來藉以自慰罷，「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因而偶或有顆星，撥動我的記憶，就有「傷感的調子，彈自心琴，」——一滴淚，從眼角逃亡。「友人所寫的詩句，由于星的啟示，一行行串連起來：「夜凸着腹，充滿了歌唱。」我像瘋狂的女郎「把叛逆的黑髮，不經意的一撒。」看着穹窿上那「遙遠的孤星，棲息在淺灘似的白雲邊，」怎麼不潸潸淚下？

（註）。

對於那像珍珠鑲嵌在碧藍的玉塊上的星空，我牽連的拉起了許多往事，相同于漁夫在大海上撒下黑色的大網，越拖越覺沉重，網到了許多憂鬱，興奮，眷戀，沉醉，悼喪，我諦聽漸漸灑灑掉下海去的水滴，完全和響在心中的雨聲相似。繁星也會給我少許安慰，但是，我的心，是一片瘦瘠的土地，我的所有，盡是些悲哀的肥料，偶然也開了幾朵銀灰色的小花。我不能強求以紅色的肥料，灌溉出一朵妍艷的玫瑰。

我需要一隻花籃，把繁星給我的記憶的花朵，襯托生命的綠葉，鮮明地描繪出我的體身。我將醉心地欣賞而歌誦。使我在回憶中再次的生活。——如往昔，至晚上。

註：本節括號內，是引用冠華，積慶，沙帶，尸民等友人的詩句，「傷感的調子，彈自心琴」，是冠華所作，冠華於前年（廿八年）七月病逝於小龍坎。在晚上我徘徊於淡淡的星光下，常背誦他的旅程詩集中的幾首，不禁有「傷感的調子，彈自心琴」似的。

大海

有一點點蒼涼，當西天一抹橙黃漸漸變紅變紫的雲，漸漸地被四起如山巒的暮靄圍攏來，那本是像海水鍍金的一片藍天，驀地像潮退似的露出一個個島來，那島漸漸擴大，海變得更小了，而且，疑是遠山的晚雲，逼得這海成爲湖泊；好像有幾點紫色的歸帆在向着一個港灣直駛，彷彿載我多年未見的遠方客來着，然而這湖泊竟漸漸縮小成了池沼，像有幾頭鷺鳥和鵝在那裏游泳跋涉，這該是牠們歸去的時候了。

一行雁映着薄的霞光飛過——一瞬間，那池沼又變了侷促的江流，只是一線彷彿從高山投視下所看到的江流，在江流的尾閘，我總還想像到那裏的大海。

當我在夕陽滿樓，憑依樓西的危欄佇立，我並沒有什麼事物需要我去思索，但是，我想着許許多多可以不想的事物，而且，它迅速的更換，活潑的跳躍……我遊戲着思想，它又給我憂鬱和喜悅，彷彿我與它彼此有些相愛，又有些淘氣，並且，越是相愛越是淘氣，有時它竟使我窒息得想哭，感動得想流淚，愉快得想跳躍。一轉念，那使我窒息，感動，愉快……的核子，好像一個松鼠從肩膀上滑落，逃遁了沒處找尋，不久，它仍舊會來的，還是原先的那副道貌，也許更端莊一些像和我計較，我和它的糾葛，是永遠不能解脫的。

現在是星空如樓的初更時候，黃昏已在青燈裏燒盡。下弦月遲遲的沒有升起，她——月亮——給我一些期待；東山先是把天空舔得薄了些，撕裂一線，又拉得長長的，如一條輕羅，她還不出來，不知是推車的疲倦了，還是沒有掌燈者所以迷失了路途？一顆顆明星，是她的指

路碑，航海者的智慧她不會沒有，我想到她應該有一隻指南針，是呵，天上的道路，比蛛網還縹緲，人們到三岔路口就要哭泣着回頭；沒有指南針怎麼行呢？我每次在黑夜裏摸索，也沒有宿到破廟裏去的事實，就說是破廟。姑且當作歸宿罷。我差不多隨處能够適合，而且，隨處充滿我的喜歡，我却不能使鬱鬱於一時煩惱的人，超越他的雨季，喜悅不是能總授與的，正如理智不能灌籬獷野的驃騎一樣。

每當我有所期待的時候，常翻開一頁頁記憶；就說我今晚期待着月亮隱，也想到了許多人對我所說的愛好。

雖然黃昏是白晝的沒落，
接着便是那黑暗的遠夜，
但我最愛她的一撮沉默，
所以喜歡季節裏的秋天。

這是一個愛黃昏愛海的朋友說的，而比較黃昏，我是更愛黎明，我愛一切給予我啟示的時刻。我怪愛那閉上眼睛所佈置的世界，什麼也由我的創造。黃昏，我借着她的片刻靜穆，生活在那個由我創造的世界裏，說道我是個夢幻的愛好者呢？却誰也有過那一份喜悅的。

月亮終於撥開幾百頭綿羊似的雲層鑽出來了，她看着我，像能給我一些我所需要的，我決不向她討取金錢，我也不向她要求一頂桂冠；我向她要一個「海」，是的，「海」！

風颯颯的響了，竹葉沙沙的抖擻着。離開我不遠的地方，有一叢樹林，在不安的擾攘；牠們不動則已，一動再也停不下來。一叢叢雲層，霎那間不知去向，星也給風刮走了。於是我被

寒風逼迫着走進小房，窗櫺上一抹銀粉似的月光，天却更顯得厚重了。

月亮真的給了我一個海！

風沒有停，這怪天氣，房屋也被風搖撼得戰抖，這一間侷促的小房，像要在海中傾覆的扁舟。竹葉擊拍着彷彿洒着海水的泡沫；呼嘯在林梢的聲音，不像大風掃過海艦的桅杆嗎？窗外——海景儼然呢；湛藍的波浪，無邊無際……可惜缺少那潮汐的徵兆，風還太小了些。

沒有到過海上去的人，總不能把在湖上的經驗，擴大成海上的經驗。我常在朋友的談話中，搜索海的形像；不說「想像」有着限度，那是多半錯誤得可笑的。我也曾夢過沙漠夢過海，甚至我夢過冰山，還從冰山的玻璃似的峯頂墜下來，這些夢中的經驗，相同於撈起水中的月亮，折取鏡中的鮮花一樣荒唐，以超出經驗的想像，冒險的探測海的幽遠，或者也得着從冰山降落的遭遇吧？

今夜，我却彷彿是在海上了；山上的燈和天上的星分不清，像是港灣裏的漁火。一簇簇星座，像艙艙的窗扉著亮眼，海上也有着陸地上一樣繁密的道路。我忐忑地探首窗外找尋燈塔？我不知向那一個方向航去。

我想念海呵，海！甚至一旦潤濕在海水裏溼沒了生命亦所情願。從此我有了碧藍的夢境，身軀有如隨着波濤顛簸，起落……爲海波激宕在巖石上撞個粉碎，隨着泡沫向四處分散了海的一個細胞，我啊，將與海永恆的存在！

碕樓居

這裏，四壁的窗，像鏡架佈置在適中的地方。黃土牆如陳年的粉畫紙，古雅典致，因久經風溼龜裂而成細密的花紋，彷彿是雪花的圖案，剝落的泥土，常因我的心境不同，幻現着各式各樣的形象。

脫去文明的大氅，置身於此，設想這是草原牧人的古堡。或中古騎士的幽居，或往昔隱士的別業，自己便親切的領會牧人或騎士和隱者的生涯了。

並不覺得淒涼，窗外有羣鳥諠譁，松濤澎湃，常有一串叮囀的馬鈴走過石板路，儘帶些無邊的遐想。那馬鈴聲漸漸的遠去，却彷彿還響在我底心中，和着一陣陣風聲起落。

在深夜，我對着一盞油燈看「春秋」。

幾個稔熟的歸客的足音，近了……又遠了。月亮在窗外靜靜地打扮夜的裝束，她走下憔悴的窗櫺又輕輕滑落，好像邀我到林藪去逛逛，我總是踏着自己的影子把門按上。門環望着我的背影溶入那柔和的波浪，我懷念着碼頭，彷彿還有一個我，在那兒把「春秋」一頁一頁地翻過去。

我來這裏居住，快滿一年了。四季在窗外換着不同的模樣，在同一個季節，它的風，雨，陰，晴，晨，昏，晝，夜，都不一樣，就像一個人的容顏，今天的笑不同於昨天。明天更有新的面目。我愛春天的熱鬧，也愛秋天的清靜，夏夜滿樓的風雨，固使我永不能忘，冬晨道路上的霜跡，也教人忖度行人的匆匆阿。有些從沒有接談一句話的過客，在幾次邂逅中，便攤給我一個雋永的故事。我，何嘗不也在點綴別人的記憶呢？像彼此演着看着一幕沒言語的戲劇，悲哀的情緒交流。我沒有看到一樁事如詩人想像中的那樣單純。

我有時也寫寫詩，用那些形容詞把許多事物裝飾得美麗無比。

「唉，我爲什麼不生在形容詞的時代呢？我爲什麼不再能寫滿銀的眼淚，月尾的孔雀，雄辯的死，黑奴而塗星的夜呢？」這話史密士已說過了。我覺得許多形容詞已磨去了鋒芒的棱角，那是使用得疲倦死了的，我已懶得去收拾那些骷髏——那些將要成爲化石的骷髏。

我却還繼續讓情感與智慧昇華，我自愧寒槍，懷苦的寫下：

我可說是靈感的虐待者：

刻意的雕琢和渲染，

豈忍作文藝的成衣匠，

把她束縛，彎曲和剝削？

我願她如蓓蕾的發育呵，

爲她蓋造溫暖的花房。

我是低能的花匠，摸索多年了，也許我的企盼過於急切，以致拉斷了勒馬的繩索，連人帶馬墮入深淵而不能自拔。常焦慮的對鏡察視黑髮裏的銀絲。笑過分的做作，自討苦吃，我拘謹的檢點一篇文章或一首詩的一字一句，在推敲裏忘記譙樓打鐘的數次，於是我感到：

未成的詩篇，無比的美麗，

苦惱這生活有如開水般乏味，

常我遺染着那跳躍的思想，

讓它醞釀發酵如葡萄酒的馨香。

我嚴肅地寫作，正如我認真地生活。一株松苗在峭壁的巖石裏伸下了樹根，雖然因為沒有養料而枯瘦，但是，並不頹傷，消極。許是山風激勵了我，使我底胸臆空曠，遼闊。我那靈感的結晶——詩歌和文章——願他有如泉水般湧出，流響了溪澗，流入了江河，直流去千里路長。我有時却也痛苦於情感的橫溢：一聲鳥啼，引起我一串淚落，讓人們笑我是狂狷的野夫鶴，我爲着有些人們的過分的聰敏而哭泣：

我從沒有以爲人生是個謊，

投給事物以冰冷的視線。

我毫不怨懟的接受人們的菲薄。（誰能掀去那人們之間的隔膜？）而山石野花，松竹風月，似乎物我有情。我常推開窗，看月亮從前窗轉到後窗，風來去在松竹之間，徹夜幽靜的清泉，滑流過石上，洗滌我的影子，把我的歌聲，隨着淙淙的水聲響到遙遠。

在我孤獨的生萍裏，也曾有過向壁獨語的時候，我用那彷彿對朋友訴說的口吻向己訴說，我同樣的感到溫暖，還比較：「今天天氣哈哈！」好得多了。

我起來得極早，有些人會以為我昨夜沒有睡覺，是還沒有完全醒去，其實我只隨意的醒。

宅邊一叢修竹，一片高聳的像烏雲似的柏林，一灣汨汨的溪水，教你不忍貪婪睡眠。一早起，修竹叢裏麻雀吱吱喳喳的吵鬧，雨聲散佈空谷中似的沙沙作響；遠遠的高樹上，杜鵑的啼聲在一起一落，我再也不想睡去，那時，溪水的流響，消失了溫存，愉快，親切的聲調，像一响有着欣悅的顏色和黃鶯般清脆的歌音的幼女，忽而掩臉啜泣嗚咽起來了；往時的愉快神色，不曉得那裏去了。這悲愴的弦子一經彈撥，就覺風雨在哭泣，溪水在嗚咽，竹葉在嘆息，樹林在憂鬱，山岳沈默着，宇宙是一隻極大極大的悲哀的籠子。

我不常在深夜清醒，不常在黃昏徘徊在回憶的圈子，縱然我不是不喜歡在過去的歲月裏兜圈子的人，那沉澱在心坎裏，教人眷戀，憎惡，憤怒，憤慨，……的往事，一樁樁檢出來評價，欣賞，體驗，懺悔，……却也不由得作起兒女之態了，但從不去計較個己的得失；爲人們擔負許多重量，反覺自己所有的是十分輕鬆了。

多起身以後，許多窒息，凝滯，過重的膠結在心上的焦慮隱遁了，彷彿完全融匿在被窩裏。輕輕的曉風迎着我，和第一個向我祝福早安的朋友一樣使我喜悅，我的胸部立刻像灌滿了氣，身軀減少了許多重量，動作敏捷得彷彿急於赴宴，恐怕延遲一刻，便找不着晨曦的過客。

首先來到世界上的人多麼有趣；——早起給予人的奇異的光彩已這般瑰麗，第一眼看到的峯巒，好像特別鮮艷。昨夜寄宿在山巒的雪霞，已經起旋向遼闊的海面駛去，那峯頂好像鳥嶼，雲霧有如大海，撥不開的白浪，把樹帶隨意的造型，瞬息千變的襟襟吞吐……漸漸推出了

可是這寂寞得可愛的日子沒有多少了，彷彿窮困的人對於所有的財產，他的珍惜的情懷，比較富翁愛他記憶裏的數字是不同的。

現在，只要有一陣風吹來，我對於彌樓的脊戀，便會落下記憶的池塘——成爲記憶中的一葉。我將帶着陳年的堆積，回首夕陽中彌樓的身影；我將帶着它的重負而去……。

曙

彷彿絳色的藤曼，
牽去了我底睡眠；
嬌美的翡翠夢華，
像沙鷗消失海邊。

看天空疏落的銀星，
如白帆倚霞岸飄航；
我迎接燦爛的金車，
向東方飲一口清涼。

山嶺的高樹，我才辨出往時給我的印象。

那曠野在時刻浮動，有時簡直是躍動，像波浪一樣起伏。天空的顏色，千變萬化，像一支大大的采筆，塗上了各種的顏色；一抹銀藍，一抹翠綠，攪和一抹殷紅，如絲絹交織着，如霓虹燈閃亮着，如噴泉發散着，如飄忽的長虹隱現着，普藍和檸檬，在想像的調色盤裏剛剛磨和，姹紫錯雜着妍紅，又在藍靛背後烘托出來了；好像一個雄辯者霸佔東方半邊天空，灰色高房子已爲他渲染，樹林，茅舍，碉堡，巖石，江水，……！都給噴上緋紅，誇張着雲那間便是永恆；可是，彷彿箭的行踪那樣快，代替這種顏色的是五彩的大混淆，有如交響樂繁密而有幽美的節奏，沒有一個畫家不驚嘆這顏色的高貴，相同音樂家聽到絕妙的天籟而沉醉。似乎一切色彩可以抹上「曙光」的畫幅，一切色彩都顯得表現的無能——畫面給人的是形象和顏色，缺乏着靈光，缺乏那滲透生命的水晶的靈光。我留神他的變化，我的精靈和這景象化合了，忽然，一派曙光，把我的智慧的窗子衝開。

我溶解在曙光的籠罩裏，消失在浮動的青霧裏，消失在瑣屑的鳥鳴和寥落的蛙鼓間……；像水草在波浪裏輕漾，輕漾，像蝴蝶翩跹在廣大無邊的天空，像金魚游泳在琥珀的水缸中，我忽而想到太古當年，洪水從天上傾倒下來，從那大幅的錦霞幃幔裏。

我沒有看見過珊瑚島，想像牠和我看到的大野一樣。疏疏密密的圓頭樹，給曉霞反映成紅藍黃綠斑斕的繡被。那山圍彷彿是一張古琴曉風用纖指輕輕地彈過去，樹木村落和突出的巖石，有如許多不同顏色的鍵子，林藪送出的悠揚的音韻和不知何處來的流水聲交奏着，並有許多鳴禽，相逢高歌，孔雀也許要張開牠的長尾巴像一把掌扇似的豎起來和這音韻頡頏吧？一切美

麗的形態，相比拂曉的音響都等於無聲呵。

，四圍山巒遠近近的環境擁擠，好像畫屏簇擁在四周，一條涓涓的江流在腳邊走過，清風送着白帆飄去，緋色的雲，從天空擇落在江水上，他在變，變，變……他的重量漸漸消失……騰向更高的高空，太陽沒有升起呢，那高空的雲，首先得到他的照拂，像油池在燃燒了，火球隨風滾過山去，一排排雲又凝聚成一片沙灘，像千萬匹紅鬃馬在沙原上疾馳，轟然散開去衝向遙遠的城堡；那沙原却又變得像淺藍色的湖沼了。

哦，一個大大的紅燈籠在山脊的樹林中開學起來了，好像一個旅人沿着山崗趨起，那是一個奇蹟，我幾次看着他，看着他……他一躍便到白茫茫的銀幕似的天空裏去了，我默禱似的垂下眼簾，網膜上印着一個燦爛的雲紋。我轉過身軀，看見長長的許多陰影，斜臥在地面。

那太陽升起的方向，再不許人們正視，陽光如金箭般射過來，滿天的潑翻紅墨水似的絢爛的顏色，有如玫瑰酒一樣使人陶醉。草尖的露水，晶瑩得有如神女的珠環，恰似千萬隻迎着陽光的小眼睛，織成了一道七色長虹。沐浴在青霧裏的野花，在愉快的顫動……

一個銀色的晚上

x x x x x x

偉大的自然從沒有吝嗇——

給予人所以無限的愛護：

在花裏可看出它的技巧，

不僅是美麗芬芳和嬌嫩。

鴨子般的人們總是多數，
簾外的芙蓉彷彿是棄婦。
江上一撤清風颯去白帆，
誰把它點綴智慧的珍珠？

那眼淚許是自然的創造，
從峯頂幽谷海岸和江潮……
那笑渦般唇秋波的旋律，
是妖蝶牡丹金魚的窈窕。

像大海你有無比的容納：
神秘的胸中黑髮的稠密。
你跟隨我和紳士底手杖，
鼓勵我吹那親切的喇叭。

許多極巧的「鏡頭」總不是「開麥拉」——Camera——所能控制的；「斯開取」也沒法把它留在白紙上。一個幽美的印象，常常具備着色彩、情調、意境，還有玄妙的所謂神韻。用照相、繪畫、詩和散文來攝取、描寫，或配着音樂舞蹈等種種藝術來表現那瞬息的難以捉摸的時空，彷彿是用飛機、大炮，坦克車，機關槍，手榴彈，種種武器去攻擊那海上蜃樓，同樣要一無收獲的全軍覆沒在大海上，只有望洋興嘆而已。大自然用它深博無涯的溺愛，把我們浸淫在它的柔波裏，許多追逐價值與黃金的人們把它遺忘了，並且永遠的遺忘了直到他兩腿挺直，慷慨的捨棄了一切的時候，却又要像皈依似的躺在自然的懷抱裏，用青青的草蓋在身軀！

只要你曉得自然如何的愛你，你便有福了，彷彿你虔誠的祈禱或懺悔，上帝便給你幸福或赦免。它從沒有一次向人們邀請，只要你去接觸它，便緊緊的擁抱你，在你的心坎裏開出一枝芷蘭，你的周圍便永遠裹着芳香，有一種自覺的靈光籠罩着，你的慧眼所接觸處，巖石會展開千萬朵白蓮。

一個傍晚，從我的住所走到江邊去，這一條大路，雖然只有兩里，却常要走盡黃昏最好的時刻，到那湍湍的水鬧的石灘上已是一江銀月的時辰。我只好揀着那有月亮的晚上去享受一次沉醉，那是很難得的機會。下一次月圓的時候，我却在一個陌生的古城上徘徊了。每當景色挑剔我底思慮時，我便低吟着：「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我居然在這個市鎮上逗留了八百多天我對於這裏還沒有一絲厭倦啊。東面一個山峽，西面一個山峽，太陽起得遲落得早，彷彿慈母對於孩子的一點苦心：「多睡一忽啊，我的乖乖」。這個市鎮太好了，人口逐漸增加了，房屋趕造得那樣迅速，你一不去留意，便會驚覺那些新房

子是在人們不留意的晚上，偷偷地撒置在那裏的。

沉醉於江景朦朧的，似乎只有我一個，我棲息在江水邊緣的大石上，江水不時泛起銀色的長舌舐着我腳邊的鵝卵石，白色唾沫像肥皂泡閃亮蜂巢般密集的眼睛，江底小石子淅瀝漸瀝跟着江水滾走，像江底在落雨的聲音，一排一排露出雪白牙齒的波浪，在灘上誼譁。從上流湧過來的水，踉蹌的向岸邊的巖石上打來，一陣嗤笑聲音，素、素、素……的嘆息似的滾去。

那山帶一到晚上更加肅穆了，尤其是有明月的夜裏，像是海岸站了起來，淺灰色的幕布，是爲着一個莊嚴的典禮特製的背景。

幾個摸索在江灘上的匍匐的人，沿着水邊走去，那是拉繹的，要趕到那市鎮去歇夜吧；船上沒有燈，他們用原始人的呼喊召喚着迎面而來的船隻，霧漸漸地濃起來，船上的掌舵者敲響小鼓指揮着他們，彷彿他們還不懂得使用語言傳達意思似的，他們和夜一樣沉默着。

在還時候，江邊有一人吹着口琴，那是爲着使這寂靜的夜裏加一些舒緩吧？那聲音完全溶解在這薄霧裏，從這悠揚的音浪裏，可以覺察風的姿態，却有些淒厲得使人悚然而慄，那音浪送到遠遠峽谷去，它能超過水浪的聲音先觸起船夫的注意，有許多壯碩的船夫曾潛沒在激流裏不見了蹤影。月夜的江上像披着孝服似的紀念往古的鬼魂，那音浪又像是在蠅蠅的翅膀上迴旋在空中，使月光變成灰色，使銀星變成暗淡。那音浪又彷彿是微風把落葉掃在旅人的身上，隱隱的蒙上一層鄉愁，便有許多年沒有發出來的感傷，像江上的薄霧似的蒙在我底心上。

那峽谷裏會有一個溫存的黃昏，我愛在那裏泛舟。船夫告訴我，那通過船隻的巖石間是蓮花峽。在月光下看去，像是一灣荷塘，那不還是露出水面的皺摺的水成巖。水漲時像蓮花沒在

水裏鼓動着波濤，當冬天水碧波平的時候，那浸在碧油油的水裏的，比白玉雕成的佛像還更純潔，我不能看得十分仔細，至今還記着對它好像有些辜負。

過了蓮花峽，旁邊就是文筆池，再過去是芭蕉灣。芭蕉灣在觀音峽下面。那裏觀音亭亭玉立在芭蕉上了罷？其實，觀音峽是兩面千仞峭壁對峙而成，是觀音山脈的尾閘。芭蕉灣却找不出一個命名的理由，在峽壁間有一個窟窿，泉水從窟窿裏沖出來，掛在江水上成了一幅銀簾似的瀑布，葛蘿藤滿在巖壁上，像披着一件黑綠色的外衣。從崖邊看上去！儼然千萬尊石佛陡然踞足在雲端。若留意看那些佛像的姿態，千變萬化，光怪陸離，奇妙處超越你的想像千萬倍，可是你却看不清他們中間的一尊，也許是無數獸類的雕刻，象、獅、虎、豹、獅憑你去忖度，他們是永遠藏在陰影裏的森林的一個大幕，是夢嗎。——假如你這樣轉念——你會不自覺的打着寒噤，世間還沒有這樣崇高廣袤的畫幅，假如真是畫幅是石刻，是錦繡的繡綉，那麼巴黎藝術館所陳列的巨幅油畫算得什麼？雲崗石佛又算得什麼？世界上最大的劇場更那裏能和這背景卻頗呢？——我的船沿着石壁划了三十分鐘，還沒有超過峽的一半，居然在石壁的一半腰，還繫有一條道路，行人高舉着火把在綠蔭中間穿過去，樹木和行人的臉，都給寫光灼紅着，彷彿是原始的野人在狩獵。那火把在巖壁間上下移動，像是滾動的火球，江水上倒映着火把的火暈。有時幾個火把連成一串，往來穿梭……江村的野狗，猶猶的叫着，峽谷回響着變成了野獸的世界，那像是迎擊斷殺似的淒厲的聲音，搗碎了死寂的幽靜，那是野性的呼聲，是人類原始的吶喊！

白廟子，面朝着這峭壁，是對江的一個市鎮，電燈遊龍似的從山巔彎彎曲曲成一線的延長

到江邊。沿著等距離的燈火，有小火車疾馳而過，那急拍的車輪聲漸漸遠去，這輝煌的市鎮彷彿在夜間舉行婚禮。碼頭上的一排電燈。影子在江水上浮游，像是古羅馬宮殿的石柱。波浪滾滾着，燈光幻成燒紅了的塔柏樹，水裏的燈市，比實體美得多少啊！那卻必須築着光輝纔顯出奇異的姿態。

船從那裏划過時，我想唱一支歌，忽地又忘了，沒有比沉默着更適當於讚美了，我想不起怎樣說才能使人們明白那境界。

一種太美好的景象，出其不意地躍到面前，便目眩了似的無法攝取那印象，大自然給與人們的恩惠有如大海的廣闊，那浩淼的海水容許你用斗升來測量嗎。

享受這大自然的施惠——即如我剛坐在嘉陵江濱，忘記負着的身軀的存在——除了儘量展開我的想像，用我的慧眼，用我的靈敏的感覺，與物象溶解，化合！——還有什麼法子呢，我十分感觸到文字無能和寫作的過盡。只有在那當時盡量的沉醉。沉醉；那靈智的智慧和光景的接觸，僅在神經末稍如遊絲的飄着的雲那間接接觸——憑渺茫的記憶和在想像裏攝取它，那是如何費力的事啊。

路

你知道在旅途的終點，
是些什麼在等待你；

容許你有片刻的趑趄麼？

假如你設想那裏是一座花園，
便有愉快的輕快的心情了。
一盃苦茶，蘊着甜味和芬香。

假如你已習慣於回顧，
旅程碑也許是惆悵的標記，
剛毅地撲去沉重的塵埃罷。

那走向春天的道路，
是在嚴寒封鎖的窄門裏，
走去罷，照着愉悅的足尖的方向。

——序詩

那竹籬彎曲的漫延過去，盡處有一曲溪水，有一條石板路，緣溪前去，通過溪上環拱的小橋，又從不遠的竹林裏伸過去便看不見它的方向。只見茅舍吐出裊裊的炊煙在天空消失。幾隻

鴉鳥盤旋在樹梢和青雲中的白雲混合。行走道路上的人們，正負着重載在行進。

這嶄新的道路上，獨輪車單調的爲寂寞而歌唱，那車夫的臉容，表現倔强，剛毅和堅忍的神色，他底草鞋用鋒利的牙齒咬嚼腳蹠，那崎嶇的蹊徑上，有他底一滴滴血的痕迹，他從沒有詛咒過他底命運和載負。

引伸在中州平原的廣闊的道路，行人看着太陽親切而且眷戀地從極目的平地沉落，他臨別以狂熱的顏色反照在煙霧籠罩的白色的村落，繞着那村落，有黃昏最先走過的松林間的古道。

我會親切地走在那些道路上，我是平原的養子，熟悉縱橫的阡陌，彷彿自己的指紋一樣，而我底生活，儘多着蹣跚，使我明白一些道理的，不是書本而是長途的奔波。

當夜降落腳邊的時候，黑色的威權在盡量的誇張。我沒有披上夜行的斗篷，沒有燈，沒有旅伴，沒有星月，幫助我敲響道路的手杖也沒有。我不得不前去，鼓舞我前去的是照亮在心中的那一點自明的星火，於是我底朋友的溫存十分受用了。我不相信「命運」所啟示的對於我有益，支配我底生活的只有我底信念！

未來的危險和艱難，比過去更多，一重重障礙在堅忍中通過。困苦的折磨，使我更明白自己貯藏着多少力量，我底意志就是我底指路碑。與自己最好的伴侶還是自己，若是我早知道遼闊的海洋中有風浪更有暗礁，我將不敢扯起我底白帆。舖以摯誠交付與繫帆的繩索，風卻不時轉它的方向，順着我的風，我並不以此而欣喜，逆風有時會使我堅強，海水上該盡是挺直的道路吧！然而有着彎曲而且多變的水流。我底生命中，原有着陰天！正如墨色的海水包涵着極大悲哀，航海者熱戀着他的童年，像爲遠遠的浸在水裏的太陽，擁有奇異的夢想，人們也把美

麗的衣裳，披在消逝的流光。

翻了一千個筋斗，逃不脫現實的籠罩，道路上每一顆石子可以把幻夢擊碎，夢寐中只能撈取空虛的安慰。

當我走在黑夜的樹林裏，風從甬道的遠方衝過來，我不能燃起火把照見白色的車轍，流泉的響聲已給嗚聲吞沒了，隔着樹林的疏落的村火，也都閉上了眼睛。深灰色的天空，像是一幅悲劇的幕布，垂在樹林的邊緣。我變成了悲劇中的主角。草木怪石便是無數沉默的觀眾。道路便是導演的吩咐，我能說十步外不是自己的墳墓麼？我底「明天」，彷彿已遺失了錢袋，我是這樣貧困：連一個舒適的設想也是奢望。

我的朋友會是這樣的溫暖過我：是一盞燈火在不遠的地方招搖，暴風用黑色的喘息撲滅他，他閃爍著發射光亮，彷彿真理的存在。我奔向他如投向黎明。雖然那光亮不同於日月的輝煌炫燦，而且似乎永遠可望而不可及的距離著我，我摸索著追躡前往……曙色便懸掛在黝黝的樹林外。

最好的嚮導是經驗，是知識，是煩惱時的一刻寧靜。行走在道路上的車輛，使你目眩昏暈；刻苦與忍耐，是自己最可靠的車夫。有著智慧和膂力的商人，他的營業，該有豐富的盈餘。

你熟悉自己正在行進的道麼？你會有許多無告的訴說吧？你也會默默地對著愛人掬取自己心底的銀泉。那末，我和你原是同一個幻想國裏的勇士呵。我們相信自己底一朵花正是最妍艷的時候。——其實，這就是衰老的起點——自尊與驕矜，使我們站得更高，我們底鋼鐵，却擊落在空虛裏。誰不怨艾道路的崎嶇、狹窄，陰黯與窒息？我們不能看到別人舒泰而怠惰。開關

者和坎坷的命運俱在的呵。我們不願以妥協，低首，阿諛，虛偽，混着日子，我們正樂意迎着不平的道路。

朋友呵，我們的旅程是遙遠的，佩帶在驢鬃上的鞍轡彷彿我們的心情，我們儘可能的使牠適合我們的騎座吧？便是一些顛簸和惡劣的遭遇，愉快地克服他罷，永遠持着堅毅的長矛去向
障礙刺擊！

城

曾從城的腳邊走過——

那在流光裏沖洗的，
遠去的老人的步履，
留下了石刻的文字。

是少年前的烽火，
那曾經兵燹的巨創，
碧血洒落在這裏的，
炫耀着歷史的芬芳。

聽破曉的一聲雞鳴，
打開你四方的眼睛；
你舉起晨曦的拂帚，
朦朧中送走了旅人。

當鐘聲散佈在黃昏，
煙霧已深鎖了城廓，
維壁上高舉的燈火，
是守望原野的眼睛。

——序詩

當旅人從一個市廛走往另一個市廛，
從熟悉的地方走在陌生的地方，
那道路比估計的更遠，
好像是一筆償還的債負，
覺得比告貸的時鐘沉重了許多。

兩幫人力車蹣跚的爬行在不平的石子路上，
路伸到遠方去，
隨着山勢蜿蜒，
隨着流水迤邐，
兩旁的樹木一路送着我，
像兩排侍衛挺立着，
於是，我也有些威武之姿了。

路是無盡的，那些樹木伸出長長的手臂，
遮蔽得那天空彷彿是一條靜靜的小河，
我像是一
隻小舟划向蘆葦深處，
微微的風吹過來，
一陣沙沙的聲音響着。
是秋天了啊，
那樹葉雨似的落

下來。我揉着這落葉，像是掬取秋天的眼淚，這些落葉偶然的飄落，却給我帶到遠遠的地方去了，我聽得落葉訴說它的悽愴。這還不是和我一般地作爲地球上的行旅者嗎？我却想：「來時的會比過去更加美麗。」有些人們爲什麼不能把一串思想變爲愉快的展望呢？

當我漸漸地走近黃昏，四圍的煙霧濃重起來，我低低的吟着：「斜陽古道，疏柳長堤……」彷彿我已到了江南，可是迎着我的是陌生的村莊，聽着的是陌生的言語，便是那鴉鳥和浮雲也是陌生的。

「只因爲多年的作客，

凡到處便是家了。」

從漢底條二故鄉出發的時候，依依的情懷，不減於當日離開江南，我這時想着的，不是江南的湖海，小橋，流水。不是深巷裏的黑漆的寨門。却是山巒與山巒共挽的江流，江流畔一個新的市鎮，一座在大路邊的高樓……三年了，在那裏堆積了我底許多記憶。

今天，我往一個陌生的地方去了，那是一座小小的古城。我將有更多的歲月在這座小城裏生活，若干年後，我一定更愛那古城的雉堞，鼓樓，和那城中蒼苔隱華的第宅。

城彷彿最聚居在一處的人們的保姆。她撫育着每一個城中的孩子。

在江畔，在山岳間，在平原上，在河邊，以及在海濱或在沙漠裏，城，像是哨兵危立在崗位上，他莊嚴地注視遠方，守衛着祖國的疆土，在千百度春秋的變遷中，他也漸漸地顯得老邁了。每年他用嫩綠葉子和各色的野花，裝飾着城頭。每一個春夫，有人們在城堞上放風箏，有些人們却被這個永遠講着故事的老人——城——擱棄在郊外荒塚裏了。

城，畢竟有使人留連的地方，我愛在城頭上看月亮的初生，——城中已萬盞燈火齊明——拋我底身軀共月色蕩漾在山野，星光與原野的村火閃爍，遠遠的塔尖露出在霧海上，像是孤立的桅檣，因而我又想到人海的風波了。

我底故鄉，是一片平原，城建築在湖泊的邊緣，從遠遠的地方看去，城垣好像浮在水上，連接着城的長堤，高橋，大路和許多河流，彷彿是維繫心臟的脈絡，許多人們在川流不息的往來，便漸漸地繁榮起來，改變了往昔蒼老的姿態。

我每次迎接一個陌生的城市，常有清新的感覺，我願意自己永遠作爲一個旅人，摸索着新的城廓，我已走過幾十個城市了；當一次憧憬換得了經驗，一個深刻的印象便留在記憶裏，於是我不覺閉了眼，似乎倏忽地馳騁在旅途了。

在視域裏隱隱地發現了城廓，我如何的驚奇呵。有如諦聽命相者訴說我未來的命運，我設想以後將如何的生活在那裏，雖然志忑於未來的遭遇，我底脚步却不知不覺的迅速起來。

這陌生的城廓，又在誘惑地擁抱我了。我寶貴每一個記憶，它會告訴我許多故事。當肅穆的寒夜，與一些同路人圍着篝火，雪片沙沙的飄下，我會想到那些白靜的平原上的城池，該多麼可愛！但今天迎着我的，却是一個難得降雪的城呵。

於是我想去到北平，西安，張家口，山海關……這些雄踞在雪原的城呵，是雪壓低了天空呢，還是雪使城廓建築得更高？那綿延地爬過嶺脊的長城，像一條巨蟒虯遊在亞洲東部，跨進長城來的人們，會覺得歸到慈母懷裏一樣溫暖的。

城，是一個親切的標記，那旅人帶着風塵歸來，遠遠地看到堆垛，看到城中的屋頂和樹

木，好像那裏就是家中的庭院。

是在夜晚，我用失音似的眼睛搜索遠方的燈光，有什麼慰安能比得上那城上的一點燈光呢？那彷彿是慈母的眼睛，涵泳着深摯的愛憐的情愫。作爲一個旅客，除了皈依的情緒還有什麼呢？讓我把漫漫的長途在這裏打住罷，卸去肩上的重擔，把這疲憊的身軀交付與你罷。

此刻，我蹣跚地走進了城，在黝黯的街衢中摸索，只見高低不平的道路和漆黑的巷子，我不敢回頭探望，後有一個鬼臉張開噴火的眼睛注視我。我沒有餘暇繼續想去，終於到了一個歇腳的地方。——我沒有想到明天，明天却跟着來了。——這地方開始像在虐待我，我相信在時間的沐浴裏，這城會變得親切而可愛。

那破敗的城樓，抹上落日的光輝，城垣上抹着澄黃的顏色，幾株挺秀的老樹，在西風中屹立。黃昏的衾被已蓋上郊原，站在城牆上的異鄉人——我——點綴在這幅「晚眺」的圖畫中，怎不有些飄零之感呢？我一回過頭來，城中的萬家燈火，像一張網把我包羅在裏邊了。

石灘上

是在濃厚的春天。

我和一位朋友，相同天空降落的一對白鷗，棲息在江上的石灘上。風從耳邊吹過去，好像是遠遠的地方帶來什麼消息似的，是誰在故意的吹噓？該不是我底朋友的調笑，或是依稀一個謎？我傾心的聽它，又遠遠的逃避了。當我一轉背，即瞥見一片兩片……的白帆吐出一朵朵薔薇似的雲，從白銀的江水上滑溜而下。

這石灘彷彿是一艘停泊在江濱的石船。江水湧上來，石灘似乎隨着波浪浮沉。我覺得他有一天會趁着高興隨着激流滾去……

大江拐一個彎流到這裏，流過了這石灘，又拐一彎仍向東方流過去。赤水河在石灘的上游四五里地與大江匯合，水勢在這裏特別的洶湧，波浪跳躍着，那捲着泥沙的黃色河流，當浪花濺的時候，却也澄澈得像淡茶一樣——這是我向朋友幾年來對這江流的一點親切的經驗。

石灘對岸，有一座白色寶塔，像守衛在這三岔路口的巨人，當太陽以三十度的投射角照下，白塔映着背後一排排染着陽光的丘陵，默默的看紅日歸家。少巖山像擔着許多送行者作爲白塔的背景。那些像藍墨水灑過的森林，在夕陽裏變成一片玳瑁似的海。淡淡的煙霧——許是江和山的嗔怒吧？——和那白色的暮靄。像大地的一層薄紗，那時，白塔也捲起銀鼠的大氅，埋在徐徐地騰起的霧海裏。

風在江上飄着，那從上游滑翔而下的，給波浪拋了起來，有如掠水的白鳥。（我看到白色鸕鶿飛過茵茵的草地，也自然地聯想起那帆影。）牠近了，近了……吐着白花的泡沫。從石灘邊走過，又遠去了，漸漸的在視域裏消逝。當我默默地目送着一片兩片帆影遠去，很久很久沒有說一句話，彷彿懷着別離的情緒，有無窮的感傷將和眼淚湧出。我的朋友在悠徐的吟着：

「那逝去的日子啊，

如遠帆消失在暮靄裏。」

這聲音是那樣的，像是咕咕的流水。滴在我底身上，却像披一件鎧衣那樣沉重，我還沒有摸索到我自己，似乎已經給這聲壓走了，留下我底另一個身軀，好像遺失在這石灘上的一個皮囊。我垂下了頭，石灘邊靜靜的海岸也聽不見了。江水如作大理石鋪成的道路，我更按腳這邊，那躺去我底生命的盜賊。然而我的身軀如磐石生根在這裏。那水面有無數隻藍眼睛望着我，一霎那，那些眼睛翕閉了，似乎也在沉思牠的往事，聽地一條紅尾巴的金色鯉魚纏着水面像梭子一樣一抽一的一聲透出來，「哦！」那魚又沉進水裏去了。我的許多幻想，像銀剪剪斷了亂絲。

當陽光照在江上，反射到我的眼睛裏，那閃爍的波光，有如銀雨飛濺向碧空中，又像萬點流螢的鬧市，牠們擁擠着，交抱着，舞躍着——在無聲的歌唱。這是盛大的營火會吧？似乎千萬雙手在熱烈的鼓掌。又像一片秧苗給風雨亂撲着，閃爍的光，有如蛙鳴的節拍，那划行在銀波的船隻，駛平了一條光滑的路，把密集的鱗片擠開，擠開……從遠遠的崖岸上投視這石灘，何嘗不像一尾大鱷魚吞食這閃亮的波浪呢？這石灘却舒泰地躺在那裏，終年地聽憑日月的給養，和風雨沐浴。

江水順着琴節地過去以後，一層沙土鋪在石灘上，蒼苔在這裏生長，野花在這裏生長……於是石灘的表面更顯得豐富了。那種綉綉的衣裳是天織成的。那夾在綠草中間的藍色小花和白色小花，有如碧空的繁星；又如石灘的淺笑的眼睛。他看着人們緩緩地移過脚步，俯拾着樹葉着一片片智慧的花衣——我曾在這裏寫了許多篇詩與文章。——這石灘又如同一面大大的篩子，把我的一切煩擾都淘蕩了。

然而，最幽美的時刻是在晚上，牠自私的擱棄了遊蕩的人們，那瀟泔的一片水響，像是成羣騎士，策馬疾馳而過——是江水激怒了石灘嗎？石灘伸出巨大的手臂阻攔着，激起了曠古的衝突。月亮在那浪濤中變成了無數顛簸的銀球，連成了一線。有如虬遊的蟒蛇，江上只有一波「真」在遊蕩，幾點燈火眨着惺忪的眼睛，像在守望着歸客，江村猶如在瞌睡一樣蹣跚，偶然有幾點犬吠，使那些村落在沉默的原野裏驚醒。

在月光中，那石灘像是站立了起來，悄悄地在江濱散步。他在環顧四周的光景，並和那白塔訴說着自己的身世——是流水把他沖激得那樣光澤的？是風雨把他浸蝕得那樣平坦的？抑是地底的巖渣鑄成這樣崎嶇的？——抑是太古當年的遠颺，大水泛濫的時候，船隻不幸碰着他底尖角，便永遠沉沒在那裏了。當江水漸漸的低落下去，石灘吐出木石的骸骨和白色的骷髏，這悲慘的印象，留在人們底心裏，那石灘竟變成神話裏的魔王了。

有一個恐怖的夜裏，幾十個盜賊，渡過江來，蜂擁的跳上石灘，銀刀在月光中晃着，黑色的夜行衣緊裹着身體，像燕子一樣輕捷地撲過來，是如此神秘的一羣！肅穆而且莊嚴，如同執着正義的主璧，毫沒有畏縮和踟躕。他們是戰兢的行列，像一條黑鏈引向遠遠的山岡，燃亮了一村村的犬吠，當他們擁着贓物倉皇地回到石灘，凱旋的歡呼着，放肆的狂笑着，恣意的漫舞着，像一羣醉漢踉蹌地跑過去。用刀尖在石上刻畫了俠士的英雄語，插一支匕首警告追去的人們。他們跳上渡船，划過江去，他們的背影在茫茫的月光中遁隱了。只聽到斷續的犬吠聲漸漸地隱約地遠去……這石灘依舊留下一片靜寂，只是臨時做着一個劇場——人們却因此對他更添了三分恐怖與三分神祕。

現在似乎很少有人到這裏來仰臥着看行雲流水了。作客他鄉的我，却愛上這隔絕了城市的煩囂的地方，讓許多憂鬱的負擔和失意的故事在孤獨中洗淨。清風用柔和的手指撫摸我，陽光用柔軟的拂帚拭着我，滿身好像在瀑布中沖洗着一般的舒適。我感到解體似的愉快，在這看不到平原和湖泊的濱江古廟裏，使我解除江南的想念的，不是這一片幽美清靜的石灘，還有什麼呢？

鞭策

在我必然要經歷的

那悠長的莫測的道路，

我並不厭煩懷悚它的

崎嶇險惡陰暗與泥濘。

我愛顛簸地行進行進……

何必怨懟坐騎的倔強驕悍？

顛簸中我感覺自己的生存

正有著激越的節奏的愉快。

苦痛是多麼溫存和體貼，

我撫摸著想吻殷紅的花瓣，
那畢竟是一種經驗的充實——
知覺著轉瞬過無知的甜蜜。

書房裏懸掛著一支馬鞭，

彷彿一幅字畫或偉人的雕像。

它蘊鬱無限的辛澀與砥礪，

如在峻峭的巖層，我堅忍的隱策。

——序詩——

艱困降落到我的身上，彷彿健牛以甘美的草料，飽飲更有力地為艱辛的工作奮鬥，似乎還
樣才顯出牛的本分與性格，沒有砥礪，寶劍永遠磨不出犀利的鋒芒，因為我愛咀嚼辛酸的滋
味。

在巖石隙隙中勁拔挺秀的蒼松，凜然地萬長，猶如此老邁的生活者，沒有人洞悉他的艱
苦，一代一代的過客在樹下乘涼，毫不對它欣賞，只有推著獨輪車踽踽行過崎嶇山路的老漢，
才揮一把汗嘆息著說：

「這株松，斷續生得蹊蹺，風暴撲擊著，還撐起膠輪活下去！嘿，可不是嗎？咱老漢出推
車了若干春秋啦！」

漫山路上有的是開朗的銅鈴聲，一匹又一匹高頭大馬疾馳而過，嗚嗚響的馬鞭，打在馬的

一臂上，答拉答拉的鐵路聲，很快地消失在遠方。

山澗裏長流着泉水，幽谷裏常吹着風。

我行走在這山路上，比較疲弱輪車的老漢並不會輕緩，我的疲負與希望俱來比山還高，偶爾我唱起歌來，緩和着我的嘆息。山谷裏便充滿了我的憂鬱，像夜霧漸漸地濃重起來，於是恐怕看見愁鬱的面龐。——孤單的生活着，不去思想，似乎肩頭輕鬆得許多。

有什麼比平原放馬時更加值得誇耀？我為青年，生活在平原上，平原是廣袤的，一片綠油的擴張到天涯，那是圓潤的平原，彷彿綠色的海，回顧一般的遠近，村莊點綴在上面，如船隻停泊在那裏，白屋牆向着陽光，就如張帆的帆一樣，大些如擱淺的船隻，彎曲的挺直的各以另一端伸到遙遠去，你一馳騁就可以數十里數百里，誰個覺得道路崎嶇呢！那才怪，便是窮罕的行徑也少呵，春天來了，田埂上加了新土掘得平平的，走上去像走在油皮路上，秋冬就冬的好不舒適呵。那時我喜歡任性的奔馳，一竿青竹，一隻柳鞭，舉着騎士，搖擺在大路上，儼然是個新世的遊擊。

誰在我的眼裏？我仰觀白雲，浮游在天際，我不屑睜眼一下，那太陽也在為照顧我而運行着呵。

在無知的夢裏是幸福的，幸福也只是在那無知的夢裏。

會幾何時，我變長大了，長大了就走在泥濘的道路上。

是在雨季，我暫居在一個荒村的客店里，還是造化者的擺佈吧！我的窗開出去，只看到連

雜的雨絲，起伏的山崗，急飛的孤雁，淋濕的野狗，白色的河流，白色的道路，更有大大的白色霧障矗立在那裏一動也不動，記憶裏有多大的月亮，多紅的太陽，也想不起來，後滴落在寂寞的階石。如同印擊在我感心上一樣。

爲了誰的約期呢？我不得不第一次穿上草履，披一身不快之感，驅策我自己踏上一無邊際的道路。

雨，使我底感負沉重，

雨，使我底神智清新，

雨，使我有力量勝任一切。

我底腳蹣跚在泥濘裏，印着深深的水塘，使我的回憶也特別明亮，我埋下頭流淚地擔當時勢在增加的艱困。我咀嚼這難能可貴的滋味，我想着一重山只有一個最高的峯頂，爬上去，爬上去……！只有在峯頂停留很短促的時光，越過了它，再也不容易站在和那峰同樣的高度，我不覺把自己的痛苦完全忘掉了。

當我迎着雨季後第一個旭日，我震驚了，簡直可說是失望了——失去困苦和失去歡樂的臨界，同樣有着對於往昔——不可再來的——的眷戀呵！我戰兢兢地邁開暗天的第一步，用加倍的傾審來迎接雨季的再來。

聽歌

我底懷中，彷彿五月的夜空，

有皎皎繁星，和杜鵑的悲啼，
那是銀亮的音鍵，和在歌唱
一支乖謬的往事的戀曲呵！

我底心情，宛如幽靜的山谷，
有涓涓清泉，終朝不斷地流，
那漣漣的淚珠，在滴溜着……
是不盡的發自隱蔽的巖壁。

我底豎琴，早已折斷了弦柱，
有無聲的音籟，如夜的嘆息。
誰能夠聽到我底心曲，除非——
那夢中會見久別的友人。

——序詩

說起來是我底一生憾事，對於音樂，我始終愛戀着，却不能自己彈奏，偶爾聽到誰的表演，總羨慕人家有那麼一雙靈活的手，會像水波跳躍在鍵盤上，會像麥油翻滾在弦子上，那應和着樂器的嘹亮清脆的歌聲，又會那樣誘人入勝，使人嚮往，我不知多少次，從聽歌的沉醉中醒來，怨慰自己的怠惰和愚劣，當着幽谷處的鳴泉，和松濤竹簟交奏着使我呆呆的傾聽而有莫可

如何的感愛發達於心中時，要將這優美的音韻譜成一曲送給友人，便享受彷彿的生涯。我只有嘆息缺乏音樂的才能，我彷彿有許多未經寫下的樂譜在靈魂的一隅摺疊著。

一次又一次，我隨著音樂的波浪浮沉，跟著那音樂的神秘的手指所指的方向去漫遊，我的心靈，在音樂的暴雨裏放蕩，在蕭蕭的松林中奔馳，在淙淙的泉水邊回旋，在嬰兒的呼吸裏沈淪，在激騰的海濤前擊拍。我緩步伐，如踏在柔軟的沙上，踏在茵茵的草上，踏在光滑的石上，踏在飄飄的雲上，有時如奮身衝進稠密的彈雨中，心激越而跳，不斷的喘息，一股氣從小腹那裏挺上來，我禁不住疲憊癱瘓：這樣的掙扎，也有愉快的滋味呵。那神經通過音樂，如髮絲在清涼裏漂散，一切的紛亂糾結，完全清理舒暢了。

我漸漸的懂得了音樂是情緒的形象，每個不同的音樂交替連續的印象，我辨出它底語言，它的歡欣與絕望，相同人的臉容一樣顯露，每一支歌曲，正如每一個人，各具着特殊的姿態與個性。在不同的季節底歌曲，那終年喃喃地流動的溪水，它的情緒和山色一般刻刻在變更。一支蘆笛能吹出多種調子，正如千百人所各具的情緒，雖然許多人們，有技能使他底外表掩飾了內在，可是每一支歌曲，是人格與情操的供狀。

若是你讀過「田園交響樂」還沒有忘記它給你的印象，你會曉得春天的原野，正是一支如何美麗的歌曲呵。許多美術家和詩人，擷取種種形象並給予生命所成的作品，已在許多歌曲中各各表現出來了。許多色相錯綜的花絮。正如大大小小的提琴和鋼琴合奏。

我開始能欣賞音樂，就從歌曲中傳染了悲哀。六年前，江南平原上飄着桂花香，湖上吹來軟軟的風，搖動庭院的樹頭，夜裏促織蟋蟀的叫聲像暴雨般起落，湖外池塘上的一片蛙鳴，

聽來更是親切，有時一陣陣飛機聲，帶着生命的威脅來了又去了，我放下黑色的窗簾，在藍色的煤油燈罩下的微光中，吞食從城中剛來的報上的大字，看到我軍進一步就喜歡，退一步就憂鬱，同房間的一位音樂教員，他最愛拉的梵華林也不拉了。

有一夜，我在夢中似乎聽到一個少女的哭泣，彷彿就在牆外，往時我常走過那池塘邊的煤屑路，沿路有垂柳掛下細長的青髮；倒映在牆外的一泓清水中，益發顯得澄清碧油，那樣幽靜的深夜，有誰在那裏哭泣呢？許是對月感懷，觸景傷情吧？那淒愴的哭聲，忽高忽低，似乎在徘徊，在徬徨……我睜開惺忪的眼睛，只見月光照在白牆布上，一些山茶花殘片零亂的飄着。窗子開了半扇，我驚懼的坐起來一看，原來是那位音樂教員，提着梵華林出去了，牆外嗚咽的聲音，正是從那梵華林的弦子上發出來的。

我悄悄的走去，滿想和他談談，一脚踏出牆邊的側門時，我不由自主的把腳收了回來——打攪別人的平靜，那是殘忍的行爲；冒昧的闖入別人的夢裏，不等於犯罪嗎？奪取別人享受孤獨的機會，彷彿強佔他人的財富呵——我沉默的在陰影中戰慄，我膽怯，我退縮，我感覺寒冷……使我怔驚的，是那幽絕如鬼泣的提琴聲，從那聲音可以聽得演奏者的手指，正如蝴蝶的翅膀在撲着，那聲音如峽谷裏的猿猴的哀號，如寒風中胡騎的悲鳴，如雪原上羔羊的嗚嗚，如雨夜杜鵑的啼血，好像他底眼淚，已沾濕了弓弦，啞啞的嗓子已不勝矜矜——哭泣的人，不會想到聽他哭泣，會被誘起更大的悲哀。——我隨着吟詠李後主的「虞美人」和「浪淘沙」——「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更添了幾分憂愁，我驚覺這樣太傷志氣了，男兒應該有百倍英勇呵！然而，在那樣顏色的音樂裏，怎能不給消

溶、渲染呢？

二個月後，那池畔的演奏者，帶着哭泣抱着他心愛的提琴開始哭泣了。一葉在瓣被風吹入江河，流水就是它的方向。我看見敵人的烈火在天空劃着弧線，和那遍野的烽火相漫延的遊離，我只得告別了江南的父老。

當我開始流浪的第一步。就和宏亮的抗敵歌聲混在一起。大武漢正吹着激越的澎湃的旋渦，街頭到處有一支小三角旗率領的歌詠隊，我的胸膛挺得高高的，有時我也學着喊上幾聲，偶爾聽到和深夜的叫賣聲一樣悠長的「流亡曲」，雖然容易發覺在悲愴的混濁裏——因為在哭泣，人們便有了悲哀——可是，在那時總是雄糾糾氣昂昂地唱着激越的心跳而歌唱。

今天，窗外多美，江那邊的丘陵地勢更碧藍的，一星星小白點——羊——在那裏移動，嘉陵江上的帆影，愉快地航行在祖國的綠波間，那些教堂裏應和着琴聲在唱「馬賽曲」，啊！「馬賽曲」，不就是法國的國歌嗎？是啊，法國的國歌。在亞東的春天，用中國的語言唱着，聲浪自由地播揚在江上，和飛過的鳥鳴聲混在一起，唱這歌的人，都是黑髮的小姑娘，天真爛漫的邊唱邊笑，在著名的世界花都——巴黎——那些蓋在金髮下的藍眼睛，和圓潤的嘴，也同樣的在輕快的唱着笑着麼？我無端地發呆了半晌。

記得一家法國的咖啡店，當報紙上發表希特勒底驕傲的演說，柏林各教堂鳴鐘表示慶祝的那一天，這咖啡店的女店主便披上了黑紗，她沒有照例開着留聲機唱那「馬賽曲」。我相信她會在心裏唱着，或者在心底夢裏。

記憶

當我在深巷裏伴着黃昏，
對着西窗看隱沒的流雲；
聽行過的馬蹄忽地停步，
是誰在敲叩着我的家門？

朦朧中只見長長的身影，
是你嗎？記憶，怎麼忽地來臨？
五年了，一切依舊十分溫存，
我却禁不住涕淚涔涔……

你興奮地說着當年的歡悵，
像四春裏瀉出滔滔的流泉。
我低頭沉思昨日的脚步，
有如徬徨在古塚和荒原。

你可曾想到五年後的今天，
我不再是你所臆度的容顏；
臉上的笑掩飾了心頭的淚，
每夜裏再沒有酣酣的睡眠。

我彷彿肩背着無比的債負——
山盟海誓已成了一片糝糊，
我今伴着深蒼的黃昏；和着
海似的想念溶入濃重煙霧。

——序詩——

剛才送一位朋友出門，望着他底背影消失在人叢裏。那印象深深的留在我底記憶裏。

這位朋友有許多可悲可泣的往事，他却非常快活，有說有笑，用大杯子喝酒，喝醉了哈哈大笑的大笑，三天兩天前的事，他就忘了，上午的事，一到晚上——像隔了幾天，他說：

『許多事情，要是完全擔負在身上，就像沒法過明天的日子，「遺忘」能夠彌補許多殘缺……』我很嚮往那個「遺忘」的境界，好像得着法寶似的，解除了許多擔負。

記憶力薄弱些並不是一件可悲的事，倘使沒有記憶，生活可輕鬆得多。

我要竭力跟我的朋友學習，決意不再想起許多不必再想的失意的故事，然而，一到晚上，

記憶之燈熄了，直到半夜不得安睡。

是先圖畫來的，不知是會鸞何時的景象，依稀是一個夜裏，刮着風，天上青幽暗，遠處有月影……又依稀是一個銀色的夜裏，雪花月亮的邊緣，白髮圍圍着細小的手掌，只是空架間爬着，江水潺潺的跳過江灘……這些，我何必再想，但寫寫這些事物的周圍總能發展開……。一點水波蕩漾開去會觸到地暗的四周，記憶被觸及他的一點時，也激起一種浪花。

當我潤滑在記憶的池中，眼淚是不動的來客，過去的痛苦變成了甜蜜，過去的甜蜜又變成了苦痛，我底冰冷的手指拭去眼淚時，從手指的一點上，我又聯想到許多與笑的資料，我已經成了這樣大的人了，我的哭却和孩子一般天真。在夜裏，儘量的放鬆自己的記憶。去撫摸一條條制軀的道路，比較神遊天上的樂園——假使有樂園的話——還要快慰。一切的事物是熱烈的，一切的接觸是溫存的，八十歲的老人，倘不放棄思想馳騁在記憶的道路上，他得做五六歲孩童的自由，在垂死者的囁語中，可以撈取青春最美麗的精華，許多人在眼目前的一霎那，在回憶裏他彷彿再活了一生。有些失去溫暖的人，記憶有如溫夢的源泉，涓涓的流，流……在荒涼的沙漠裏。不難有一瞬間海水汎濺的激動，最貧困的乞兒。他的記憶却炫耀而富足。記憶滋養着許多人們，加在一嚴寒通紅的鼻子——中所寫的編織，他在冰雪中忘記了寒冷。在一獵人日記——中的一活骸^①，她在絕望的境地安於自己的殘廢。在一首夢湖——中的一萊因哈德^②，他在寂寞的客廳裏，不感到生命的冬天……，許多人們珍惜記憶，如同少女珍藏愛人送給她的紅豆，它彷彿蛤蚌腹中一粒細沙，經久而變成光澤的珍珠，它深藏在一朵花裏，一顆星裏，一葉楓裏，一片雲裏，一滴水裏……。我相信最大的礦穴沒有它深遂，最藍的海水沒有它清澈。太陽

的煙霧自窗簾間飄去。月光照進屋內，鋪了一層白光。有時一陣寒風從窗外吹來，為了月亮照透了窗簾的緣故，周圍空氣便發出一種冷冰冰的響亮，刺透了心。窗簾下的被子，高貴而冷，像是一塊冰塊。

若是感到有人在窗簾間，你便去試試「付度」！這滋味真是一言難盡。這滋味真是一言難盡。你不會感到有人來訪問，你不會感到有人來訪問，你不會感到有人來訪問，你不會感到有人來訪問。你的情懷終於在深夜中發覺了。你不會感到有人來訪問，你不會感到有人來訪問。你的情懷終於在深夜中發覺了。你不會感到有人來訪問，你不會感到有人來訪問。你的情懷終於在深夜中發覺了。你不會感到有人來訪問，你不會感到有人來訪問。你的情懷終於在深夜中發覺了。

當午夜悄悄地走過枕邊。

一個車站的小門迎著我開了。

我是照例的寂寞的旅客。

伴著我的懺悔和窒息而行駛。

夜，很深，黑色的，許多列車游重的疾馳而過，我被誰爲了一番似的抱頭睡去，屈曲著身軀，忍受著……記憶像一支煙子向我沒頭沒腦的打來。我在一陣劇烈的掙扎過後，太陽穴隱隱作痛，疲憊的身子發麻而且痠軟，我深深的忍受過這一陣陣的劇烈了。前領酒醒後困倦的而睡了，這聲音還是味道。我是強烈而躁熱的生活過來的，我用信去寫的價值並不在於甜寢，盼

變了，呆呆的，你在懷念故鄉麼？醒來罷。

遠遠的一隻船，在水田裏航行着，顛簸着，看去似在艱難的地前進，啊！只見那船頭前面露出尖尖的船頭來了。那是牛！那是牛嗎？梯田裏深深的積水，幾乎連牛背都陷在裏面，農夫的長鞭子打着泥水濺起來。他們挺着的身子，在泥水裏向前去，我立刻默不作聲的慌愕了。這一大片明亮的水田，都要踏遍牛腳的腳跡，誰能找着滴在泥水裏的牛淚啊。我走近去，用憐憫的眼色點點牠，牠水汪汪的帶着血絲的眼睛，在黑漆的眼皮下似乎與淚濺好多次了。油亮的背皮反射着陽光，汗在牠的毛孔裏透出來，細密的喘息透出來，似乎每一個毛孔和牠喘氣同時抽縮，發着重的把腳踏進泥水中拔出來，又踏進一塊泥地去，沒有一塊土地不是深陷下牠的腳印的。

幾天來，我下着這泥田的觀察。似乎對於這着符具的莊嚴的神彩，從憔悴的皮膚裏顯露出來的苦痛，至深自覺地發覺了。他那沉默的神姿，彷彿高天的銅像矗立在我的面前，我因為他這田田地地勞動了。

這田地裏的空氣，是另一份空氣的自由，這處有幾間依森林邊破陋的廬棚，原來這使人崇仰的新的信仰，終於在這些田地裏，立在低矮的田間的婦人，正向他呼喚，他們好像有許多話說，但他們對於這田地很生疏。這田地的田野裏生長的人們，有如無花的草木一樣質樸。生來就與這田地相連，我思他們自己以為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那些花朵和香氣是多餘的贅尤罷了。

然而，春天沒有忘記他們，雪白的杏花，從着別處編成的籬笆，一團團地像繡球，襯着深

密的竹林，就同藍碧的夏夜天幕間的繁星。杏花開過，桃花開了，接着梨花又像新娘裝着滿頭水紅色的花朵，牠總是水汪汪的和哭過的眼睛一般，雖然沒有香氣又不能在被頭保留多久，可是給予人的驚異卻是激發的。一個太陽把牠們催放，一陣風來，立刻把牠們刮落，於是細小的嫩葉伸出來罩着他的子房，只等時光來把牠們養大。

鄉村裏是四季不斷有花開的，不過許多花沒有被人折去當作花瓶裏的點綴，我想在牠自己也並不以插在瓶中爲牠的光榮，當然有些是以牠的美麗爲唯一的生命的，在荆棘叢裏的野薔薇，野玫瑰，月季花，十姊妹等，更番地爭媚鬥妍，很少有人去注意，一些住在城裏煩膩了的男女，爲了討好他們的愛人，總是大把大把的折回去，假如牠們會掉淚的話，你聽罷：

「不要以別人的生命作爲你底點綴啊！」

「你是愛我嗎？如此任性的摧殘，你也如此地愛你所愛的一切吧？你不感到悲憤嗎……」

「只有人們不能辨別愛與虐待，愚昧者啊！」

「人們是以傷害爲娛樂的動物呀，」

「我們一齊凋謝，趕快地，不願爲人們底玩物……」

可是誰會聽到過呢？人們却是自私的，也許會駁辯：

「誰叫你生得如此美好？」

當一些輕狂的人們來到鄉村，一種破碎了的寧靜，當要零亂許多時候的。那不爲人們注意的橘花，一點點小星似的躲在發亮的綠葉背後偷偷地窺著。吐出濃郁的香氣，你一發覺牠的時候，哦，橘子樹又開花了！紅紅的橘皮剛從手中剝落，一陣春風吹過，一陣微雨淋着，那油亮

的葉片下滴，已吐出誘人的香氣。比較下昏沖淡即使人不能忘記。再過幾天，花不見了。那些花萼變成一個個小鈴高懸在樹頭。三百六十五天中間，牠沒有一人不給人希望，不給人驚喜，不給人欣喜。我約略的計算一下，枝頭有二百多天結着果實。每一顆橘子送到你底嘴邊，你要紀念着橘樹會孕育它八個多月呢！……

和橘樹一樣，鄉村中每一株草木都使你含笑，都使你眷戀，都使你發狂的愛它。它們的生長，也似乎只爲着給你安慰，給你欣賞，給你歡欣，還有你激起心底的熱眼總能看見它！

但是，因爲你愛它，它的愁苦，也就給你憂鬱。也許因爲你愛它，你就不能不有所悲哀吧？

這裏不像江南湖濱的野田，湖水比平時還高，荷葉上面固然有充分的雨水，但是大旱天罷，只要開了長堤的閘板，湖水就倒灌進來。所以江南很少旱災。四川的稻田可就不然，那些老年的山地，裸露在陽光下，幾天沒有雨水，就現出紅色的圓洞。寒焦着的禾苗下，一塊塊泥土龜裂了，大地向你伸出枯槁的手，似乎在討回這荒蕪渾黃的曠曠，熱風像火一樣沙沙沙的吹響，天上找不着一片雲影，沒有一絲絲雨的清涼，這山給太陽照耀得似乎冒出奇煙。每一塊黃土有如盲人的眼睛。一般鉛樣沉重的低氣壓，通過婦女悲哀的心腸，你看他們底淚眼，對蒼蒼天獸獸的乞憐，好像天旱是神靈奪去他們的過失。土地是他們底生命，禾苗是他們底愛子，我見到他們絕望的臉，便感到他底心的癢楚了。

彷彿看護病人一樣，病人有一絲起色，看護病人就十分歡欣了。天空有些陰雲滾合攏來，於是農夫有着無限的希望，他們底田埂上在來奔跑，塚邊每一塊田邊的缺口，小心有一滴水流

到別人的困難去。

雲雨來了，從兩山那邊來了，雪白的雲子漸漸的移近。東面的山頭也給雲霧纏合了。一塊塊風迎面撲過來，像吹進他的心裏一樣有些冰涼。遠遠的林子起了不安的擾動，似乎枯澇的溪流也有了滾滾奔騰的聲音。雲霧遮蔽下的原野，像發狂一樣迎接着山雨。人們在流風中浮起塵了，宛如陶陶了一般。

雲雨已過來了，那白亮的大路上孩子攆着斗笠跑來。雨腳跟着趕來了，四周一片隆隆的聲音。這是一支如何愉快的樂曲呵。我似乎觸着從不知何方來的笑容。有一顆圓亮的眼睛在修密的樹下無語的閃爍着。這是一顆圓亮的眼睛，是一個奇蹟，我從來沒有經驗過。這是一顆圓亮的眼睛，在論在什麼地方。我再也不能找到。那也許是原野底和人們底笑，難得有此種高而深的笑。

只有慈母才能充分享受看到孩子誕生的歡欣，她第一個看着孩子的笑，她自己也笑得最關痛楚。最爲深沉，最爲樂的人就是曾經最苦的人吧！

農夫是那些辛苦的人。當雨漸漸田畝的時候，於是一塊塊田裏，秧子綠了。他們大聲的唱着秧歌，比較青年唱着情歌更加放浪，那悠長的歌聲，到處散佈着，似乎在催着禾苗生長。一天一天，秧田變了深綠的顏色，農夫對它的愛惜也更加熱狂，更加蓬勃。只看到他們戴着多色的麥縷圓帽，像一顆顆銀珠在綠絨毯上滾動，他們徘徊在田間的小路上，看到每一株秧子彷彿都帶着微笑的心田上生長出來的。他回到了家裏，講不完對於它們的愛惜，如同一個騎士歸來，高談着他底豐收一般。

秋日的西風是在高會，引着場邊曬着青草，低聲的反芻着，發出細碎的脆嫩的音韻，猶似
詩童與吟詠新成的詩章，帶着悠哉悠哉躊躇滿意的態度。場中擺着一張桌子，圍坐着大大小小
小的人。投出酒盞的響子，衝出一陣醉人的酒香來。老年人抹着鬍鬚，開始舔着他的嘴
唇。放下盞子牙的時候，好像有許多話要說似的，却仍默不作聲的斟滿了第二盃酒。中年人伸
出酒文的手指來猜拳。一盃又一盃的酒向喉嚨裏倒下去，孩子們像遊擊隊一樣，裝滿了碰着鼻子，
前倒後交奔騰了。晚餐在忙亂中進行着，吃完後大家在漸漸深濃的暮色裏閒談。天上一顆一顆
的星閃閃的點出來，遠遠的山不見了，只剩一些大意在煙幕中隱去。流螢一閃一閃的發亮，把
孩子們帶到竹林裏去了。場上的人，不知什麼時候停止了談話在瞌睡，四野的蛙鼓却像湖上的
雨滴聲一樣。

鄉村裏的夜，不能用文字寫出來——你姑且閉上眼睛，貼耳在汨汨的溪流上去傾聽：輕
輕的低語，如雁行情，似乎悠遠得不能臆測，似乎又熨貼在你的心上。這境界只有水仙的淡雅可
與其發，它靜有如女兒戴的面紗。偶爾有斷續的幾聲犬吠，使這幽寂的池塘激起一些波紋，却
是更顯得那恬靜而寧靜，抹在田野上的流動的夜霧，使隱約的村火，更加朦朧。

——鄉村裏歡欣的季節，莫過於秋收。一起一落的么喝聲和攪稻的聲音相應和，只見那一點點
金粒像暴雨一般灑下來，和着農夫的快樂也像滾滾的流水涌出來。他仰着身子看一堆堆高高的
穀粒，完全忘了早天的愁苦和插秧的辛勞，似乎那些流汗的日子已經遠去了，像一片白雲化爲
烏有，他們只聞着酒樽裏的香氣，於是儘多着酩酊的時刻。那通過鄉村的大路上，車輪轉轉的
滾滾起伏的丘陵，載着新穀載着妻女一同去趕市集，許多道路送着他們到市鎮上去。於是載着

滿車歡喜歸來。

我自幼就在鄉村裏生活着的，對於他們的愁苦和歡樂，遠遜於我對那野草的氣息和昆蟲的翅膀的熾熱，如今我却完全和他們一同愁苦一同歡樂了。我不再討厭肥料的氣息，一切的生命都在肥料和泥土中共天呵。我只要在夕照中登臨高岡看村落裏的炊煙嫋嫋的騰起，白鷗悠然的飛落春溪畔的竹叢，我便像童年時被慈母抱在懷裏。這田野有如一隻極大的搖籃，它給我一條碧綠的夢被烈一個香甜的夢。

小星

慈母

那時候，我也像鴛子一樣鑽在你底胸脯吧？當深夜，大風吹滅了燈火，黑暗用冰冷而磷噹的手折撫着我底胎髮。我一定剖察一盞溫暖而璀璨的燈，在你底兩座乳房中間，像蓮花似的正開着。

那時候，你爲我安排著一片新的天地，沒有寒冷，憂慮和煩惱。你，却在風雪中受盡困苦的煎熬，有如那輛過冰地的一輛破車。我，這在車廂裏的孩子，却聽那呼呼的風聲如眠歌……

清晨

清道夫的身影，還不容易在變動的長街中辨認出來，那隆隆的垃圾車滾過的聲音，照例的響了。這是小城裏最容易辨認的清晨的脚步。還有雞啼，豆腐店裏的拉磨聲，呼呼的鐵匠店裏的風箱。趕早車的旅客，挑着行李擠出客寓大門……這一切在沉默中進行。

城門口的路燈還亮着。

昨夜，落過一陣雨，街心幾個澄澈的水塘，暮着一兩顆殘星。

魚

在我這寒捨的家庭裏，魚，真是難得的來客。我特地用一個大瓷盆，盛滿了清水來養他，擺上翠水仙花，幾支嫩綠的水草做你的墊被，盆底鋪着五色斑斕的石子。——我真盡了款待之心的了。

你的幽美的姿態，誰也討人喜欢，一身金色的鱗片，幾葉搖擺自由的劍鬚，一雙透明的眼珠，當你微彎的姿勢，像一個紳士，輕佻的甩尾，彷彿撒嬌的少女。——我很文字不能如你的身軀，隨便運用自由。

雖然，你使人欣賞讚嘆，這畢竟不是你的本分。嗚！有些不忍呀！我不能讓你去領路江海了。

琴韻

溪水上。太陽反照的最後一片紅暈，也隱沒在濃厚的暮靄裏了。洗衣的白石上，消失了流

渡的漂紅。不遠的天邊布聲，聽慣了却似乎聽不見了。

一隻隻靜靜地降落在溪畔竹林上的白鷗鳥，像琴上的一個個音鍵。似乎有一隻森林的手，從我紙心上伸出去，顫抖的彈着往昔聽慣了的一支歌曲，而且裏面的彈音不息……

我慢慢的從沉醉中醒來，才覺悟：彈琴的人在遠方，已經許久沒有消息。

距離

一個孩子從母親的懷裏醒來了。在牀上玩着橡皮做的咕咕狗。這玩具對膠皮的照皮上，一點點冷汗如明珠。

誰知她底夢在何處？

這時，郵差知道這人家大門關着，那主婦照例又寫午膠。往門隙裏塞進一封信——這是那孩子的爸爸在一條長長的鐵路中的一個小站上發出的。信上寫着：

「家開向熟帶去的列車上，載着一個十五年的朋友。他，敘稱認識你，曾到過我家北國的貴庭院。他現在在做國際通車的查票員。

記憶，是翻不完的舊賬簿。……」

號音

「老師，我有些不懂，地球上……」一個小學生急着站起來，他怕考書，故意的發問。許

多同學在打瞌睡。

這位教師，似乎着急書本講不完，在拚命的開快車。

於是，教室裏只有這兩個人在對壘了。

時鐘安詳地走着，他對於人們的催促是淡淡的。吹號者能得着誰的賄賂呢？
司發下課的號音呵，你是生命解放的呼聲呢！

自畫像

一個青年畫家，對着鏡子端詳了一番。忽然嚴肅起來。他想：

「我不願浪費一分光陰——一個誘惑的少女，對於誰都有廉價的笑。其次，那些庸俗的人們，我也該拒絕他們的邀請。」

於是他覺得前途有了極大的希望，在房裏踱步了兩三個來回。似乎已在過着從明天開始的嚴肅的生活了。

三點鐘後，他畫好了一張自畫像。欣賞一番嚴肅的自己，彷彿過了一年似的，他又覺得寂寞起來。

他走出房門，捧着這未乾的傑作，急於要送去給朋友——庸俗的人們——欣賞，好使自己享受一點虛榮。並可以獻給他的愛人——那誘惑的少女。

小詩

我無聲的吟着一首小詩，不知是誰的：白朗寧？太戈爾？雪萊？丁尼生？……也許是，也許都不是。

那首小詩，題名：「甜睡的嬰兒」

詩底均勻的節奏，在睡着的嬰兒底豐滿的胸膛上微微起伏。蘊藏着的清淺而不可測的睿智，在他底薄薄的眼皮上閃動。人們永遠發掘不盡他底內涵。映在他底紅暈的兩頰，像一條愉快的小河裏的漪漣，他夢中忽然淺笑，像游魚浴着噴泉。

雨天

雨絲織着無邊的憂鬱的網。

我坐在待車室裏，不聲不響的把雨衣的領頭向耳邊拉上一點，我已不勝對於寂寞的攻擊了。末班車也許已開走了。

除了站長，更沒有其他職員。除了我，再沒有其他旅客。站長看我一眼，我也偶爾看一看他，我和他的視線，却從沒有相接。我倆各躲在沉默的堡壘裏，雖然彈盡糧絕，大家還具有堅持下去。

雨絲織着無邊的憂鬱的網。

我發覺他不是站長，他也發覺我不是旅客，我們都是躲雨的人，都是寂寞的欣賞者，彷彿兩隻飛蟲，因為雨天，撞進了這憂鬱的網裏。

「寂寞」孤獨者底愛子

最喜歡孤獨的人，總眷戀着黃昏的。我相信，那樣的人，並不覺得寂寞。即使他懷裏抱着的正是一「寂寞」，這也是他唯一的愛子。

黃昏，孤獨者底透明的睿智，像浴出紅霞的長庚星。在他正欣賞的一抹姹紫嫣紅的波浪中，暮地跳出一個「水孩」(註)來。於是他底幻想，抵得上一次豐盛的晚餐。

不過，喜歡孤獨的人，常有繁華的慰藉在遠方。黃昏，正好遣他趨向冥想的走廊，他看到天上每一顆星，都與遠方的繁華相接。

註：「水孩」是查理士·金斯萊的一篇童話，寫一個窮苦的孩子——湯姆，受盡人們的虐待，後受仙母的教訓而成水孩。他能看到水裏活潑的動物的世界。

橋

我知道，時間是從橋上走來的，它又從那裏走遠去了。

在慈母的懷裏，像在時間的臥車裏，聽着金屬輪子隆隆的劃過鐵橋。有時像坐在舢板船裏，從荷葉蓬下穿過竹橋。偶然有蓮花擦過鬢邊，總是不知不覺從橋下溜過去了。

五六歲時，騎着竹馬跑過橋去。不去聽淙淙的流水，不去聽款乃的櫓韻。

當人們伴着他的情侶，站在時光的河流上，希望逝水永住，耳邊却有洪然的濤聲，驚雲霄而直上了。

誰不愛這四國的光景呢？可以恣情的沉醉在碧藍的山水裏，和情侶默立在橋上，讓飛過天空的鳥撲著雙翅去罷，只要契合的心，像成熟的蘋果緊抱而充實。

聰明的：睡在橋下的石上——讓時間從橋上跑過去——即使祇一夜，也勝以千年呵！

初更

用北宋張先的天仙子下半闕，來形容「初更」的氣氛，那是再恰當不過的了：「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簾幙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月落紅應滿徑。」——可是，這又濃豔了一點。

古人遇着知己，因為歡宴多喝了幾盃酒，談得高興，酒在肚裏熱辣辣的作怪，想起報國除奸的事來了。於是挑燈看劍，只見劍鞘裏像拔出挺直的白蛇來，發出冷冷的清光。使人不禁打了幾個寒噤。這情調可說和初更的森嚴的部分未嘗不正契合。

初更，這在於我，玫瑰一樣的日子渺遠了。英雄的壯志消沉了，躑躅在昔年的道路上。忽然看到一枝寒梅在手，一瞬間即變成一道血河長流。於是恍惚看到自己的精靈苦坐在河濱，看女神一凌波微步，羅襪生塵。——而去……

影子

我並沒有理會你，雖然你無時不緊緊的跟着我。在月光下，你陪着我反剪着手慢慢地徘徊。現在，你伴我寫文章，看我的智慧如水銀重重的掉落。你在我背後的牆上，一動也不動。

對於你，我漸漸的愛憐起來了。

往昔，我把你撇在一邊，我有我底所愛，如今呢；我常踏着回憶的腳跡，如同你踏着我的腳跡一樣。有時，你也爲我嘆息吧？你說：

「追着往時的自己，

已是華貴的奢望了。」

燈下我真怕你不斷的絮語，索性吹滅了燈火，好獨自去夢裏遨遊。

夜歌

我聽着雨打芭蕉，便開始唱歌了。

沒有振動聲帶的時候，心已激越的跳躍。那支「夜歌」，從生活起了頭銜便唱着永不停息，愈來愈覺悽愴。——世間最悲哀的是唱那支只有自己心裏聽到的夜歌呵。

我一點也不怯弱，喜歡勇敢地斟滿惆悵的酒杯，一飲而盡……看自己的血流如花開。我愛這痛楚的芬芳。

夜歌呵，那悲壯的聲調，如沙漠裏的駝鈴和朔風共響。我底心，如祁連山的雪峯，峻潔而爽朗。讓朔風來得更遒勁一點罷！我幾乎要發狂而高呼！

那歌聲乖戾得像鬼哭……我不忍聽，我暗泣，嗚咽……那歌聲在雨聲裏一起一落：

「我永遠照不見和煦的陽光，

只爲了會隔着一層「誤會」的重簾。」

叮噀

對於你們的遠行，我將永久的撇不下沉重的載負，除非你已帶着勝利歸來。

遠方，你如今能告訴我，那是南還是北？是東還是西？我只知道無論在什麼地方，我會立刻到你的身邊，你也可以感覺到對你掛念的親友同學和師長底心。時刻在纏繫着你，他們對你的叮噀，你會明白的記得：

當子彈擦進槍塘去的那一刻，千萬顆中國人民的心。和向你祝福與期望的眼光，都集中在發亮的準星上呀。那槍口正對着民族的公敵麼？小心呀，每一顆子彈是中國人民的汗血所製造的！每一顆子彈要向敵人討回中國人民的血債。

你也許去北方，寒冷的北方呀，你到那裏，可以看到雪是怎樣厚厚的壓在中國的土地上。南方，那裏的太陽又大又圓又光亮呀，你會看到大海和蒼鬱的林子。黎明時曉霞在海上和樹上向你照耀。她是如何的美麗。假如你去東方，江南的大湖區域，或者中州平原，你將要讚美，大地是無比的廣闊而空曠呵！西方呢，你在原始的草莽中，放縱你的馬騎，嘗嘗高原的氣味罷。你將要想到自己，必須成爲一個中國民族底冠冕上一顆最輝煌的寶珠！

無論你到那一方去，我底心總是跟着你的。在祖國的土地上，每一個兵士，是一顆勝利的種子，我願化作霖雨化作風，使你們長成，使祖國解放，便是化作一撮泥土也好。當我感到一顆種子發熱生芽的時候，也就是我微笑的時候了。

尋訪

當我在高樓上，從開向原野的窗子裏望出去，只見遠近的村落，彎曲而引伸的道路，環抱着高低的山坡的梯田……我便惘然的失落在眼前的原野裏了。

這親切的畫面，使我愛，使我想去擁抱它，用我的眼淚告訴它；我已禁不住大地的誘惑，那飛翔在天空的白鷗鳥，不倦地剪刷着牠底翅膀在禾苗上掠過，我底心靈，也繞在牠的盤旋中，宛如沐浴在清涼的泉水裏。

在教課完了，我常夾着一卷詩集，匆匆的走向原野，似乎去迎迓一個稔熟的朋友。不，我是去尋訪一位清醒的先知。企望他用喃喃的溪水的語言告訴我，用新發的枝條啟示我，用草地的新綠渲染我底心，用展放的花朵點綴我底眉宇，撕下一張蔚藍的天幕，裝載我底衣裳……我漫步在荳花麥隴中，變得年青而富有了。

先知，在那裏呢？當我睜開眼睛，他消失在大道的遠方，像雲影溶解在嵐氣裏。當我閉上眼睛，他便隱在我底心扉，彷彿燈動的燈火在風中晃盪。是垂掛在智慧的窗子上的錦帶吧？他又在那樣隱約！

是的，每次我反剪着手孤獨的散步在阡陌間，似乎有所尋訪：那是希望與自己的童年會晤嗎？或是拾取昔日的花朵於潺湲裏嗎？我埋頭在駘蕩的春色中，恍惚地覺得那銀簪也似的牧歌，已在我底嘴角消失。縱然任我恣意的放浪，那些無邪的夢意，却再也喚不回來。

原野是如此廣袤，我底脚步，走不盡這天涯芳草路。我愉快地左右顧盼，遠遠的山岡，迎

等我走來，那竹籬茅舍人家。靜悄悄的站在路旁，開着柴扉，像在迎接歸客。忽然，我自問道：「一走到何處去呢？」可是我沒有停步。走呵，管他走到何處？我爲着我底所愛而來，到盡了我底所愛便歸。何必一定要有什麼收穫呢？「尋訪」就是我所愛的本身呵。

老人

每天傍晚，我在那通過槐林的古道上散步，常看到許多踏著夕陽歸家的鄉人。其中有一位年約七十多歲的老人，總是一個人走着，肩上背一小袋米。遠遠的看去，就知道是他來了。他穿著藍布大衫，罩着黑布棉襖，下面穿着布套襖，厚厚的布底鞋子。他像是北方人，高大個子，頭上不裹白布，蜜紅色的臉皮，禿亮的頭顱，鬚髮完全白了，一縷長鬚，銀樣發光，我會誤視他圍着一角白紗圍巾。他底眼睛炯炯放光，藏在深陷的眼眶裏，幾絲白眉，宛似月光下的葦草。顴骨微突，在一座大鼻兩旁安排着，皺紋縱橫畢露，而並不憔悴。雖然沒有喝過，却飽顏滋潤，再加抹上一層夕陽的紅暈，益發如深秋的楓葉紅得新鮮。

當他走到我的身邊，我站在路旁向他凝視，我不忍把這個清晰的印象放過，他的白髮被晚風吹在一邊，托出深紅色的嘴唇，那是多麼美！多麼令人尊敬，是一部哲人底活的傳記，是一部沒字的書，却蘊藏着千萬智慧。

他踏着重實的脚步走過去，石板路在他腳下似乎特別平穩：崎嶇的山徑，在他視若坦途，毫不喘息的走過去了。我呆呆的看着他底背影遠去，他沒有回頭看我一次，我常常想請他在林中稍坐一會，和他懸談一陣。我相信他底每一句話都是經典，都是哲理，都是詩。他底步履，正

和舒緩的節奏合拍，他底眼珠，便是晶瑩玲瓏的文字。他使我聯想到太戈爾，聯想到惠脫曼，聯想到白朗丁——那些享有高壽的詩人。但是，我總讓他默默的闊步而去。我怕我底手指去叩那智慧的神，禁不往顫抖。我緊抱著他給我的鐵獸，中間已涵泳萬有。我惶惑那奢望會使我目眩，這已經獲得的變爲烏有。

那老人走過大路拐彎的地方再也看不見了。我在等待着明天，我是那樣貪婪地企望滿足我底齟齬。呵，那槐林古道上，春天快要走來，我却沒有一絲愛蝶的情懷。只望那一縷銀髮任晚風吹，醉人的酡顏映夕陽紅。

夜

夜，你那黑色的胸膛，
彷彿無底的大海呵，
當我駕駛一葉扁舟，
撈取昔日溫暖的明珠。

何妨痛飲這大海的酒釀，
醉死在這黎明的腳邊呵，
明天，那在大霧中的帆檣，
已濕透了我五年的眼淚。

我嘗蕩漾在澄碧的江上，
在垂暮的山峽裏聽清泉，
和山風竹篔簹親切的絮語，
直到明星和旭日報春曉。

昔日不再來，我企望誰來，
默立在我底冷却的身傍，
夜永遠是夜吧，再不用那
一盃甜酒沾濕我底嘴唇。

——序詩

。日夜，你是無邊際的廣大的平原，一任我底思想的駿騎去馳騁，去奔放，去追逐風沙的昔
你這隻大大的黑色的手掌，遮沒人們底眼睛，却讓智慧的種子益發明媚，在枕上的瓊樓，
魁偉而奇高，天風拂着牠的簷前鐵馬叮嚙的響亮。一片流紅的霞彩，如輕絹作她襟下的飄帶，一
羣往古的詩人，仙子，英雄，美人，在連袂而來。

我底瑰麗的幻想，相同豐饒的饋饌，是夜對於孤獨者的款待我在那夜的筵席上陶醉了，不
乘身樣子覺浮去。我沒有楫柁，沒有篙，讓情感的白帆，張滿風，漂泊在海上。去到何處？有

誰能向「命運」叩問！命運永遠緊閉着他底石門，他冷冷地在牆裏竊聽行人的足音，聽憑他的好惡，投給你一串紫葡萄，或是一束鮮花。給你一下鐵棒。或是一下鞭鞭。人們恰如他底玩具。但是：我必須征服命運。貝多芬在我的耳邊說過：「我要去和命運搏鬥」。

「夜，你穿着黑衣的來客，在我與你握手的時候，你底眼睛裏永遠噴出火燄，你底手，像鐵一樣堅硬，沉重，我知道你的嚴肅的分量，你不用得着我底允許，打開我底日記，請你像機警的稽查一樣搜索我底靈魂的一隅。雖不免有些錯亂，荒蕪，蒼白的地方，我的過失是由於我的率真；我的愚蠢是由於我的虔誠，我底太愛的，我珍惜她爲我所懷抱。我失去她；也是由於我的過分的珍惜。可是，我這一份珍惜，依舊藏在我底寶盒裏，而且永遠佔着那個位置。這樣的空虛，是無法充實無法補償的。和誰去較量呢？我不能用眼睛看見的，可以燃一支心燭照見她。這方永遠在咫尺間呀。黑夜的來客，機警的稽查者，你空手而來，又將空手而去吧？你去了，我將更加孤獨。」

「夜，你是孤獨者的朋友，在旅店，在深巷，在黝黝的林中，在古寺，或在扁舟，我與你邂逅，稔熟你的恬靜緘默的臉容。我們來碰一碰酒盃。我說：

「夜，你是偉大！」

「孤獨，你是高貴！」夜說。

「來！我與夜同飲下血和淚，飲下密液與膽汁，熱熱的灌滿愁腸。」我說：

「假如生命是一盃酒，不是一啜飲就盡了？」

「孤獨？對此空盃，何必嘆息？」

「夜，我不忍擲空盃於地。」

「姑息的人，永遠有着悲哀！」

「靈魂豈有變成蝴蝶的一天嗎？」

「芳草上的露珠，却比蝴蝶更爲高貴！你何必矜持這個存在？」

「唔！」

夜，在你底庇護之下，大家拆去藩籬像一隻空瓶子躺在各自的榻上。你走過我的窗口，像風一樣溜了進來，又溜了出去，你也會走到商人，妓女，和政客的窗前，溜了進去，又溜了出來。你看到崇高的，奇異的，猥褻的，畸形的……各式各樣的靈魂的寶塔，聞到香腥臭惡的各種氣息你對於誰都是慈祥的。從夜的海水裏沐浴過的人們，都有權利看到新鮮的露珠。

今夜，我忽然聽到江水下落，發出一陣波浪和礁石沖擊的聲音。我再也不能睡去，夜，你是踏着那江濤而來的嗎？沒有風，掃着落葉。——在我的屋外，一片槐林如海，那落葉的步履，在深夜聽來，更加親切，——這些江濤和風聲，都是你的絮語麼？那些閃爍的繁星，是你的眼睛麼？我不能不爲你的誘惑而心動。我耐不住你的敦促一躍起牀，半年多沒有提筆，我的手有些顫抖，我的心有些顫抖，我雖不能從你那裏得着慰藉，但你是我底一個安全的訴苦處。而對着你，我的靈魂才得自由舒暢。我的悵鬱的情緒，如亙古未掘開的地泉。這地泉，開始奔流，和我底眼淚一同奔流，辛酸的甜蜜的，溫暖的寒愴的，全都從眼眶裏汎溢。夜，你是漆黑的深寶嗎？淚水借着你的缺口迸作噴泉了我像一片竹葉漂泊在淚海上，任憑何方吹來的風，吹向何方去，那是無邊的浪蕩啊。

夜，你是我的慈母，往時你給我黑甜芬芳的夢，現在却讓我做了落魄的浪子。你的鞭箠，親切而溫存。你能蔭庇我的身體，却不能蔭庇我的靈魂。我是你手中的金箭，酷愛劃空的飛道，我願像鴿鈴一樣嗖的一聲離你而去，我底心，永遠嚮往黎明呀！

夜啊，你聽，槐林裏的大路那邊，馬蹄像暴雨叩在青石板上，馬隊在飛快的跑過去！大砲的輪子，沉重的滾過去……滾過去……滾過去……一陣列兵的脚步響了……夜啊！黎明是多麼遙遠！沒有誰會清視路旁的里程碑，那是無數顛饑和血泥膠成的過路，那是一條鐵流湧過的道路，我的心跟着馬隊去了，跟着大砲去了，跟着行列去了，去了……

夜是無邊際的，當我渡過去到了彼岸，便脫去昨天的架褫了，我欣喜自己沒有沉淪在夜的漩渦裏。

墟墓篇

常有一串喪樂領着「嗒、嗒、嗒、」的抬棺者的呼聲，通過那槐林中的大路。我一聽到那聲音，就懷着死者親友的憂戚情緒。喪樂的鼓手，總是間歇的吹着，鑼鼓也間歇的敲着，我聽着那聲音漸漸地遠去……遠去……終於消失。

更有沉默的送葬行列，既沒有吹打的鼓手，又沒有跟着親人的哭聲，抬棺者也不作「嗒、嗒、嗒、」的吶喊，一具薄皮棺材裝着或是一張破席捲着的屍體，給予後人的悲哀的擔負。也不會十分沉重。抬這樣一個落魄的旅客，——人是在地球上旅行一次罷了——只有沉默是最好

的表示。後面跟着一個人，肩着一把鋤頭爲死者做最後的工作。——這情形我看在眼裏，却把

我呆住了。我的意念便一直送他到林薄間，深深地埋在蕪草的下面。

我住在古塔寺，就是墟墓的邊緣，我們以墳穴爲鄰，已漸漸地對那些幽靈默契，生與死只隔着門隙間的一縷光呵。這墟墓並不是生後的歸宿，那歸宿也許是陽光中的微塵，也許是流水裏的一片雲影，也許是飛瀑濺出的雨沫，也許是履下的泥土……在不可接而可見，在不可見而可覺，在不可覺而可測，它是那烏有中的存在。蝴蝶是它們的夢，黑暗是它的衣襟，它們也有活人的悲哀，如同活人有它們的一樣。

這一片墟墓却不荒涼，蓋在槐林的樹葉底下，叢生着繁星似的小黃花，小藍花，小白花，我走在一條修長的石路上，只見兩旁的槐樹舉臂交抱着，參差錯落的墓碑，迎人而立，薄敷着夕照的迴光。當黃昏叩着墓門，旅人到此，也有如歸的情懷吧？彷彿是圓圓稠密的都市，墟墓上該也有囂囂的市聲，該也有肩摩踵接的人流，該也有車水馬龍的熙攘。無數幽靈，輻輳於此，那也不勝其僥倖了。似乎有一般的詭譎嚷着：

「誰買我的靈魂呀？」

「我的靈魂廉價呀！」

但是所謂高貴的靈魂，一經顧客的物色便成了糞土。那些臃腫的顧客，却都有揶揄的嗤笑，銳利的爪齒，猙獰的臉孔和睥睨的眼睛。而那些靈魂的出賣者，在買者底指顧間便有着造化了。於是鴨子般的笑聲，常掛在他們的嘴邊。

夜來了，樹顛響着蕭蕭的風聲，石隙間小蟲叫着，螢火蟲帶着綠亮的燈，光照斑駁的墓石，星星墮向林裏，宛似欲落的眼淚，墟墓上出現了幽靈的舞蹈，罪孽深重的幽靈，拖着鏽鏽

叮鏘的響——聽來毛髮悚然，還有女鬼哽咽的哭聲，隱約的伴着落葉在樹根下瑟索，篝火在草莽間晃動，好像藏在黑髮裏的怨婦的眼睛。它向墓門上移去，向大路上移去……好像追逐行人似的在遠方消失。

我還記得在童年時，聽着不少墟墓的故事。晚歸的醉漢，有時迷失在墟墓間，奔走得疲憊了，倒地便打起鼾來，直到明天，才在新鮮的露珠中間醒來。那些在泥土裏的旅客，原也是醉漢的朋友，夜把他們拉在一起，成一夜隔世的會晤。可是這樣的泥醉，本是少有。隔世的會晤，豈能多得！

現在，每天我得走過這一片墟墓，雖然這墟墓上的槐林，已蔚成密密的陰翳，黑夜歸來，總不免顧盼殺棘。我原也喜歡觀賞靈魂的舞蹈，「小狗跳梁」的把戲，何必求之於黑夜的墟墓間呢？不過夜間出現的都像燐火，並不會傷害你。白天的幽靈却躲在人的衣褶裏，常做權勢者的「應聲蟲」，有時還放一下冷箭。

「墟墓間散步。有一種特別的睿智的啟示，可以靜靜的意識到「無常」的手在撥着它的算珠，你便與世無爭。活着是冤家對頭，常以虎虎的眼睛相視的兩個人，他們的整地却又襟接毗連。儼如說：「人生是一幕悲劇。」還爭奪什麼扮演的角色呢？倘使早日搜索到那一塊冰冷的石門，對於那些歡樂，也只有含淚相看，而痛苦不過是溫存的撫摸罷了。

雖然我離人遠了，我却並未作離人之想，對這遍地黃花的墟墓，竟無端為牽起這些聯想。我一轉念間，恍然感着這個「我」。

我應該虔誠的迎着每一個黎明，把那些記憶，完全深深的埋進墳穴裏再也不要掘起，並且不再向那墟墓間徘徊。

箭

在黎明走過的草徑上，
我拾著一支皎皎的白羽，
那上面有精緻的露珠，
還有殷紅的點點血滴。

那昨夜晚歸的白鴿，
被彈丸致命的追逐；
當她衝破濃重的霧，
一支白羽忽地失落。

今天鴿巢裏啾啾的叫聲，
還帶著昨夜驚餘的顫抖，
庭院裏的楓葉已經紅了，
天竹也掛下累累的果實。

我插白羽在了一支竹端，

削成一個鋒利的箭鏃，
試向流雲放射了幾次，
終於失意地射往空谷。

——序詩——

「記憶是永遠淌着血的創傷！」那射中這創傷的一支金箭，而今我撫弄牠如撫弄一根琴弦了。

創傷依舊淌着血，祇有讓時間來填補，當那支金箭「梆」的一聲射來，我像聽到彈着幸福樂曲的琴弦猝然地斷絕了。

現在我慵慵地躺在牀榻上，枕邊有淙淙的流泉，從記憶的窗子裏望出去：流雲像重疊的白石，小鳥在那隙際穿梭似的飛翔，我最愛聽鴿鈴和平地響過藍天——那爽朗的空氣，如透澈的池水動蕩着微波，我也愛聽到翅翼輕鬆地撲着空氣的聲音，如同甜睡的嬰孩的鼻息。

天空多麼廣大呵！即使那些高山縱肩向它試探，即使那些雲填滿了林壑。天空還是天空，小鳥自由地來來去去，也像我不經意的溜去的青春似的。爲什麼那「天」重重的壓在我昔日的肩上呢？我會經如何艱困地跋涉在旅途呵！跋涉在死之幽谷，滿望着花明柳暗，峯迴路轉，到了平陽廣袤的原野，雖不是故鄉，宿處便可安居，偏巧一支中傷的箭深深刺入我自尊的心裏，我不相信命運，也祇有聽命運安排。

——當生命與我告別的時候，我纔覺得活着是多麼可愛，再要活着又是多麼艱難！」

多麼！一次被陽光照着，覺得它已是冷冷的，祇是昨日的影子。我底心滲透了淤積的潮濕，彷彿陰地的巖石生着苔蘚，蒙着地衣，這裏只有菌藻能繁殖。

這樣，我便學會了消遣，戲弄那一「記憶」如玩具。它相同一隻膽色的古瓶插着鮮豔的花。花，完全和往昔的一樣芬芳，古瓶上却照見我今天蒼白的臉色，這個瓶口太小了。插得進一束花，裝不進我底一聲嘆息，我又不能拂落悵鬱如塵土。任風吹，任雨淋，這塊堅硬的巖石——記憶——並不因此消損。

於是我悽愉地撫摩着這支金箭，把舌尖舔一絲冷冷的銳鏃，我一陣寒噤，不禁流下淚來，從光滑的箭身上看到鐫刻着明晰的姓氏。我睜大了眼睛仔細的再看時，却一無所有，只有落在上面的一滴淚，那滴淚裏映着窗外廣大的天空。

我便探首向窗外瞭望，只見遠遠近近，許多沉默的調堡，一條大路，迤邐的向遠方伸去，又爬過山岡。那山岡忽然中斷，下面就是碧綠的江流，白帆輕輕的飄舉，如像點點沙鷗……這是我太熟悉的地方了。關着窗子，也可以從白壁上看出那幅明淨的圖畫，看出那些圖畫裏的人物，

但是，那支箭，我總不知道它射來的方向。

我是怎樣被射倒的啊，我完全記不清楚了，我底沸騰的血從創口裏噴出來，我便昏暈過去，我咬着牙死在昔日的眼前。等我在血泊中蘇醒過來，冷雨灑在額上如雪珠，我孤獨的踉蹌在黑夜的道路，雖然是漆黑的泥濘的道路，這畢竟是走向明天的道路。我忍心再不回一回頭，我底心冷了，我底心死了，一切的溫存是嘲笑，一切的款語是刺刀。

那一夜，我做了全無棲宿的遊魂，蹣跚在陌生的街市，敲開了一家家旅店的大門，又一次次被推出來，徘徊在朦朧的街燈下。

終於，我被一個衣衫襤褸的店主，送到鴿棚似的閣樓上。雨從屋頂的三角窗裏射進來，我捲縮在草褥上，輾轉着不能入睡，我底受創的靈魂，像是野獸般的在森林中猛闖着，只聽得隔壁一個旅客在呻吟，氣息奄奄地咳嗆。過了一會兒，連呻吟也像微得聽不見了。

沒有希望的生活着，有什麼勇氣昂起頭來看緋紅的旭日呢？我想，這支意外射來的箭，固然中傷了我底心，但是我底希望沒有毀滅，雨天過了，會有一個美麗的太陽呢！

在這旅店裏的一宿，我幾乎與死亡握手。

天亮了，我依舊輕鬆的緊趕着我的旅程，只是山河變了另一種顏色，看見人們的歡笑如哭泣，我是一個畸零人了。

於是。我怕聽到鶯歌如鳥叫，有許多穩熟的地方，立着我底墓碑。

但是，而今我懷望着迢迢芳草路，却覺得舉步艱難了，便是那一箭之路，也遠在天涯。

雞與兔

除了求生，牠們似乎沒有什麼企圖。在牠們底羣裏，漾溢着和平，漾溢着歡笑，漾溢着愛，漾溢着生命的頌歌。

——序

雞

又是一代了。

雞子披着溼漉漉的羽毛，從母雞啄破的蛋殼裏鑽出來，躲在母雞溫暖的胸脯裏，炕乾了斜毛。似夢初醒般的睜開一隻小眼睛，但看不見什麼，四周被黑暗重重包圍着，牠沒有意識到光，只在母雞撲開的翅膀下顫動，這是造物者賦予生命的第一次顫動。於是，牠開始了生命的戰鬥。牠底尖銳的嘴角，和還在溼攀着的腳爪，不安地騷動着。母雞更撲緊了翅膀，似乎怕這小生命失落，惹母的心弦，永遠這般緊張而且脆弱。

雜雜的羽毛漸漸鬆散，牠聳一聳小翅膀，似乎要掙脫母雞的懷抱了。一陣冷空氣吹來，牠禁不住打一個寒噤。一縷熾微的陽光，在羽陣間一閃，雛雁驚訝地叫着：

「噤，噤，噤。」

這聲音開始低啞得只有緊貼着的母雞底心，能夠覺得牠的嘴角的顫動，接着又抗憤的叫起來。

「噤呀，噤呀，噤呀。」

牠的小翅膀騷動得更厲害。牠的每一根羽毛都在顫動，牠的體溫增高得像在發燒，母雞感着從牠身上輸送出來的溫暖，於是抱得更緊了。這一點溫暖，是牠用生命換得來的。

當牠愉快地整理自己底蓬亂的胸毛時，雛兒倏地掙脫了牠的懷抱，已經蹣跚地跛行了。

牠覺得眼前的一切都是新鮮的，新鮮得使牠落淚。牠驚惶地到處亂竄，再也不想緊抱着牠的翅膀了。只有饑餓的時候，「噤呀，噤呀，噤呀，」叫着回到母親的身邊。

母雞優離後的身體，還沒有恢復健康，癱突地匍伏在草褥裏，一雙帶血的眼睛，僵松的翕

着。牠疲憊地垂下了頭，宛似經過一次劇烈戰鬥的將士，把他應得的榮譽置之度外。牠不時的呻吟，不時的發出輕微的嘆息，那是欣慰的嘆息吧？牠顫抖的時着：

「閣閣閣，閣閣閣……」

一羣雛兒很快地跑回來了，挨近牠的胸脯。牠輕輕的吻着牠們，給牠們整理羽毛。那些雛兒一齊「噉，噉……」的叫着，像是告訴牠：「外面的光景多麼美麗，有親愛的花蛇在綠草裏游過，有蒼褐色的鷹鳩在白雲裏翱翔……。」於是母雞抖擻着羸弱的身體，一步也不離的跟着牠們。「閣閣閣……」的叫着，似乎說：「你們一離開母親，便去和死亡接近嗎？我的心跳得好厲害！除了母親沒有再愛你們的了。你們的身體，是我底血肉塑成的。我，因為對你們有了愛，便有了悲哀，我的生命已化分在你們的體內了。你們必須愛護自己，就是愛護你們底母親。其它，我什麼都不企望，只願你們好生地活着。」

兔

五月的鄉村，是多麼使人陶醉！那成熟的麥子，像火一般在燃燒。山原挺着腹，在強烈的陽光下，張開它誘惑的臂膀，熱情地等待你的擁抱。那無垠的曠野的碧綠，廣被着遠近的山岡。我對那茵茵的草地，有着特別的愛好。

不久我可以抱着一對白兔，到那草地上去散步，可以蹲在草地上，儘量伸展我的雙臂，盡情地唱着牧歌。我想，我的朋友底母兔，這幾天就該分娩了。可是那兔兒有如固執的來客，矜

持着他的行期。

一個月色如銀的晚上，我踏着月光走到那個朋友家去，在斑斕的花影下，我看到竹籬圍着的兔房前面，幾隻雌兔跑着跳着，一隻母兔。默默地倚着一叢枯草，彷彿在思索什麼似的。

我的朋友拉我到家裏去了，桌子上正擺着豐富的餽饌，一瓶紅茅燒酒，映着燈光，像血一般鮮明。主婦打開了瓶塞，屋子裏立刻充滿了酒的芬芳。我們的歡笑，便隨着酒香洋溢。

「兔子前晚已生產了，」主婦興奮地舉起酒杯，恭祝在座的幾位老朋友說：「今天我們爲兔兒的生育，多喝一杯酒罷。」

於是我們一同舉起酒杯來一飲而盡。

主婦收斂着笑容訴說着兔兒生育的故事，彷彿演講一個烈士殉難的故事。她底眼睛裏，閃躍着晶瑩的淚光。似乎禁不住情緒的激動，說話的聲音，微微的顫動：

「那晚，也是這般光景，月光照着草上的露珠，像潑地的繁星。那母兔特別笨重似的，一步一步地挨近籬笆，集集着野草，送進兔房，牠不住的回頭看有沒有什麼追逐牠，牠的後腿一伸一伸地躍過去已顯得不很靈活，牠那瑪瑙似的眼睛滿含着眼淚，似誰捉走了牠底伴侶般的，牠向人們表示求恕的樣子，牠不禁地癡癡，也和產婦一樣掙扎着。牠這次生育，確是莊嚴而典禮，始終沒有輕盈的笑，只有肅穆與虔敬。走進那間小木房時，似乎就要倒下來，牠還閉緊着嘴唇鼓起勇氣來，準備抗拒外來的侵害。

「今晨，母兔沒有和往日一樣地跳出來，牠在那一夜的掙扎，有誰知道呢？牠用舌頭和細齒舐下了胸前的絨毛，蓋着初生的兔兒，牠的胸前有了一大片創傷，那是爲了牠的愛兒所受的，

牠變得瘋狂了，不讓雄兔走近去，牠的猙獰的姿態，比較牠的哭泣更使你感到牠的痛楚，慈母都有那末瘋狂的任性的姿態呵！孩子的生命，慈母的死亡，糾結在一起，永不分離。……」

滿座的人，都爲這個故事怔住了，似乎有一隻沉重的手掌壓住我底胸口，站在巍巍的山峯下，覺得自己的渺小。這兔子的崇高的母性，懾服了我，我在默默地遐想。

我不忍牠們母子分離，我再不想向我的朋友討取一對小白兔子。看着牠們團聚的愉快，就是給我的一個欣喜。

過了一星期，我的朋友，送了我一對小白兔，但是，我仍舊把牠們送回去了。那時母兔正站在籬邊，似乎期待得要哭了，我戰兢的把小白兔抱給牠。我對自己說：「我幾乎做了一件世間最殘忍的事。」

塔寺居

離開熙熙攘攘的衆人遠了，可是我底心裏還嚮往着那熙熙攘攘的一羣，你以爲聽到他們的哭笑就不爲他們的哭笑關心麼？不，我告訴你：祇要我的心生根在那熙熙攘攘的塵土裏，我總不安於享受清閒，也永遠不敢以閉在幽谷裏的紫羅蘭自況。

這地方雖然幽僻，擁在一片槐林的海裏，名爲「古塔寺」，就有些陰冷的像修道院，晚來更是落在寂靜的池塘裏一般，是月鑲在古塔的邊緣，一個小天井給殘餘的一層塔座佔去了中間的一大塊，還有什麼深藍的天地好讓我這個不倦的夢幻中的旅客去遨遊呢？因此，我的想像總縈繞

在古塔上。

這殘餘的一層塔基，還有二丈多高，裏面大約七級，那就有凌雲的姿態了。縱目於原野，眺望江流自西而東環抱過來，那像盛在箕形的沖積土上的江城，簇聚着萬家的炊煙與燈火，浴在朝霧暮靄裏面。這危塔雄踞在南郊的高坡上，不也有點王者之象嗎？當初是爲了鎮壓邪神厲鬼吧？這塔的建築原是民意的積集，縱然它有那麼偉然的英姿，也是一塊塊樸實的方石疊砌而成。它那翡翠色的琉璃瓦，鏤刻的飛簷，朱漆的雕楹，葫蘆形的金頂，閃耀着陽光，且當得起一輝煌」兩字來形容，尤其在做佛會的那幾個晚上。一級級燃起香火，通宵的紅燭照着佛像，高聳的燈塔，遠遠的望去，儼如火柱一般。一時鐘鼓齊鳴，潮水一般擁來的善男信女，俯身揖拜，道人一手執着笏板，一手搖着鈴子，唵唵有詞，却始終不知道他唵些什麼。就因爲有了這座塔，衆人便有了他們各自的嚮往，儘管那許多嚮往的不盡一致，在道人的嘴裏，却總是喃喃一陣罷了。

現在塔裏只剩一個白衣觀音，逢着什麼廟會，香火還是很盛，那些膜拜者，雖然有所祈求，但也不苛求真的得到什麼結果，他們的信念就在這信念的本身，若是沒有這一點寄托，還是照樣活下去。

我住在這古塔寺，却另有所悟似的。彷彿牠依然高聳的挺立在這裏，我抬起頭來瞻仰牠莊穆的儀容。牠那尖頂，反射着光，益發顯出他的崇高。這一點高高的舉起的塔頂之光，豈可倖致呢？我低下頭來，審視一塊塊門角的方石，平穩的埋根在泥土裏，牠那插在地底的石腳，除了興建塔者同在的老人，誰能說出牠的深度呢？當塔頂的光刺激着人們的眼睛時，誰聯想到那

堅實的石足啊！而建塔者的匠心却潛伏在最下層的基石上。

沒有犧牲，就沒有成功，塔頂的一點光，不就是犧牲者的靈光嗎？

當破土建塔的時候，建塔者在焚化香火祝告皇天后土之後，開始挖掘這一方基地，他必須歃血在基石上使神垂鑒，這塔才不爲颶風毀壞，於是建塔者的妻子的淚，首先使基石潤濕。這座塔便永遠壓着嫠婦底心。

拆毀這座塔時，人民該有一番紛紛吧？我沒有查過縣志，不知道建塔的年月，與拆毀的經過。我沒有考古家那樣的耐心。據當地的老年人和主持的僧人，只說：「很多年前，因為牠破壞了風水，壓住了一城人都不得發達，所以把牠拆了。」

塔在衆人共同的意志中建立，牠又在衆人共同的意志中拆毀。站在衆人底瞻望的交點，可以忽視衆人的生活嗎？英雄不是奴役衆人的，在爲衆人的奴役中，看得出誰是英雄呵。

我寄寓在這裏，能不聽到那無聲中的衆人的呼喊麼？我却並非以塔擬人而自擬呵。

在我底身邊。彷彿有幾座巨塔崇高地聳立着！我也永遠嚮往着他們，那是不能企及的嚮往呵。在晚上，燈火一亮，我底靈魂便與他們接近……這時我底宗教情緒來了，如同走進希臘的古寺，我看到那些巍然的神像而顫慄了。那些神像，不拘中外，都擁擠在這裏。我想，何必寫下他們底名字呢，會把這薄薄的稿紙戳破。他們底名聲，早已轟雷一般響在人們的耳裏了。

誰是英雄？

誰不是英雄的崇拜者？

雖然英雄主義，宛如一輛破敗的獨輪車，可以由他去陷落污濁的泥溝裏，那石板路上的車

轍，不使你讚嘆推車者跋涉的艱巨嗎？

那英雄的光，

是催淚的金鐵！

誰底的生命如薙草，

潤濕了人民底泥土？

塔是站在我的窗前，也站在我底心上！在不能企及的嚮往中，我揮落焦灼的汗滴。在這苦悶的長途中，付出我所有的歲月罷！我總可以望見那遙遠的一點光，一點光呵，已經夠了，有信念的人是獲救的，如同啜飲自己底鮮血似甜酒，一分苦痛便是一分愉快。

塔，那一點尖頂的光呵，是我終生的嚮往。它在遠方，也在我底心裏，彷彿是我底生命之燈的象徵。這時，窗前的古塔，高高的舉起來了，那是一支策勵我的鞭子。

街市

久久的與市塵睽違，看到城中歸客肩上的塵土，就想到那裏的蕭瑟了。偶爾在山前小立，面向腳下的一池稠密的炊煙，於是一層濁世的泡沫浮上心來。那瀾着的深潭裏，會有金色的鱉魚麼？我忽然起了一陣對於河豚的厭惡。

突出煙霧裏的，有一座鐘樓，像是超然的智者，他却是啞了的，只具有一個智者的外表。還有一座金碧輝煌的魁星樓，現在已改做一個中學的辦公廳，那是文廟的一部分，往時，似曾集中了許多書生的詠歌，年年上了節祭，敲鐘打鼓，鏗然有聲，填然在耳，精神顯赫，儼然是全城靈魂的所在。

那些伏伏貼貼的低屋，守着縱橫的馬路，似乎專爲着侍衛那些軒昂的軍馬而存在的，屋角的煙窗，害羞般的欲吐不吐，黑煙在簷下綠繞着隱約的竹梆聲，在那黑煙裏濺出來。

我擁抱着槐林的碧綠，彷彿停泊在港口的小舟。——靈機一動，有了起碇的意思。

哦，我也潤溺在塵海裏了，撲面一陣風，使我像水中的荇草一般搖動，收嘴，這不是山林中刮過草尖的風；這風帶着血腥氣味，我疑心它是從那狐狸精的紅嘴裏沖出來的，我應該戰兢一點，像磐石般的鎮定着，我自信妖風不能搖撼莊嚴的鐵塔。這時一個怪女人與我擦肩而過，她略微看看她底發亮鞋尖，捏緊了腋下的皮夾，差一點她要吐口唾沫了。我知道她底鞋尖是炸彈的頂針，碰着什麼就會爆炸。她底圓錐形的小腿裏飽裝着炸藥。她的皮夾是黑暗之門，是監獄之門吧？許多人物被她幽禁在裏面。從罪惡裏來或到罪惡裏去的過客，這便是他們的旅館。

在通衢的拐角處，我忽然不見了她，却看到一個賣花的老人，提着一隻綠藤編織的花籃，站在大廈的階前。許多正在聽他布道。他說：「我以生命栽入泥土，攪和了歡欣與哀愁，澆上了我的淚雨。集四季之花，開於一旦。我是以紫薇，玫瑰，海棠與蕙蘭爲餐，以雛菊，茉莉，丁香與杜鵑爲枕。以花露爲飲，以菡萏爲居。晚上打開圓圓的天窗與月亮密語，請她裁芭蕉而爲衣，這樣我底飲食起居都解決了。但是，我也老了。什麼『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這些

胡說的詩句，增加我不少白髮。好了，好了，不說了。一種好聽的語言，都是招徠顧客的幌子。如同悅耳的歌唱，祇爲了人們的青盼。」

於是他把花束掙給向他舉手的人。

站在他面前的人，都舉起手來，他不慌不忙的分花給他們，一面說着：「需要花束的人，我都給他一份，你們隨意的擲些貝殼在我底籃裏，我情願得到你們樂意給我的數目。」——富裕或貧窮，是各人應分所得。那些花香的重負，有一個公正的造化者在那裏權衡，不是上帝，而是你獻花給他的那個人。不要把一支花送給不適合接受那花的人罷。花會掉淚，會立刻便枯萎，在一個不愜意的花瓶裏，只有死亡是所祈願的。」

一會兒，花賣完了，顧客走散了，老人喃喃的自語：「到我的籃子空了，貪婪的眼睛也溜了。倘使我有青春可賣，我的經營將如何的繁榮。許多人會把黃金存款全部壓在我的額上，或許，把他們全部的青春兌取一覺黃金的夢。花束不過是一點青春的點綴，但是許多顧客，把生命盡揭注於此了。那些貝殼上，有掉喪的眼淚，有鮮紅的血滴，有顫慄的指紋，有沉重的嘆息。不論是悲哀，快暢，愛慕與歡樂，都在我這裏易取他的象徵。人亦不過是象徵的工具。千百年後，除了他底生命的象徵依稀被人印證，他的軀體，早就還給塵土了。」

賣花的老人，拖着蹣跚的脚步走了。我只見街市上的行人，都十分倥傯，像是找尋着自己底鼻子似的，他們又時刻給自己的影子追逐着，聽着千子的聲音而慌張了。每一個人都在向墳墓競走，直到他底前額撞碰着石碣。

一個母親模樣的人，站在命相家的桌案前，虔誠的祈求，企望他底兒子失落的靈魂能夠找

着。命相家翻開他的陳年曆書，驚奇的拍一下桌子說：「你不是還求你底兒子大富大貴嗎？母親對於兒子的企望，總像太陽一樣光亮，假如你底兒子能够不死的話，失去他的靈魂，會使你憂鬱麼？現在有許多人，已失去他的母親所給他的靈魂了，他們却活得更加驕傲。你要找着兒子底靈魂，那不是神所能做到的。」

「我還想知道他底將來呢？」

「失去靈魂的人，把『將來』賣給屠夫去了。他所得的報酬，是一個值得炫耀的一罪惡」。人們所售出的，總與他所獲得的報酬相等。」

「你能告訴我，他底命運麼？」

「命運麼？那是他底意志的傾向。人生是一串『機緣』的連環，那些『機緣』也是他自己底手指所抉擇。假如命運是一支羽箭，他不就是個弩手嗎？勒弦『噹』的一聲，早有了他的歸宿。」

那個母親默默的走開了，命相家還繼續的款語：

「雖然我沒有一個答案使人們滿意，即使失去所有的顧客，我也得吞飲着風露營生。」他似乎瞌睡來了，養起了陳年的曆書。我打算請他看一看我的掌紋，那些不可信的訴說，也許比較琴歌更加悅耳。向空虛伸手，所得的只是煩惱。

大街上來往的人真多，幾個人簇擁着一個肥胖的大頭，招搖過市的呼嚇着衝向前去，那大頭是當地的闊佬，有幾個保鏢的專門做他的打手。他站立在街心，像築了一座壩。在茶店裏攔下他的龍門陣，那儘够你瞧的。

今天該出什麼花樣呢？那大頭一屁股坐在高椅上，茶店裏就是他的播臺，也就是他的法庭。

他咳嗽一聲，捲起一隻衣袖，眉頭擠了一擠，喝道：

「不要說我大頭不客氣，沒有對各位老大哥打招呼，茶坊酒肆，誰個不知，誰個不曉……」他又咳嗽一聲，似乎想亮一亮嗓子，還有一番大道理要說出來。這裏是他的天下，江山是聽著他底一對大拳打出來的。他是一棵趾結著地皮的大黃楠樹。誰也只有敬鬼神而遠之。這時一齣套武行戲剛才開始，便匯聚了許多看客。那些打手的本領，早已訓練有素，只要大頭一聲喝：「打！」說時遲，那時快，桌子四脚朝天，打手們便向被打的人撲去，咬破自己的嘴唇，把臉劃破了自己的臉皮，血流滿面，揪住了對方的領口。拳頭如雨點交加，把人痛打一頓，還得對方償還了醫藥費了事。

我走到米市街，聞到一陣霉爛的惡臭，彷彿發酵的酒糟似的。太陽正照着長街，三合土鋪的街面上，躺著一條黑黢黢的爛米。這是幾天前一船沉在在江底的糯米呵！米上有人民哀泣的眼淚，有暴吏忿怒的眼睛，有米商喜笑的牙齒。農民的汗滴，竟白白的流在這裏，流進這卑污的口袋裏。

米店裏圍著堆積沉沉的睡着，像是老僧入定，一手按著片目，何必要滿腹經綸？有這一刻的領痛，已經够了，算盤珠子的答一響，宛似機槍向人們頭上掃射。霎那間屍體狼藉，這便是他底豐富的收穫。

我回頭看見一名瘦瘠的犯人，背上插著一支白旗，上面用朱筆圈著他的姓名，他的唯一的

罪名只有兩個字：「仇敵」。一行虎吏，很快地把他擁到江邊去了。「啪，啪。」便完全了
事。

我疑心我是在做夢，也許是夢吧？但是醒着比惡夢更惡。我也曾想過，這是夢便好了。

像一葉飄泊不定的船，我在這人海裏蕩漾，街市清如骷髏的河流，我惋惜我的雙楫，我向
着激流划去，試鍊我的發力，要是沒有與波濤搏擊的勇氣，讓出你舵手的位置罷。我的眼睛，
偵察着風來的方向。當一片烏雲在天涯擁起了，澎湃的轟響，會即刻來到。

我從一片槐林的海裏，航過這骷髏的河流，這一次不平凡的旅行，載着沉重的擔負歸來。
一出城飲一口晚風的清涼，上弦月正從婆婆的枝葉間瀉下銀瀑似的光輝，星星漏在山地的綠草
上，綠草裏昆虫自得的鳴着。我覺得街市漸漸地在我底背後滑落了，那一片囂囂，好像還跟着
我底脚步追來。我聽着自己的喘息了，我感覺山居對於這寂寞的歸客，許是相宜。街市給我心
的波動，使我更了解生活。即使有些許個人的哀愁，一個大的波浪沖來，便洗刷乾淨了。

那些蠢動的人頭，那些流淚的眼睛，似乎都炯炯的望着我。我愛他們，能把我身上的肉分
給他們嗎？

街市呵，那燈火熒熒處，我的憤恨，我的悲哀，我的愛好與憐憫，都在那裏的！

叢書

文藝
叢書

筑版對元白報紙本

定價國幣伍元

(印刷地點外酌加運費)

版所翻必
權有印究

著者

程

錚

發行者

華

開

渠

印刷所

文通書局貴陽印刷廠

上海 廣州 長沙 重慶

發行所

文通書局

成都 貴陽 昆明

